南京大学交流教材

（內部交流·僅供参考）

中國历代文学理論批評文选

（上册）



一九五七年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　言

和必須批判地吸收文学遺产来丰富現在的文学一样，也必須批判地吸收文学理論批評遺产来丰富現在的文学理論批評。

中国的文学理論批評遺产資料，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专书——如刘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以及后来各家的詩話、文話、詞話和曲話之类。另一部分是散在詩文集、笔記，以至哲学书、历史书中的单篇論文和零星語录。前者取閱甚易，后者搜讀很难。为了节省讀者的搜查时間，也为了供給讀者比較集中的資料，选輯有价值的論文、成片断的語录和专书中能以括示內容的序录等，編成中国历代文学理論批評文选一书。

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断於五代，下册断於「五四」。如众所熟知，五代以前，主要的文学只有詩文辞賦，理論批評当然也只是針对着詩文辞賦而发。宋代以后，除了傳統的詩文辞賦以外，又有了新兴的詞曲小說。虽然不論写作或理論批評，都是前者远多於后者，但不容辯詰地前者多偏於因襲，后者才更富創造性。因此，現在的选輯，对五代以前的关於詩文辞賦的理論批評和宋以后的关於詞曲小說的理論批評，都比較求备；对宋以后的关於詩文辞賦的理論批評，則比較求新，沒有新見解的，一概不录。作家傳記、文体源流以及文章制度，——如蔡邕銘論的談銘的制度——，当然都或多或少地牽涉到文学理論批評，但性質究竟不同。因此，除非是文中着重的提出了理論批評，也一概不录。

凡选录的文章，都尽量地保存全貌，但因性質关系，有时也不能不选录或节录。題下都注明依据版本，遇有訛誤而能找到他本校正者，都参考校正，有关意义的異同也录出附后，但无关弘旨者从略。至若一望可知的錯字，像鍾嶸詩品序「詩皆平典似道德論」的「詩」字誤作「时」，皇甫湜諭业「求售者声門而衒賈」的「賈」字誤作「买」，就直然改正，尽管有他本可参証，也不再注明。有的不一定出於作者，而大半出於刻者的故炫风雅的古体字，如「陈」作「敶」、「势」作「埶」之类，也直然改作正体，尽管有他本可参証，也不再注明。

作为遺产資料，类别和年代都很关重要，前者可以看出問題范圍，后者可以看出发展过程。因此，在編排方面，先分时代，再分类

別。但遇有特殊情形，像刘善經是隋人，可是他的四声指归完全是总結的魏晉南北朝人的說法，就編在魏晉南北朝一卷。像关於佛經翻譯的理論和批評，上迄三国，下至趙宋，大部分的作者是在魏晉南北朝时代，就也編在魏晉南北朝一卷。这样一来，在注釋方面，年代就更重要了，所以文中凡提到的紀元年岁，都注明系某时某帝，当公元某年；作者名望較晦或在中国文学史上較晦的，——如鄭玄是偉大的經学家，但只熟悉文学史的青年对他未必熟悉，——也都附簡短介紹。和为了节省讀者的搜查时間而編輯此书一样，对各文使用的冷僻字句和冷僻典故，提到的不太有名的人物，也附簡短注釋。人物是有名的，可是文中举姓略名，或举名略姓，甚或只举别号、封号、官名、郡望，也注明指的某人。但孔子、孟子、少陵、昌黎之类，不注；連續迭見者，也斟酌从省。至直接被評論或因而涉及的同时人物，像班固后漢书楊雄傳贊涉及的当时人士，像令狐德棻北周书王褒庾信傳論評論的北朝文人，姓名已經举出，时代也已指明，則无論名望大小，一概不再介紹。有的书有前人或現在人的注釋，但沒有的佔很大部分。有注釋的大半找来参考了，深深地感謝原注者的辛勤劳动和精湛詮解，但有时也不能不表示一点不同的意見。在注釋时，除了当面請教南京大学中国語文系文学史教研組的諸先生外，还函問过北京师范大学刘盼遂教授和山东大学高亨教授。脫稿后，又請正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員余冠英先生，就中有关佛經翻譯理論和批評的几篇，並請正北京图书館研究員刘汝霖先生、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編委会副主編呂澂先生和編委游俠先生。除呂澂先生訂正甚多，很难一一注明，只能在此合併申謝外，余並隨注标出誌感。至一时找不到出典，又来不及請教通人的，就暂注未詳，以待补充。

評論性的文章当然要提到很多作家作品，有的作家如不特别标明，有时不易看出，作品都用引号又和引語混杂，所以現在沿旧习用私名号和书名号。但同样一篇詩文，引用者或作为篇題，或撮取意义，或列指区域，标号自然也应随文改变。如蕭統文选序說：「『防露』与『桑間』，又虽悲而不雅」。「防露」不是篇名，「桑間」也只能随「防露」标引号。葛洪抱朴子尚博篇說：「同廣乐於桑間」，廣乐既是乐舞名，桑間也只能作乐舞名标书名号。礼記乐記說：「桑間、濮上，亡国之音也」，又把桑間用作地名，在文选序注我征引了，只能标私名号。作家出版社标点东周列国志，「三个以上並列的名詞，才加頓点，两个的省略不加。」这里采用了这种区别尺度。但像典論論文的並列七子，既举籍貫，又举姓名、别号，在語气上，已成为短句，就改用逗号。

有些資料是历年累积下來的，但現在編輯，仍須翻檢抄录；注字疏典，尤須不憚寻査。凡此多賴爱人張曼漪的帮助。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利器先生惠假日本书籍經类版行所本文鏡祕府論，南京大学中国語文系孙鑑堂、罗士傑、周一展諸先生，帮助校对，一併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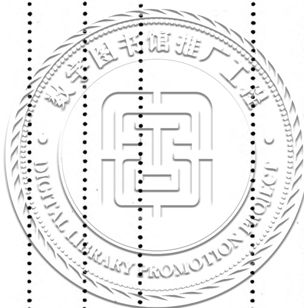
由於下冊的还沒有选論注毕，現在印出的只是上冊。个人的学識和能力都很有限，錯誤必所难免，望讀者指正。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在南京大学小陶園。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歷代文学理論批評文选上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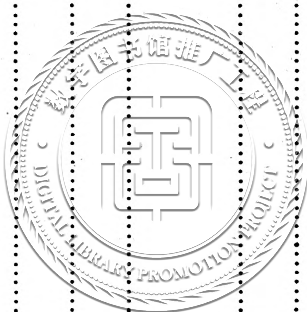
卷一 先秦兩漢





卷二 魏晋南北朝







卷三　隋唐五代

补　遺

卷一　周秦兩漢

論語論詩語錄 依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篇）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詩？詩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阳貨篇）

……鯉(一)趨而过庭，曰：「学詩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詩，无以言。」鯉退而学詩。（季氏篇）

子謂伯魚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牆面而立也与？」（阳貨篇）

子貢(二)曰：「貧而无諂，富而无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三)』其斯之謂与？」子曰：「賜也始可与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来者。」（学而篇）

子夏(四)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絢兮，(五)，』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詩已矣。」（八佾篇）

(一)鯉，字伯魚，孔子的兒子，同时也跟着孔子讀书。

(二)子貢，孔子的学生，姓端木，名賜。

(三)二句見詩經卫风淇澳篇。

(四)子夏，孔子的学生，姓卜，名商。

(五)三句系逸詩，不見今本詩經。絢：ㄒㄩㄢ，彩色。

孟子論詩語錄 依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

……咸丘蒙(一)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二)。』而舜既为天子矣，敢問瞽瞍(三)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劳於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賢劳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无遺民也。」……(万章篇上)

公孙丑(四)問曰：「高子(五)曰：『小弁(六)，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关(七)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則己垂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詩也。」曰：「凱风(八)何以不怨？」曰：「凱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磯(九)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告子篇下)

孟子謂万章(一〇)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篇下)

(一)咸丘蒙，孟子的学生。
(二)四句見詩經小雅北山篇。
(三)瞽瞍，舜的父亲。
(四)公孙丑，孟子的学生。
(五)高子，卽下文的高叟。趙岐注：「齐人。」

(六)小弁、詩經小雅篇名。

(七)关、同「弯」。

(八)凱风、詩經邶风篇名。

(九)磯、趙岐解作「激」，难通。阮元校勘記說：同「杚」，同「概」，意思是「摩」。案「摩」今作「磨」。那么，「不可磯」，就是不可磨平，意思是說怒气平不下去。

(一〇)万章、孟子的学生。

毛詩序（一）

見毛詩卷一，依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

卫　宏（二）

关雎、后妃之德也，（三）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詩。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於声，声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妇，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风俗。

故詩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賦，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於王道衰，礼义廢，政教失，国異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风其上，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国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关雎麟趾（四）之化，王者之风，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五）之德。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一）原来沒有題目，这里的題目系依据蕭統文选卷四十五。

（二）原来沒有标明作者，文选系於卜子夏，后人更或說出於孔子，或說出於毛萇，或說出於当时的国史，說法极为紛歧。其实后汉书儒林傳已有

明确的記載說：「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为其訓。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詩序，善得风雅之旨。」不过汉人解經是尊重傳授的，所以虽作於卫宏，但一定接受了以前的傳詩經生的意見，可以看作汉人說詩的总結。

（三）关雎、詩經周南篇名。后妃、文王后妃太姒。

（四）麟趾、亦周南篇名。

（五）鵲巢、騶虞、皆詩經召南篇名。

詩譜序

見毛詩注疏卷首，依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

郑　玄(一)

詩之兴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二)軒轅(三)，逮於高辛(四)，其时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詩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将順其美；刺过譏失，所以匡救其恶。各於其党，則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周自后稷播种五穀，黎民阻飢，兹时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財。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詩、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頌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謂之詩之「正經」。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譖亨齐哀公，(五)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賢(六)。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蕩，勃尔俱作，众国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誰賞，恶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詩，訖於陈灵公淫乱之事，謂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声，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杀，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於是止矣。

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七)。厉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处，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观之。此詩之大綱也。举一綱而万目張，解一卷而众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乐於是与？

(一)郑玄（一二七——二〇〇）、字康成，东汉末經学家、天文学家。他遍注易、詩、书、礼、仪礼、論語、孝經等书，並作有六艺論、毛詩譜及天文七政編。

(二)大庭、神农氏。

(三)軒轅、黄帝。

(四)高辛、帝嚳。

(五)譖、ㄗㄣ，訕謗。亨、古「烹」字。周懿王听紀侯訕謗烹齐哀公，見公羊傳庄四年及国語周語。

(六)据史記卫世家，卫頃侯的得立，是由於厚賂周夷王。失祁当指此。孔穎达說「邶不尊賢」指邶风柏舟篇的「言仁而不遇」。按簡兮篇，毛序也說是「刺不用賢也。」

(七)太史年表、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表序說：「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共和、指周公和召公、二相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当公元前八四一年。

史記屈原傳(一)節錄

史記卷八四，依乾隆殿版本

司馬迁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聞强志(二)，明於治乱，嫻於辞令。入則与王图議国事，以出号令；出則接遇宾客，应对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寵，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憲令，屈平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讒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騷。离騷者，犹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則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穷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騷，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乱，若离騷者，可謂兼之矣。(三) 上称帝嚳，下道齐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乱之条貫，靡不毕見。其文約，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邇而見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蜕於濁穢，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爭光可也。

(一)原作屈原賈生列傳，茲以只就屈原部分节录，所以改題屈原傳。

(二)志，同「誌」，記也。

(三)据班固离騷序及刘勰文心雕龙辨騷篇，自「国风好色而不淫」至此，又「濯淖汙泥之中」至末，原出淮南王刘安离騷傳。不过司馬迁既引述了，那就說明他也深切同意。

离騷序　見王逸楚辞章句卷一，依四部丛刊本

班　固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騷傳，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过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一）。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娀佚女，（二）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书、傳記、本文，以为之解。

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潛龙不見是而无悶，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三）持可怀之智，宁武（四）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五）斯为貴矣。

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竞乎危国羣小之間，以离讒賊。然責数怀王，怨恶椒兰，（六）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崐崘冥婚、宓妃虚无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义所載。謂之兼詩风雅而与日月爭光，过矣。然其文弘博而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馬相如，刘向、揚雄，騁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一）离騷：「启九辯与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五子，指夏康昆弟五人，非五子胥。夏康盘遊无度，后羿率众拒逐，因而其弟五人也「失乎家巷。」

（二）羿、澆、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离騷引及人物。羿，后羿，善射。澆，即奡，寒浞子，善盪舟。少康，夏少康，复兴夏国。二姚，有虞国王二女，皆少康妻。有娀，国名。有娀佚女，帝嚳妃簡狄。

（三）蘧瑗，字伯玉，卫大夫。孔子曾称讚他的「邦有道仕，邦无道則可卷（同捲）而藏之。」見論語卫灵公篇。

（四）宁武，即卫大夫寧俞。孔子曾称讚他的「邦有道則知（同智），邦无道則愚。」見論語公冶長篇。

（五）二句見詩大雅蒸民篇。

（六）子椒，楚大夫。子兰，楚令尹。

离騷贊序　見王逸楚辞章句卷一，依四部丛刊本

班　固

离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騷。离，犹遭也；騷，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並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国将危亡，忠誠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騷。上陈尧、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风(一)。怀王終不觉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於襄王，复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风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罗。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賢所悼悲，故傳於后。

(一)风，同「諷」。下文「风諫」的「风」字，同。

楚辭章句敘

見楚辞章句卷一，依四部丛刊本

王　逸(一)

昔者孔子叡聖明哲，天生不羣，定經术，刪詩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終之日，則大义乖而微言絕。

其后周室衰微，战国並爭，道德陵迟，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孙、韓(二)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忧悲愁思，独依詩人之义，而作离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时闇乱，不見省納，不胜憤懣，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瑋其文采，以相教傳。

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离騷經章句，則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纘述其詞。逮至刘向典校經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賈逵(三)复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离騷經章句。其余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为状，义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識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賢。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詳(四)愚而不言，顚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黃耇，終寿百年，盖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靑，进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怀王，譏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損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岂可复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五)諷諫之語，於斯为切。然仲尼論之，以为大稚。引此比彼，屈原之詞，优游婉順，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离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时惟姜嫄」(六)也。「紉秋兰以为佩」，則「将翱将翔，佩

玉瓊琚」(七)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龙勿用(八)」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时乘六龙以御天」(九)也。「就重华而陈詞」，則尚书咎繇之謀漢也。「登崐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远。屈原之詞，誠博远矣。自終沒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拟則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一)王逸，字叔师，东汉辞賦家。在所撰楚辞章句中，收有他自己的九思九篇。

(二)楊，楊朱。墨，墨翟。鄒，鄒衍。孟，孟軻。孙，孙卿，即荀卿。韓，韓非。

(三)賈逵，字景伯，东汉經学家。

(四)詳，原註「与佯同，詐也。」

(五)四句見詩大雅抑篇。

(六)二句見詩大雅生民篇。

(七)二句見詩郑风有狐篇。

(八)見周易乾卦初九爻辞。

(九)見周易乾卦彖辞。

离騷經(一)序

見楚辞章句卷一，依四部丛刊本

王逸

离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

屈原与楚同姓，仕於怀王，为三閭大夫。三閭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属，率其賢良，以厉国士。入則与王图議政事，决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应对諸侯。謀行职脩，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尙，妬害其能，共譖毁之，王乃疏屈原。

屈原执履忠貞，而被譖衺(二)，忧心煩乱，不知所愬(三)，乃作离騷經。离，别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徑以諷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覚悟，反於正道而还已也。

是时，秦昭王使張仪譎詐怀王，令絕齐交；又使誘楚，請与俱会武关，遂脅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复用譖言，迁屈原於江南。

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証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渊自沈而死。

离騷之文，依詩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恶禽臭物，以比譖佞；灵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龙鸞凤，以託君子；飄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一)屈原作品本名「离騷」，「經」字是汉人所加。

(二)衺，同「邪」。

(三)愬，同「訴」。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史記卷十四，依乾隆殿版本

司馬迁

太史公讀春秋历譜諜，至周厉王，未尝不廢书而叹曰：嗚呼！师摯㈠見之矣！紂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鳴刺焉。及至厉王以恶聞其过，公卿惧誅而禍作，厉王遂奔於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㈡，彊乘弱，兴师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义，以討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負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論史記旧聞，兴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获麟。約其辞文，去其煩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辞，不可以书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为鐸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覽、六論、十二紀，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紀。汉相張蒼，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馳說者騁其辞，不务綜其終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於神运，譜諜独記世謚，其辞略，欲一观諸要难。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国語，学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㈠师摯、魯太师，名摯。集解引郑玄說：「周道衰微，郑卫之音作，正乐廢而失节，魯太师摯識关雎之声，首理其乱也。」

㈡政，同「征」，征伐。

史記太史公自序節錄

史記卷一百三十依乾隆殿版本

司馬迁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継春秋，本詩、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一)曰，「周道衰廢，孔子为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賢賢賤不肖，存亡国，継絶世，补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經紀人倫，故长於行；书記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詩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撥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无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則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見，而礼之所禁者难知。

壺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載之，礼乐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譏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来献見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灭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业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齐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书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騷；左丘失明，厥有国語；孙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韦迁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难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发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二)自黄帝始。

(一)董生，董仲舒，作有春秋繁露等书。

(二)汉武帝元朔七年，获一角兽，朝廷的有司說是麟，改称元狩元年，当公元前一二二年。

史記略論(一) 見后汉书卷七十上班彪傳，依乾隆殿版版

班彪

唐虞三代，詩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号曰国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語独章。又有記录黃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並爭，秦幷諸侯，則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迁，采左氏国語，刪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黃帝，下訖获麟，作本紀、世家、列傳、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迁之所紀，从汉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聞廣載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术学，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义而羞貧穷；道游俠，則賤守节而貴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华，質而不俚，文質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誠令迁依五經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語、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馬迁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国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进項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二)，細意委曲，条例不經。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书刊落不尽，尙有盈辭，多不齐一。若序司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蕭、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並时之人，不記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愼覈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杀史見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一)班彪傳在引列此文前說：「武帝时，司馬迁著史記，自太初以后，闕而不录。后好事者頗綴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継其书。彪乃継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后傳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其得失。其略論曰」云云。全后汉文題史記論。

(二)指項羽不是帝王而列於本紀，陈涉不是諸侯而列於世家，淮南王和衡山王本汉室封侯，反倒列於列傳。

漢書司馬迁傳贊

汉书卷六十二，依乾隆殿版本

班　固

贊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尧，下訖秦繆。唐虞以前，虽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为之傳，又纂異同为国語。又有世本，录黃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並爭，秦兼諸侯，有战国策。汉兴代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馬迁据左氏国語，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事，訖于大汉（一）。其言秦汉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二）。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数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遊俠則退处士而进姦雄，述貨殖則崇势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楊雄，博极羣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隐善，故謂之实录。

嗚呼！以迁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三）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四），难矣哉！

（一）裴駰史記集解序引作天汉。天汉，汉武帝年号，当公元前一〇〇——九七年。

（二）抵梧，与「牴牾」相同。

（三）巷伯，小雅篇名。毛序說：「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於讒，故作是詩也。」

（四）二句見大雅烝民篇。

法言吾子篇　法言卷二，依四部叢刊本

楊雄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为也。」

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劝也。」

或曰：「霧縠之組丽。」曰：「女工之蠹矣。」「劍客論曰，劍可以爱身。」曰，「狴犴使人多礼乎？」(一)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丽以則，辞人之賦丽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或問「蒼蝇紅紫。」曰：「明視」。問「郑卫之似。」曰：「聪听」。

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

或問「交(二)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三)則郑」。「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

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四)法度也。」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或問「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尙。事胜辞則伉，辞胜事則賦，事(五)辞称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或問「公孙龍(六)詭辞数万以为法，法与？」曰：「断木为棊，梡革为鞠(七)，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观书者，譬諸观山及水，升东岳而知众山之峛崺(八)也。形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乎？舍舟航而济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济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恶覩其識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諸子者，恶覩其識道也？山峌之蹊，不可胜由矣；向牆之戶，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独有不戶者矣？」

或欲学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

或曰：「有人焉，自(九)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战，忘其皮之虎矣。圣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变則豹，豹变則虎。好书而不要諸仲尼，书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无擇，听也无淫。擇則乱，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

或曰：「童而习之，白紛如也(一〇)，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虽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无約也，寡見則无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风陵雨，然后知夏屋之为帡幪也(一一)虐政虐世，然后知圣人之为郛郭也。古者揚墨塞路，孝子辞而闢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誰使正之？」曰：「万物紛錯，則懸諸天；众言淆乱，則折諸圣。」或曰：「恶覩乎圣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书，其統一也。」

(一)犴、ㄅ一、；犴、ㄏㄢ；狴犴、监獄。按通篇都設或問，这里应当是或問者轉述劍客的話，不是劍客的直接問揚雄。意思是說：辞賦的可以起諷諫作用，好像劍客的常說击劍可以卫护身体一样。揚雄不以为然，他回答說：监獄可以使人多礼嗎？不能。辞賦並不能起諷諫作用，相反的倒只是使人放蕩惑乱。

(二)交、李軌注：「猶和也。」

(三)哇、ㄨㄚ，淫声。

(四)淈、ㄍㄨ，混乱。

(五)事、原重一字，作「事事」，依秦恩复重刻平监本楊子法言幷音义序校删。

(六)公孙龙、战国时詭辯家，趙人。所著书名公孙龙子，汉书艺文志列諸子略名家类，共十四篇，今存六篇。

(七)梡、ㄨㄢ，义同刓。韻会「梡、断木也。」庄子天下篇：「椎拍輐断。」章太炎解故：「輐断借为剸刓。說文，『刓、剸也。』下文魭断同」。

知輐、梡、鯇，刓、剜，音义皆同。鞠、蹋鞠，类似現在的皮球。梡革为鞠，就是剜皮为球。

（八）峛㠠、集韻說或寫作邐迤，那么卽同於邐迤，形容長而不高。

（九）自、原作「白」，依秦序校改。

（一〇）李軌注：「言皓首乱」，那么「白」下应脫一「首」字。

（一一）夏屋、大屋。栟幪ㄆㄧㄥˊ ㄇㄥˊ，幔帳。

法言問神篇选錄

法言卷五，依四部叢刊本

楊雄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书、礼、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或曰：易損其一也，虽惷(一)知闕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数也，可数焉故也；如书序，虽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昔之說书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虞夏之书渾渾尔，商书灝灝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二)，其书譙乎！

或問：圣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后世之訔訔(三)也？曰：瞽曠(四)能默，瞽曠不能齐不齐之耳；狄牙(五)能喊，狄牙不能齐不齐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远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无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向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辞相适，捈(六)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七)者，莫如言；弥綸天下之事，記久明远，著古昔之㖧㖧(八)，傳千里之忞忞(九)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見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圣人之辞，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书不經，非书也；言不經，非言也，言书不經，多多贅矣。

(一)惷，同「戇。」

(二)下周者，指秦。

(三)訔，ㄩㄣ，同「誾」，誾誾，争辯貌。

(四)瞽曠，即师曠，春秋时晉乐师。

（五）狄牙、即易牙、春秋时齐厨师。

（六）捈、ㄊㄨ，「吸收」的意思。

（七）嚂嚃、李軌注，「猶憤憤也。」

（八）（九）李軌注：「瞖瞖、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論(一)　汉书卷三十，依乾隆殿版本

班　固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二)，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讓之时，必称詩以諭其志。盖以别賢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詩，无以言。」

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国，学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离讒憂国，皆作賦以风(三)，咸有惻隐古詩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云，竞为侈丽閎衍之詞，沒其风諭之义。是以楊子悔之曰：「詩人之賦丽以則，辞人之賦丽以淫，如孔氏之門(四)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赵之謳，秦楚之风，皆感於哀乐，緣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詩賦为五种(五)。

(一)原无題，現以附詩賦略后，題詩賦略論。

(二)耑，古文「端」。

(三)风，同「諷」，下文「风諭」的「风」字亦然。

(四)「門」下原有「人」，王先謙补法引王念孙說：「『門』下『人』字，涉上文两『人』字而衍。据注云『孔氏之門不用賦』，則无『人』字明矣。此文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无『人』字。鈔本北堂书鈔艺文部八，艺文类聚杂文部二，御覽文部二，引此皆无『人』字。」今据删。

(五)按詩賦略分为：「屈原賦」、「陸賈賦」、「孙(荀)卿賦」、「杂賦」和「歌詩」五种。章学誠在校讐通义卷三說前三种的分家「不可考」，刘师培在論文杂記說「屈原賦」为述怀賦，「陸賈賦」为騁詞賦，「孙卿賦」为闡理賦。

漢書司馬相如傳贊(一)

漢书卷五十七，依四部备要本

班　固

司馬迁称春秋推見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虛辞濫說，然要其归，引之於节儉。此与(二)詩之风(三)諫何異？揚雄以为靡丽之賦，劝百而諷一(四)，犹騁郑卫之声，曲終而奏雅(五)，不已(六)戏乎！

(一)按此贊也見史記司馬相如傳。史記考証引王若虛和江鎣都依据司馬迁的前於楊雄，不能引楊雄評語，說必是班固汉书所續，后人錯誤地附入史記。那么自「春秋推見至隐」到「此与詩之諷諫何異」，原出史記，汉书也明标司馬迁云云；自「楊雄以为靡丽之賦」以下則系汉书續补。不过班固既引述了司馬迁的說法，当然也就是同意了司馬迁的說法。史記讚文不能包括汉书，汉书却可包括史記，所以取此略彼。

(二)与，原作「亦」，依史記校改。

(三)风，同「諷」。

(四)劝百諷一，顏師古注：「奢靡之辞多，而节儉之辞少也」。諷，王先謙集注本作「风」。

(五)汉书楊雄傳：「雄以为賦者将以风（同諷）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閎侈鉅衍，竞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归之於正，然覽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欲以风（同諷），帝反縹縹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賦劝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复为。」

(六)已，宋祁注：「当作亦。」

漢書楊雄傳贊

漢书卷八十七下，依乾隆殿版本

班固

贊曰：雄之自序云尔(一)。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馬車騎将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門下史，薦雄待詔。岁余，奏羽獵賦，除为郎，給事黃門，与王莽刘歆並。哀帝之初，又与董賢同官。当成、哀、平閒，莽賢皆为三公，权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轉为大夫。恬於势利迺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后世。以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仓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离騷，反而廣之；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二)。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三)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时人皆曶(四)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为絕倫。

王莽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丰子寻，歆子棻，复献之。莽誅丰父子，投棻四裔，辞所連及，便收不請(五)。时雄校书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以閣上自投下，几死。莽聞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师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六)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时有好事者，載酒肴从游学，而鉅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复醬瓿也！」雄笑而不应。年七十一，天风五年卒，侯芭为起墳，丧之三年。

时大司空王邑、納言严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称楊雄书，豈能傳於后世乎？」譚曰：「必傳，顧君与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远，亲見楊子云祿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輕其书。昔老聃著虛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迁，皆有是言。今揚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閱賢知，为所称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为雄非聖人而作經，犹春秋吳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显，然篇籍具存。

(一)据顏师古注，此句指傳文所迻录的楊雄底法言自序。

(二)四賦、指甘泉賦、河东賦、羽猎賦和長楊賦。

(三)放、同「仿」。

(四)曶、同「忽」。

(五)不請、顏师古注：「不須奏請」。

(六)作符命、指作頌揚王莽的劇秦美新。

論衡自紀篇 节录

論衡卷三十，依黄暉校釋本

王　充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书。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一)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誠，故为論衡之书。夫賢圣殁而大义分，蹉跎殊趋，各自开門；通人观覽，不能釘銓(二)；遙聞傳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能自解，故作实論。其文盛，其辯争，浮华虚伪之語，莫不証(三)定。沒华虚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

充书形露易观。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圣之言，鴻重优雅，难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圣之材鴻，故其文語与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宝物以隱閉不見，实語亦宜深沉难測。譏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論衡之书，何为复然？豈材有淺极，不能为深(四)复？何文之察，与彼經藝殊軌轍也？

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为深复；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犹隱乎？吾文未集於简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犹玉隱珠匿也；及出荴露，犹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尽可明(五)处。且明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曉，指无不可睹。观讀之者，曉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边长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长而匿，以斯示人，尧舜犹惑。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頰肌明潔，五色分别，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复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遺，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隱閉指意？獄当嫌辜，卿决疑事，渾沌难曉，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为公，笔辯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复典雅，指意难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圣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意(六)閉隱也。后人不曉，世相离远，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难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书，叹曰：「犹独不得此人同时」！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优雅，须师乃学，投之於地，何叹之有？夫笔著者，欲其易曉而难为，不貴难知而易造；口

論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乂可曉(七)。

充书違詭於俗。或难曰：文貴夫順合众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怨。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与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众。

答曰：論貴是而不务华，事尙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眞。如当从众順人心者，循旧守雅，諷习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於魯哀公；公賜桃与黍，孔子先食黍而后啖(八)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实犹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犹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郑为人悲；礼舞，於赵为不好。尧舜之典，五(九)伯不肯观；孔墨之籍，季孟(一〇)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一一)甘食。有宝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一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礼俗相背，何事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三人(一三)。盖独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众之书，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书不能純美。或曰：口无擇言，笔无擇文。文必丽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耳留於手。故辯言无不听，而文无不写。今新书既在論譬，(一四)說俗伪戾，又不美好，於观不快。盖师曠調音，曲无不悲；狄牙和膳，肴无澹味；然則通人造书，文无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观讀之者，无訾一言。今无二书之美，文虽众盛，犹多譴毁。

答曰：夫养实者不育华，調行者不飾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人而无譴毁？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随龟，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辞簡，指趋妙远；語甘文峭，务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閲錢滿億，穿決出万。大羹必有澹味，至宝必有瑕穢，大簡必有不(一五)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粪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无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观讀之者，惶恐畏忌，虽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书既成，稽(一六)合於古，不类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辞，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实事委璅，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內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

答曰：飾貌以强类者失形，調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則代匠斲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調辞以巧文，或辯伪以实事。必謀虑有合，文辞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声，皆快於耳。酒醴異气，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当与前合，是謂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

充书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尙省而趣明。辯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尽；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龍少魚众，少者固为神。

答曰：有是言也。蓋实(七)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則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於一百，孰为富者？蓋文多胜寡，財富愈貧。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书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众，簿籍不得少。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語众，指实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书，一条无異，篇以十第，文以万数。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事众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书虽文重，所論百种。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观讀之者不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众川，孰者为大？虫蠒重厚，称其出絲，孰为多者？……

(一)譏俗和政务二书，久已散失。

(二)校釋引孙詒讓說：「釘鍂」当为「訂詮」。」薄葬編說：「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

(三)証、原作「澄」。校釋引孙人和說：「澄当作証。問孔篇云：『証定是非』。超奇篇云：『莫不証定』。並其証。」今据校改。

(四)「深」字原无，依校釋引孙人和据下文「故为深复」句校补。

(五)明．原作「名」，下句「明白」之「明」也作「名」。校釋說：「『名』当作『明』，声之誤也。薄葬篇：『故其立語，不肯明处。』案书篇：『两傳並紀，不肯明处。』並其証。」今据改。

(六)「意」字原无，依校釋引孙人和据上文校补。

（七）孟子离娄上載孟子說：「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但沒有說到「察文」。「察文，以义可曉，」系王充所提出，所以「察文」二字上当脫「今」或「吾人」一类字样。

（八）「后」字原无，依校釋引孙人和据韓非子外儲說左和孔子家語子路初見篇校补。

（九）五，原作「伍」，依孙詒讓校元本校改。

（一〇）季、孟，魯国貴族季孙氏和孟孙氏。

（一一）狄牙，即易牙，春秋时齐国廚师。

（一二）卞和，即和氏，楚人。韓非子有和氏篇，敘和氏在楚山中得玉璞，即后世所謂「和氏璧」。艺文类聚卷七，白孔六帖卷五，事类賦卷九，皆引作卞和。

（一三）案王充在論衡定賢篇答或引管子「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也說：「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叛）者五人。貫（慣）於俗者，則謂礼为非；曉礼者寡，則知是者稀。君子言之（之言），堂室安能滿？」較此詳贍，更易明瞭。「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見公羊傳定公八年。逆祀，祭祖先近后远；順祀，先远后近。

（一四）伪，原作「为」，校釋說是「伪」之坏文，今据改。

（一五）不，原作「大」。校釋說「大好」当作「不好」，今据改。

（一六）「稽」上原有「或」字。校釋引孙人和說：「此文不当有『或』字，疑即『成』字之譌衍」。今据刪。

（一七）实，原作「寡」。校釋說「寡言」当作「实言」，今据改。

論衡佚文篇

論衡卷二十，依黃暉校釋本。

王充

孝武皇帝封弟魯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宮，得佚尙书百篇，礼三百(一)，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二)絃歌之声，惧复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經、論語，此时皆出。經，傳也，而有聞絃歌之声，文当兴於汉，喜乐得闓(三)之祥也。当傳於汉，寖藏牆壁之中，恭王聞(四)之，聖王感动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当掩，汉俟以为符也。

孝成皇帝讀百篇尙书，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征天下能为尙书者。东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尙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五)。成帝下霸於吏。吏当器辜大不謹敬(六)。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七)其經，故百二尙书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难」。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虽姦非实，次序篇句，依倚事类，有似眞是，故不燒灭之。疏一牘相遺以书，(八)书十数札，奏記长吏，文成可观。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汉世寡(九)类，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一〇)为郡上記吏，(一一)見三府(一二)为哀牢傳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臺。夫以三府椽吏，从积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岂必审是？傳聞依为之有状，会三府之士，終不能为，子山为之，斯須不难。成帝赦張霸，岂不有以哉？

孝武之时，詔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时，使郎吏上奏，刘子駿(一三)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辞」(一四)。文辞美恶，足以观才。永平(一五)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一六)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众，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征司馬长卿。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楊子云，出入遊獵，子云乘从。使长卿、(一七)子云作吏，书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云之篇，乐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一八)之书，富於积猗頓(一九)之財。」韓非之书，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誠見其美，懽气发於內也。

候气变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在(二〇)左不观右，左文明也。占在

右不覌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二一)」。又曰：「观乎天文，观乎人文(二二)」。此言天人以文为覌，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时，息於澤陂，蛟龙在上，龙觟(二三)炫燿；及起，楚望汉軍，气成五采；将入咸阳，五星聚东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灭其文章，欲汉兴之，故先受命，以文为瑞也。

恶人操意，前后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书，后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书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二四)之徒，竄藏山(二五)中。殄賢圣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孙；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汉兴，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书，未兴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书並修。汉朝郁郁，厥語所聞，孰与亡秦？王莽无道，汉軍云起，臺閣廢頓，文书棄散。光武中兴，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征兰臺之官，文雄会聚。今上即命(二六)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声？唐虞既远，所在书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汉兴以来，傳文未远，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汉今为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傳在汉也(二七)。

文人宜遵五經六义为文，諸子傳书为文，造論著說为文，上书奏記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劳焉。何則？发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世，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艺之人所能为也。周秦之际，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无益於国，无补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国，国业傳在千載，主德参貳日月，非适諸子书傳所能並也。上书陈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为身，二則为人；繁文而辞，无上书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著(二八)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

孔子称周曰：「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二九)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汉世，亦称汉之至德矣。赵他(三〇)王南越，倍主灭使，不从汉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汉德，惧以帝威，心覚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赵他之惑；鴻文之人，陈陸賈之說，覌見之者，将有蹶然起坐。赵他之悟，汉氏浩爛，不有(三一)殊卓之声。

文人之休，国之符也。望丰屋知名家，睹乔木知旧都。鴻文在国，圣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三二)。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国占人，同一实也。国君圣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

惜，不知文人之当尊，不通类也。

夫文人文章(三)，岂徒調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愿載，思勉为善；邪人恶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笔，劝善懲恶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謚，人犹劝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載，文以千数，傳流於世，成为丹青，故可尊也。

楊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万，愿載於书。子云不听，曰：(三四)「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书，載乡里人以为恶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云不为財劝，叔皮不为恩撓。文人之笔，独已公矣？賢圣定意於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后人观之，見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札，(三五)，志有善恶。故夫占跡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論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一)依上下文例看来，「百」下当脫一「篇」字。

(二)「聞」，原作「闓」，依校釋引宋本校改。下文「而有聞絃歌之聲」同。

(三)闓同「凱」，和也，胜也。

(四)此「聞」字原亦作「闓」，疑亦形誤。

(五)按汉书儒林傳：「世所傳百两篇者，出东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傳书敍，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簡，文意淺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

(六)校釋引汉书楊惲傳顏师古注，「当，謂处断其罪。」又說：「器「为「霸」之坏字，「辜」当作「罪」，「罪」或作「辠」，与「辜」形近而誤。」按「辜」字不誤。說文：「辜，罪也」。

(七)灭，原作「滅」，据校釋引孙人和依崇文局本校改。

(八)疏，証，寫。牘，原作「櫝」，校釋說「当作牘」，今据改。牘，书版。寫在木片上叫牘，寫在竹篾上叫簡。「遺」原作「遣」，依校釋引宋本校改。全句的意思是：在木片上寫成相遺送的书信。

（九）「寡」原作「实」，依校釋引孙人和說校改。

（一〇）楊子山，名終，成都人。后汉书有傳。

（一一）記吏，即計吏，汉时郡国送文书的官吏。

（一二）三府，太尉、司徒、司空三府。

（一三）刘子駿，即刘歆，字子駿。

（一四）此句見易繫辞下。

（一五）永平，汉明帝年号，当公元五八——七五年。

（一六）「神」字原脫。依书鈔一〇二、御覽五八八、玉海六〇校补。

（十七）「長卿」下原多「桓君山」，依校釋引齐燕銘說校删。

（一八）桓君山，名譚，东汉初年人。著新論二十九篇，全书亡，清嚴可均（全后汉文），孫馮翼（問經堂丛书）、錢熙祚（指海）皆有輯本。王充极推崇他，在定賢篇至与孔子並称。

（一九）猗頓，魯富人。

（二〇）「在」字原无，校釋說：「以下文例之『左』上脫『在』字」。今据补。

（二一）四句見易革卦象詞。

（二二）二句見易賁卦彖辞。

（二三）觩，同「斛」，ㄑㄧㄡˊ，角貌。

（二四）伏生，名胜，济南人。秦博士，至汉傳尙书。史記汉书两儒林傳皆有傳。

（二五）山，原作「土」，依校釋据論衡正說篇校改。

（二六）命，原作「令」，依校釋引刘文典說校改。今上，汉章帝。

（二七）此下原多「受天之文」一句，校釋說：「四字於义无属，疑涉下文『文人』而衍，『受』字后人妄加。」今据删。

（二八）著，原作「者」，依校釋据上文「造論著說之文」校改。

（二九）引語見論語泰伯篇。

（三〇）趙他，史記作趙佗，在卷一一三特立南越尉佗傳。

（三一）校釋引孫人和說：「『不』为发語詞，『不有』即有也。」

（三二）孟子離婁篇上：「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三三）此句原作「天文人文文」，依校釋引宋本及宋校元本校改。

（三四）「日」字原脫，依孫人和引初学記卷十八、御覽卷四二七校补。下「猶」字同。

（三五）札，原作「礼」，依校釋引吳承仕說校改。

論衡超奇篇

論衡卷十三，依黃暉校釋本。

王充

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暢雅閑，审定文讀，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記，或兴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学勤力，博聞强識，世間多有；著书表文，論說古今，万不耐一(一)。然則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无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比为匿生书主人(二)，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三)」者也；与彼(四)草木不能伐采，一实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創意，褒貶賞誅，不复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术，虽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类也。衍傳书之意，出膏腴之辞，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並出一时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

故夫能說一經者为儒生，博覽古今者为通人，采掇傳书、以上书奏記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为鴻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过，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长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銅鉄，山之奇也；銅鉄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

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說名於儒門，过俗人远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后生。或带徒聚众，說論洞溢，称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經傳，文如星月，其高弟若谷子云唐子高(五)者，說书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紀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观讀之者，犹曰傳記。阳城子长(六)作乐經，楊子云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經，所謂卓尔蹈孔子之跡，鴻茂参貳圣之才者也。

王公(七)問於桓君山以楊子云。君山对曰：「漢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鉆龟者知神於龜，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伪飾之辞，莫不証定。彼子长子云論說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覌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

有根株於下，有荣叶於上；有实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辞說，士之荣叶皮殼也。实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縱，故文見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体。苟有文无实，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論說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論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发於心，其实一也。

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术，身不得行，口不能泄(八)，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諸子之傳书，素相之事也。覌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陈平割肉，丞相之端見(九)；叔孙敖决期思，令尹之兆著(一〇)。覌讀傳书之文，治道政务，非徒割肉决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远；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或曰：著书之人，博覽多聞，学問习熟，則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与(一一)文相符也。且淺意於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見大道体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驗，徒能笔說之效也。

曰：此不然。周世著书之人，皆权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岂謂文非华叶之生根核推之也。(一二)心思为謀，集扎为文，情見於辞，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战之书；虞卿为赵，决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赵城中之議(一三)；耕战之书，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与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之策，与新論共一思。覌谷永之陈說，唐林之宜言，刘向之切議，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飾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动人深。是故魯連飞书，燕将自杀(一四)；鄒阳上疏，梁孝开牢(一五)。书疏文义，夺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

夫鸿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将相长吏，安可不貴？岂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无事(一六)。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牘之力，煩忧曷(一七)有不解者哉？古昔之远，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难得紀录。且近自以会稽言之：周长生(一八)者，文士之雄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以将以全。长生之身不尊显，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将怀俗人之节，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则长生已蒙鄒衍之寵矣(一九)。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征詣相属，文軏不尊，笔疏不續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

长生之才，非徒鋭於牒牘也，作洞历十篇(二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与太史公表紀相似类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然則长生非徒文人，所謂鸿儒者也。

前世有严夫子(二一)，后有吴君高(二二)，末有周长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献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金，珍物产於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之徒与？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会稽文才，岂独周长生哉？所以末論列者，长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华、岱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为瀆者，华、岱高而江、河大也。长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为得也。长生說文辞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独紀录之，春秋記元於魯之义也。

俗好高古而称所聞。前人之业，菜菓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論者犹謂稗於前人。天稟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后；見是，推今进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記事詳悉，义浃(二三)理备。观讀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卫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二四)。

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論辞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众多，則华叶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汉家

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阴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

高祖讀陸賈之书，歎称万岁；徐乐主父偃上疏，征拜郎中（二五）方今未聞。膳无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举以啖人。詔书每下，文义經傳四科；詔书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书不実核，著书无义指，万岁之声，征拜之恩，何从发哉？飾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陸賈之书未奏，徐乐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徒，言事麤醒，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辞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征拜为郎中之寵乎？

（一）耐、古与「能」通。

（二）校釋說「句有衍誤」。按：原文似应作「此为匿书之人」，意思是說只匿藏於书、而不能运用书。

（三）引語見論語子路篇。

（四）校釋說：「『彼』下疑有『見』字。」

（五）谷子云、名永，汉书卷八五有傳。唐子高、名林，汉书卷七二附鮑宣傳。

（六）阳城子長，对作篇作子張。据御覽八十五引桓譚新論，名衡，蜀郡人。通志略引风俗通，曾为陈議大夫。乐經已亡。

（七）「公」下原有「子」字，依校釋引孫詒讓校删。孙詒讓說王公即王莽。

（八）泄、原作「紲，」依孫詒讓校改。

（九）史記陈丞相世家：陈平为社宰，「分肉食其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一〇）叔孫敖、楚令尹。尹、原作「君」，依孫詒讓校改。期思、楚邑，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北。淮南子人間訓：「孫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云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

（一一）兴、原作「学」、校釋指为「兴」字形譌，今据改。

（一二）校釋說：「句有脫誤。」按就上文看来，此句当是說文並非只是「华叶之言」，而无「根核之深。」

（一三）趙、原作「起」，依孫詒讓引元本、校釋引宋本校改。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趙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据此，上句所缺四字当即「虞氏春秋」；否则为「春秋之思」。

(一四)燕将佔据齐国聊城，田单反攻不能克，魯連作遺燕将书射城中，燕将讀后泣而自殺。見战国策齐策六和史記魯仲連傳。

(一五)鄒阳游梁，羊胜等譖於梁孝王，下獄将被殺，从獄中上书得釋。見史記本傳。

(一六)无事，原作「連事」，依校釋据下文「事解忧除，州郡无事」校改。

(一七)曷，原作「适」，校釋說「曷」一作「遏」，与「适」形近而誤。今据改。

(一八)周長生，名树。謝承后汉书有傳(引見北堂书抄七三、太平御覽七三)。

(一九)鄒衍，战国时阴阳家，史記孟子荀卿傳作騶衍。傳載：「騶子……如燕，昭王拥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宮，身亲往师之。」

(二〇)通志艺文略三載「洞历九卷，周树撰」。已亡。

(二一)嚴夫子，嚴忌。汉初吳人。本姓庄，后避汉明帝諱改作嚴。汉书艺文志載庄夫子賦二十四篇，今存楚辞中所收哀时命一篇。

(二二)吳君高，原作吳君商，据孙詒让校改。君高，名平。論衡案书篇說：「会稽吳君高」。又說：「君高之越紐录」。校釋說即今越絕书。

(二三)淺，原作「淺」，依校釋据史通鉴識篇注引校改。

(二四)数句文义难通。周廣业在「乃夫周召魯卫之謂也」句下說：「盖比之大国」。校釋在「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句下說：「『而』猶『則』也。」按从上文評班叔皮为甲，太史公为乙来看，这里似說孟坚的文章比叔皮更优更明；优明的比例，不只是五百里的差别，直然同於周召的比魯卫。不过这是「心明知昭，不惑於俗」者的見解。若是「苟可高古」，不从「实事」出发，則班氏父子都是当时人，他們的作品都是「后人新造」，当然「不足紀也。」

(二五)主父偃，徐乐，皆汉武帝时人。史記主父偃傳：主父偃上书闕下，朝奏，暮入見。又說：时趙人徐乐亦上书言世务，上乃拜偃、乐皆为郎中。

論衡書解篇

論衡卷廿八，依黃暉校釋本

王充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

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辞(一)」。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設，实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为文，实行为德，著之於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縟，德弥彰者文(二)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華而睆者，大夫之簀，曾子寝疾，命元起易(三)。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为差，愚傑不别，須文以立析(四)。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麟有文，於蛇为神；凤羽五色，於鳥为君；虎猛，毛蚡蜦；龜知，背負文；四者体不質，於物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为土山；地無毛，則为瀉土；人無文，則为樸(五)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聖賢稟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瑞应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号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当貴，出与神会，老父授书，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图；洛灵，故出书。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棘子成欲弥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六)

著作者为文儒，說經者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为优？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义理廣博，無不实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門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傳於后。文儒为華淫之說，於世無补，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七)，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务同，言異而义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补於世？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业，卓絕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講，門虽無人，书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实篇，析(八)累二者，孰者为賢？案古俊乂著作辞說，自用其业，自明於世；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跡不傳。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难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迁、刘子政、楊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书家千乘(九)歐阳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业自显，孰与須人乃显？夫能紀

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閒(一〇)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何(一一)暇著作？試使庸人积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数。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优游为丽美之文於笔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长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长卿子云为相，賦玄不工(一二)。

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为周改法而制礼(一三)。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閒也；周法闊踈，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发於胸臆，豈为閒作不(一四)暇日哉？感伪起妄，源流气烝。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然而二子之书，篇章数十。长卿子云，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业鈞；皆士而各著(一五)，不以思慮閒也。問事弥多而見弥博，官弥剧而識弥深(一六)。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笔不利(一七)。囂頑之人，有幽室之思，虽無憂，不能著一字。盖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無細知以閒而能記(一八)。盖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两(一九)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极，居位不能領职；盖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尽索。著作之人，书言通奇，其材已极，其知已罢(二〇)。案古作书者，多位布散槃解(二一)；輔傾宁危，非著作之人所能为也。夫有所偪，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数百。呂不韋作春秋，举家徙蜀；淮南王作道书，禍至滅族；韓非著治术，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国？夫有长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

答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称干将之利，刺則不能击，击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二)二也。蛢(二三)彈雀而失鷃，射鹄則失鴈。方員画俱不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使干将寡刺而更击，蛢捨鹄而射鴈，則下射无失矣。人委其篇章，専为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书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书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为。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

新語，高祖(二四)納采。呂氏横逆，刘氏将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宁。盖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乱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书者也。出口为言，著文为篇；古以言为功者多，以文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使客作书，不身自为；如不作书，犹蒙此章章之禍。夫古今違屬(二五)，未必皆著作材知极也。鄒阳举疏，免罪於梁；徐乐上书，身拜郎中。(二六)材能以其文为功於人，何嫌不能營卫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国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妬(二七)奇，非以著作材极不能复有为也。春物之伤，或死之也；殘物不伤，秋亦大长。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失經之实，違傳之(二八)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为道；玉屑滿篋，不成为宝」。前人近聖，犹为蕞殘；况远聖从后复重为者乎？其作必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采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为，何以独謂經傳是、他书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书与傳(二九)，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韙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虽是不見听。使五經从孔門出。到今尚不缺滅(三〇)，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議，燔燒禁防；伏生之徒(三一)抱經深藏；漢兴，收五經，經书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亡秦無道敗乱之也。秦虽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后人。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称，文义与經相薄(三二)，何以独謂文书失經之实？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书無佚本，經有遺篇，析累二者，孰与蕞殘？易据事象，詩采民以为篇，乐須民(三三)驩，礼待民平；四經有据，篇章乃成。尙书春秋采掇史記；史記与书無異(三四)，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經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質，析累二者，孰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书，文明实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何(三五)明？师师相傳，初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一)此句見易繫辭下。

(二)文，原作「人」，校釋依上下文及說苑修文篇校改。

(三)睆，ㄨㄢ，美好。簀就是牀。曾子（曾参）病重的时候，躺在魯大夫季孫贈送的牀上，在旁执烛的童子指出「华而睆」是大夫的牀，曾子立

劉叫他的兒子曾元調換了一只。見論衡感类篇和礼記檀弓上篇。

(四)析、原作「折」，校釋疑为「析」字形誤，今据改。

(五)樸、原作「僕」，依校釋引錢震瀧本、黃嘉惠本及崇文局本校改。

(六)棘子成、卫大夫。論語顏渊篇載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貢駁他說：「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犹質也，質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七)校釋說：「情」下脫「文儒」云云五字。

(八)析、原作「近」，依校釋改正。篇尾再言「析累」，同。

(九)千乘、地名。汉书儒林傳：「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

(一〇)閒、原作「間」。校釋說：「『間』当作『閒』，下『思慮間』同。」案「間」本来是「閒」的俗字，今改正，下同。

(一一)何、原作「或」，依校釋引孙人和說校改。

(一二)「工」下原有「籍」字，校釋疑涉下文「答」字譌衍，今据删。

(一三)「礼」字原缺，据上文「周公制礼乐」校补。「改法而制礼」，正与上句「演易而益卦」，相对成文。

(一四)不、校釋疑当作「於」。

(一五)各著、費解，疑当作「名著。」

(一六)深、原作「泥」，校釋疑为「深」字形誤，今据改。

(一七)二句和上下文义牴牾。校釋說「居不幽」的「不」字是衍文或「而」字，但仍不通徹。疑原系反詰語，句上有「孰謂」一类字样，讀者見前面也曾說「居不幽，思不至」，据彼改此，遂陷於句通义不通了。

(一八)此句的「无」字原缺，「閒」字原作「問」，依校釋补改。

(一九)校釋說「两」字誤，恐未必是。「两」和上句「奇」字对举，奇是单，两是双。「两有无所睹」，和下文「人材有两，不能成一」的意思略相仿。

(二〇)罢、应依校釋讀为「疲」。

(二一)校釋說「句有誤」。

(二二)且，原作「旦」，依校釋校改。

(二三)蛘，孙詒让疑为「羿」字之誤。羿，古善射者。

(二四)「祖」下原有「粗」，无意义，想系「祖」字衍誤。

(二五)校釋疑「違属」为「連属」之誤。

(二六)鄒阳，徐乐事，皆詳超奇篇註（頁五三註一五及二五）

(二七)妬，原作「如」，校釋据禍虛篇「李斯妬同才，幽韓非於秦」，說为「妬」字形誤。今据改。

(二八)此句原作「傳为圣人質」，校釋說「圣」字涉下文「圣」字衍，「人」为「之」字形誤，「違傳」二字誤倒。今据改。

(二九)傳，原作「书」，校釋說当作「傳」，今据改。

(三〇)此句原作「到今常令人不缺灭」，校釋說「常」为「尙」字形誤，「令人」为「今」字譌衍。今据删改。

(三一)伏生，詳佚文篇註（頁四六註二四）徒，原誤作休「休」，依孙詒让校改。

(三二)溥，迫也，近也。

(三三)民，原誤作「不」，依校釋引吳承仕說校改。

(三四)此句原誤作「史記兴书无異」。校釋說当作「与书无異。」「兴」「与」形近而誤，「书」字又誤夺在下，遂使此文不通。今据改。

(三五)「何」字原作「扣」，兹依孙詒让校元本校改。

論衡対作篇

論衡卷二九，依黃暉校釋本

王 充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

対曰：聖人作經，賢者傳記，匡济薄俗，驅民使之归实誠也。案六略(一)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归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恶，撥乱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备，所以檢柙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备，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学不乱傳义，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廢，則韓非之书不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众事不失实，凡論不坏乱，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补於正。故汉立兰台之官，校审其书，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术之书，頗言災異政治所失；书成文具，表在汉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书。天子下仲舒於吏，当謂之下愚，仲舒当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犹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論无觸忌之言，核道实之事，收故实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进則尽忠宜化，以明朝廷；退則称論貶說，以觉失俗。俗也不知还，則立道輕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乱不觉悟。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众书並失实，虛妄之言胜眞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华文不見息；华文放流，則实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眞伪之平；非苟調文飾辞，为奇偉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譏(二)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虛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語；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虛妄之傳。听者以为眞然，說而不舍；覽者以为实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賦姦伪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书。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論？孟子伤楊墨之議大夺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为好辯。孟子曰：「予岂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显於眞，实誠乱於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厠，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卫驂乘者，越职而呼車，惻怛发心，恐上之危也(三)。夫論說者，閔世忧俗，与卫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靜气，賊年損寿，无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为論

衡，文露而旨直，辞訐（四）而情实。其政务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实俗間之凡人所能見，与彼作者无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五）、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覚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遇惑，作論於下。下（六）实得則上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实之分，实虛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务，可謂作者。曰：非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兴，可謂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七），可謂論矣。今观論衡政务，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頡作书，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今論衡就世俗之书，訂其眞伪，辯其实虛，非造始更为，无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师之說，詰而难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为作，儒生文吏謂作乎？

上书奏記，陈列便宜，皆欲补政。今作书者，犹上（八）书奏記，說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书。建初孟年（九），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忧怀，詔书数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备乏。酒糜五穀，生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記之文也。論衡謂之造作（一〇），上书奏記是作也。

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气号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务，同一趋也。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論之造，汉家尤多。阳成子張作乐，楊子云造玄，二經发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惊耳，不述而作，材拟（一一）圣人，而汉朝不譏。况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师奇說之类也。其言伸繩，彈割俗傳。俗傳弊惑，伪书放流，賢通之人，疾之无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乱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工尹以玉为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誅（一二）。是反为非，虛轉为实，安能不言？俗傳既过，俗书又伪。若夫鄒衍謂今天下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一三）。淮南书言共工与顓頊爭为天子，

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尧时十日並出，尧上射九日。魯阳战而日暮，援戈麾日，日为卻还(一四)。世間书傳，多若等类，浮妄虛伪，沒夺正是。心潰涌，笔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証驗。若太史公之书，处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一五)。讀見之者，莫不称善。

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尙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孔子徑庭而級(一六)，被棺斂者不省；刘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一七)；光武皇帝草車茅馬，为明器者不姦(一八)。何世书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汝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伪之篇，明死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覽者，将一曉解約葬，更为节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虽作何害？仓頡之书，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风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仓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一九)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虽作无害也。虽无害何补(二〇)？

古有命便采爵，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发作」？囚罪其身，殁灭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亚今(二一)。論衡政务，其犹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过，斯蓋論衡之书有以兴也。且凡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驗符、盛褒、須頌(二二)之言，无誹謗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一)六略，当指刘歆七略或汉书藝文志。汉书藝文志是根据七略寫成的，所以不論指哪一种，实质沒有多大差别。七略中有輯略，是在談輯书始末和校书情况。其余的六略是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书略、術数略和方技略，是六类书的篇目。汉书藝文志省去了輯略只有其余六略。

(二)譏，原作「机」，疑系形誤。

(三)卫桓司馬乘車，馬惊，御者呼車，驂乘者也越职呼車。事載說苑善說篇。

(四)訐，原作「姦」。校釋說：「疑为訐之譌。姦或作奸，与訐形誤。」今据改。

(五)九虛，指书虛、变虛、異虛、感虛、福虛、禍虛、龍虛、雷虛和道虛；三增，指語增、儒增和藝增；与論死和訂鬼，皆論衡篇名。

(六)「下」字原脫，依校釋引朱宗萊校元本补。

（七）鄒伯奇、他书未見。論衡案书篇說「东番鄒伯奇，」又說「觀伯奇之元思。」知系东番人，除檢論外，还著有元思一书。又感类篇說「鄒伯奇論桀紂恶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知系王莽以后人。此列桓君山后，或者更晚於桓君山。錢大昕十駕斋养新录卷十二在述太平御覽引鄒子「朱买臣孜孜备学，不知雨之流麦。」后說，「伯奇、豈鄒子之字耶？」

（八）「上」字原脫，依校釋引朱宗萊校元本补。

（九）建初、后汉章帝年号，孟年当公元七六年。

（一〇）此句原作「記謂之造作上书」。校釋說当作「論衡謂之造作，」「記」为「論衡」之誤，又衍「上书」二字。今据改。

（一一）拟、原作「疑」，依校釋引朱宗萊校元本改。

（一二）卞和、卽和氏。韓非子和氏篇載他在楚山中得玉璞，献於楚历王，厉王的玉人认为是石头，刖去他的左足。后又献於楚武王，武王的玉人也同样认为是石头，又刖去他的右足。参論衡自記篇注（頁四二注一二）。

（一三）鄒衍、战国时齐人，阴阳家。汉书藝文志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皆亡。史記孟子荀卿傳載他认为「儒者所謂中国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及所謂九州也。」論衡談天篇也有引論。

（一四）淮南书、現称淮南子，西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所領导著作。书中的天下訓說：「共工与顓頊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又本經訓說：「尧之时，十日並出，焦禾稼，杀草木，尧乃使羿上射十日。」又覽冥訓說：「魯阳公与韓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为之反三舍。」高誘注：「魯阳、楚之县公，楚平王之孙，司馬子期之子，国語所称魯阳文子也。」

（一五）处、原作「据」，校釋說：「疑当作处，处猶辯也。」兹据改。辯許由不隐，当指史記伯夷列傳說：「說者曰：尧让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賢人，如吳太伯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見，何哉？」辯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当指史記刺客傳贊說：「世言荆軻，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軻伤秦王，皆非也。」但並沒有鮮明地辯「使日再中。」按論衡感虛篇引傳书說：「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从秦王求归。秦已执留之，与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头、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归。』当此之

时，天地祐之，日为再中，天雨粟，烏白头，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为圣，乃归之。」是当时确有「使日再中」的等說，史記是否举彼括此或今本有遺文，皆不可考。

（一六）論衡薄葬篇：「魯人将以璠璵斂，孔子聞之，徑庭丽級而諫。」按呂氏春秋安死篇，「丽級」作「历級」，丽、历，古通用。

（一七）汉书刘向傳：「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云云。

（一八）汉光武帝在临平亭南营造陵墓，务从儉約，下詔书說：「古者帝王之葬，皆木車茅馬，使后之人不知其处。」見后汉书本紀及东观汉記。校釋說「姦」当为「减」，音近而誤。

（一九）汉书藝文志載世本十五篇，已亡，清人有輯本。据礼記明堂位疏，「世本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仓頡作书，奚仲作車，伯余作衣，桀作瓦屋，大概皆見作篇。「十五家」如非「十五篇」之誤，則所述不仅仓頡等四家，尙有作其他文物的十一家。左傳定元年：「奚仲居薛，为夏車正。」淮南子氾論訓高誘註說「伯余，黃帝臣，」許愼註則說是黃帝。

（二〇）此句文不成义，校釋疑当作「若其无益，虽述何补？」

（二一）亚，疑是「至」之誤。

（二二）齐世至須頌，皆論衡篇名。

卷二　魏晉南北朝

典論(一)論文 見文选卷五十二，依四部备要覆胡刻本

曹丕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二)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国孔融文举，廣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偉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璉，东平刘楨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遺，於辞无所假，咸自以(三)騁驥騄於千里，仰齐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四)作論文。

王粲长於辞賦，徐干时有齐气(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賦、征思，干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虽張蔡(六)不过也。然於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記，今之雋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楨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胜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楊班(七)儔也。

常人貴远賤近，向声背实，又患闇於自見，謂己为賢。

夫文本同而末異：盖奏議宜雅，书論宜理，銘誄尚实，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檢，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經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榮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馳之势，而声名自傳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隱約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八)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能强力，貧賤則慴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之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之已逝，唯干著論成一家言(九)。

(一)典論、原本五卷，已散失，清人嚴可均輯得一卷，收入見全三國文卷八。

(二)傅毅、字武仲。原有集五卷，已佚，全后汉文卷四十三輯存十余篇。

(三)自以原作「以自」，依三国志王粲傳注和藝文类聚卷五十三校乙。

(四)而、藝文类聚作「乃。」

(五)齐气、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緩。」按王粲傳注及藝文类聚作「逸气。」逸謂飄逸、駿逸，在与吳質书，曹丕也曾以「逸气」称贊刘楨詩文。

(六)張、蔡、指張衡和蔡邕，皆东汉作家。

(七)楊、班、指楊雄和班固。

(八)加、呂延济注：「移也。」

(九)指徐干所著中論，現存。

与吳質(一)書　見文选卷四十二，依四部备要覆胡刻本

曹丕

二月三日，丕白：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見，东山(二)犹歎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結。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災，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三)。痛可言邪。昔日遊处，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热，仰而賦詩。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謂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間，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頃撰其遺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遊，犹在心目，而此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護細行，鮮能以名节自立。而偉长独怀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四)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傳於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历覽諸子之文，对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时人。元瑜书記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續自善於辞賦，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五)，痛知音之难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誣，恐吾与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見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遊也！

少壮眞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

頃何以自娛，頗复有所述造不？东望於邑(六)，裁书叙心。丕白。

(一)吳質，济阴人，以文才見重於曹丕。

(二)东山、詩豳风篇名，中有「自我不見，於今三年」二句。

(三)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大疫，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皆被傳染病卒。

(四)箕山、尧时許由隐处。

(五)醢、厂歹、肉酱。卫人杀子路，剁成肉酱。孔子往弔伤感，命把肉酱傾出去。

(六)於邑、和「鬱抑」义同。

与楊德祖(一)書

見三国志魏志卷十九註，曹子建集卷九，文选卷四十二，依文选四部备要覆胡刻本

曹 植

植白：

数日不見，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僕少小好为文章(二)，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於汉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长擅名於青土，公干振藻於海隅，德璉发跡於大(三)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謂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网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軒絕跡，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辞賦，而多自謂能与司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为(四)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听，於今称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五)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謂僕「卿何所疑难。文之佳麗(六)，吾自得之，后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达言，以为美談。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蓋有南威(七)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龙泉(八)之利，乃可以議於断割。刘季緒(九)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一〇)。刘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难，可无歎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茝蓀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論；岂可同哉？

今往僕少小所著辞賦一通，相与。

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击轅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辞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义，彰示来世也。

昔揚子云先朝执戟之臣，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

以翰墨为勳績、辞賦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将采庶官之实录，辯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於名山，将以傳之於同好。此(一二)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一三)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一)楊德祖，名修。

(二)文章，三国志注作「辞賦」。

(三)「大」原作「北」，依三国志注校改（此處法仁同志告知）

(四)「为」字原无，据三国志注补，集作「有」。

(五)丁敬礼，名廙，接近曹植，被曹丕杀戮。

(六)丽，原作「恶」。依三国志注改正。又按海綠軒刻叶树藩参訂本文选眉端注說：「恶，典略作丽，言我自得潤飾之益，后世讀者，孰知我文乃賴改定耶？」

(七)南威，战国时晉国美女。

(八)龍泉，三国志注作「龍渊」，古名宝劍。

(九)刘季緒，名修，刘表的兒子。

(一〇)田巴，魯連，都是战国时人。稷下，齐城門，談士聚集的地方。

(一一)此，原作「非」，依三国志注校改。

(一二)惠子，名施，战国名学家。庄子尝說，惠施最能了解他的学識。这里借指楊修。

答臨淄侯(一)牋

見三国志魏志卷十九註，文选卷四十，依四部备要覆胡刻本

揚　修

修死罪，死罪。不侍数日，若弥年載，岂由爱顧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复，虽諷雅頌，不复过此。

若仲宣之擅汉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斯皆然矣。至於修者，听采风声，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伏惟君侯少长貴盛，体发旦(二)之資，有聖善之教。远近观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业而已，不复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陈，度越数子矣。观者駭視而拭目，听者傾首而竦耳。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又尝亲見执事，握牘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书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无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对鶡而辞，作暑賦弥日而不献(三)，見西施之容，归憎其貌者也。

伏想执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曉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四)之儔，为皆有諐(五)邪？君侯忘聖賢之显跡，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国之大美，流千載之英声，銘功景鍾，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

輒受所惠，窃备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庄氏！季緒璅璅(六)，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备。修死罪，死罪。

(一)临淄侯，即曹植。

(二)发，周武王名。旦，周公名。

(三)李善注：「植为鶡鳥賦，亦命脩为之，而脩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竟日不敢献。

（四）毛詩序說豳风七月篇是周公作的。仲山、即仲山甫，詩經中並沒他的作品。大雅烝民篇說：「吉甫作誦，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楊脩想系因此致誤。

（五）諐、同「愆」字。三国志注正作「愆」。

（六）璅、同「瑣」字。三国志注正作「瑣」。

世要論(一)讚象篇 依羣书治要卷四十七

桓　范(二)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兴，非专下而作也。世考之，导实有勳績，惠利加於百姓，遺爱留於民庶，宜請於国，当录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将之德，下宣吏臣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为盈，亡而为有(三)，」此聖人之所疾，庶几(四)之所恥也。

(一)隋书經籍志法家类載世要論十二卷，注：「魏大司农桓范撰。梁有二十卷。」原书已佚，羣书治要录存四篇，避唐太宗李世民諱「世」字，改題政要論，今改正。

(二)桓范，魏晉間著作家，三国志魏志卷九附曹眞傳。

(三)二句原为孔子語，見論語述而篇，所以下文說「此圣人之所疾，庶几之所恥也。」亡，通「无。」論語原文說：「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虛而为盈，約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四)庶几，本义相当於現在的說「差不多」，后以賢人和圣人差不多，由是用指賢人。三国志張承傳說：「凡在庶几之流，无不造門」，可見魏晉已有这种用法。至再古的根据，当本於周易繫辭的說「顏氏之子（顏回），其殆庶几乎！」

世要論銘誄篇

依羣书治要
卷四十七

桓　范

夫渝世富貴，乘时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宾客，假其气势，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蒞无淸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为臣之无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称述勳德，高邈伊周，下凌管晏，远追豹产(一)，近踰黃邵(二)，势重者称美，財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讚善，內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当时，疑誤后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荣章以誄謚，是人主权柄，而汉世不禁，使私称与王命爭流，臣子与君上俱用，善恶无死，得失无章，岂不誤哉！

(一)豹产、指西門豹和鄭子产，都是晚周时代的有名政治家。

(二)黃邵、指黃霸和召信臣，都是西汉循吏。

世要論序作篇 依羣书治要卷四十七

桓范

夫著作书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闡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記是貶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灭，不可胜記，唯辯論俶儻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誉於千載之后，以其覽之者有(一)益，聞之者有覚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书論，浮辞談說，而无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二)，皆聖人之所疾矣。

(一)「有」字原无，据下句校增。

(二)論語公治長篇：「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文賦 見文选卷十七，陸士衡集卷一，依文选四部备要复胡刻本

陸 机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变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尽其妙。至於操斧伐柯，虽取則不远(一)；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佇中区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时以歎逝，瞻万物而思紛。悲落叶於勁秋，喜柔条於芳春。心懍懍以怀霜，志眇眇而临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視反听，耽思傍訊，精騖八极，心遊万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弥鮮，物昭晰而互进，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辞怫悅，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启夕秀於未振；观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籠天地於形內，挫万物於笔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离於濡翰。理扶質以立榦，文垂条以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顏；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伊茲事之可乐，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二)豎，鬱雲起乎翰林。

体有万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技，意司契而为匠。在有無而僶俛，当淺深而不讓。虽离方而遯員(三)，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当；言穷者無隘，論达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体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优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虽区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

放；要辞达而理举，故無取乎冗长。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虽逝止之無常，固崎錡(四)之难便。苟达变而識次，犹开流以納泉。如失机而后会，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淟涊(五)而不鮮。

或仰逼於先条，或俯侵於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順而义妨。离之則双美，合之則两伤。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应繩其必当。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無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六)，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拟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虽杼柚於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或苕发穎竪，离众絕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輝，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七)，吾亦济夫所偉。

或託言於短韻，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独張，含清唱而靡应。

或寄辞於瘁音，言徒靡(八)而弗華。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質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九)。

或遺理以存異，徒寻虛而(10)逐微。言寡情而鮮爱，辞浮漂而不归。犹絃么(一一)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

或奔放以諧合，务嘈囋(一二)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声高(一三)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間」(一四)，又虽悲而不雅。

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虽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艳。

若夫丰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輕；或襲故而弥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应絃而遣声。是蓋輪扁所不得言(一五)，故亦非華說之所能明(一六)。

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虽濬发於巧心，或受嗤(一七)於拙目。彼瓊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

菽；同橐籥之罔穷，与天地乎並育。虽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缾(八)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踸踔於短垣(九)，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怀盈而自足；惧蒙尘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紀，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一〇)滅，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风发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齿；紛葳蕤以馺遝(一一)，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营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时撫空怀而自惋，吾未識夫开塞之所由。

伊茲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無閡，通億載而为津。俯貽則於来葉，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於將墜，宣风声於不泯。塗無远而不弥，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雲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一)柯，斧柄。則，法則。詩豳风，伐柯篇：「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指出斫伐斧柄，須使用斧头。又說：「伐柯伐柯，其則不远」。指出旧斧柄可以做新斧柄的法則。这里是用指作文者可以取法前人的文章。

(二)猋，同飆，ㄅㄧㄠ，旋风。

(三)員，同「圓」。

(四)崎錡，不安貌。

(五)澳忍ㄊㄧㄢㄋㄧㄢ，垢濁不浩。

(六)千眠集作「芊眠」，他书多寫作「芊綿」，叠韻联綿字，副詞。李善注：「光色盛貌。」

(七)下里，俗曲；白雪，雅曲。宋玉对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八)言徒靡，原作「徒言靡」，依六臣注本和文鏡祕府論校改。

(九)象，类似。歌舞时，管絃在堂下，所以称「下管」；假使「偏疾」，就和堂上的歌舞，「虽应而不和」了。

(一〇)而，原作「以」，依六臣法本校改。

(一一)么，小。文鏡祕府論作「綏」。

(一二)嘈囋ㄘㄠㄘㄚ，「嘈囋」，今作躁乱声。

(一三)声高，原作「高声」，依文鏡祕府論校乙。

(一四)李善注：「防露，未詳」。又引礼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国之书也。」案防露，疑指詩召南行露篇，中有句說：「岂不夙夜，谓行多露。」桑間，疑指鄘风桑中篇，中有句說：「期我乎桑中。」二詩皆男女情歌。礼記中乐記所說的「桑間」，疑也即「桑中」，孔頴达正引来釋詩。

(一五)庄子天道篇載輪扁說：「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应之於心，有数存焉於其間，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一六)明，原作「精」，和上文「或研之后精」字重，依祕府論校改。

(一七)嗤，原作「吹」，依祕府論校改。

(一八)缾，同「瓶」，挈缾汲水，比喻人的器小知少。左傳昭公七年：「虽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

(一九)垣，祕府論作「韻」。

(二〇)景，同「影」。

(二一)駊騀，ㄙㄚㄔㄨㄥ，众馬快行声貌。

与兄平原書二首(一)

見陸士龍集卷八，依四部丛刊本

陸　雲(二)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复言。頃有事，复不大悅，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为之次第。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賦之最。凡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辞，綺語頗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詠德頌甚复尽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三)，如有不体。感逝賦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眞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謹启。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辞而后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尝忆兄道張公父子(四)論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远絕異，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复称极。不審兄由以为尔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五)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数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流澤」，有以常相称美；如「一不史願」，更視之小跛；「几而悅弈」为尽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罢必复，以此見調。不知九愍不多不？当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极此，愿兄小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迟望，不言。謹启。

雲再拜誨。岁暮，如兄如所誨。雲意亦如前启，情言深至。述恩自难希。每忆常侍(六)，自論文为当复自力耳。雲意呼发头，但当小不如复耳。兄乃不好者，試当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实有可尔者。登楼名高，恐未可越尔。楊四公(七)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兄此誨，若有喜惧交集。祖德頌无大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言綽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当日多，但文实无貴于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厌其多也。屡視諸故时文，皆有恨。文体成尔，然新声故自难复过。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归高如此，亦可不复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时故愿兄作数大文。近日視子安(八)賦，亦对之歎息，絕工矣。兄誨又尔，故自是高手。謹启。

(一)原共三十五首，絕大部分都是在討論文学。平原、即陆机，因为他做过平原內史。

（二）陆云、字士龙，与机並称二陆。

（三）陆机的羽扇賦說：「彼淩霄之辽鳥，播鮮輝之蒨蒨，隐九泉以凤鳴，游芳川而龙見。」

（四）張公父子、明人王世貞在艺苑卮言卷三說「張眀司空」。那么即張华，字茂先，曾官司空，晋代詩人兼小說家。晋书本傳說陆机陆云兄弟以师礼待之。又說二子禕韙，都有文名。

（五）蔡氏、王世貞說「蔡則中郎」，那么即蔡邕。

（六）常侍、也即張华，曾官散騎常侍。

（七）楊四公、未詳。

（八）子安，当指范平，字子安，錢塘人。吳亡，屡征不起。晋书儒林傳有傳。

抱朴子鈞世篇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依平津館丛書孙星衍校本

葛 洪(一)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难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难曉，犹沟澮之方江河，蟻垤之竝嵩岱矣。故水不发崐山(二)，則不能揚洪流以东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备致远之弘韻焉。

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习拘閡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独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虽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辞，指归可得。

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难曉，或世異語变，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乱，埋藏积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

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詔策軍书奏議之淸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

然則古之子书能勝今之作者何也？

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尔，其於古人所作为神，今世所著为淺，貴远賤近，有自来矣。故新劍以詐刻加价，弊方以伪題見宝也。是以古书虽质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虽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

然古书者虽多，未必尽美，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东甌之木，长洲之林，梓豫虽多，而未可謂之为大厦之壯观，華屋之弘麗也。云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三)虽饒，而未可謂之为煎熬之盛膳，渝狄(四)之嘉味也。

今詩与古詩，俱有义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竝有德行，而一人偏长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体國色，而一人独閑百伎，不可混为無異也。

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五)，何如王生之賦「灵光」(六)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七)，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竝美祭祀，而清庙云漢(八)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九)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軍六月(一〇)之作，何如陈琳武軍(一一)之壯乎？則举条可以覚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竝作补亡詩——白華、由庚、南陔、华黍之屬(一二)，諸碩儒高才之尝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

賢之所作也。

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坚，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书犹言也，若入談語，故为知音（一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为辨，則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后作而善於前事，其功业相次千万者，不可复縷举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独文章不及古邪？

（一）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晉代道家兼神仙家。晉书卷七十一有傳，所作抱朴子外篇也有自敍。抱朴子外篇五十篇論人世言行，內篇二十篇論神仙丹汞。

（二）崐山，崐崙山省称，古傳說黃河源出崐崙山墟（尔雅釋水）。

（三）孙星衍在「之」字注說：「下脫一字。」

（四）渝狄，即易牙，古善烹調者。战国策魏策二：「齐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而飽。」

（五）奚斯，魯公子魚。詩魯頌閟宮篇云：「奚斯所作。」中有「路寢孔碩」一句。

（六）王生，王延寿，东汉辞賦家，作有魯灵光殿賦，載文选卷十一。

（七）詩郑风有叔于田一首，又有大叔于田一首，齐风有卢鈴一首。

（八）清庙，見詩周頌；云汉，見詩大雅。

（九）郭氏，郭璞，所作南郊賦見全晉文卷一二〇，（刘汝霖同志函告）。

（一〇）出車、六月，皆見詩小雅。

（一一）武軍賦見全后汉文卷九二（刘汝霖同志函告）。

（一二）夏侯湛潘安仁所作补亡詩——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未見。世說新語文学篇：「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作家风詩。」注引周詩敍說：「周詩者，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湛續其亡，故引周詩也。」夏侯湛周詩一首，潘安仁家风詩一首，皆見全晉詩卷四。

（一三）音，原作「有」，孫星衍云：「疑作音」，今据改。

抱朴子尚博篇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二，依平津館丛书孙星衍校本

葛洪

抱朴子曰：正經为道义之淵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虽津塗殊闢，而进德同归；虽离於举趾，而合於兴化。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难，故謂百世为随踵。不以璞非崐山，而棄耀夜之宝；不以书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鞫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犹見撰錄，亚次典誥。百家之言，与善一揆。譬操水者，器虽異而救火同焉，犹針灸者，術虽殊而攻疾均焉。

漢魏以來，羣言弥繁。虽义深於玄淵，辞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发嘉瑞於后土，召环雉於大荒之外，安圜堵於函夏之內(一)，近弭禍乱之階，远垂长世之祉；然时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驊騄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二)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为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观，或云廣博乱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齐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数於億兆，羣色会而衮藻丽，众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爱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騃拙，以虛華之小辯为妍巧，眞伪顚倒，玉石混淆，同廣乐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叹可慨者也(三)。

或曰：著述虽繁，适可以騁辞耀藻，無补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学本而行末(四)。然則綴文固为余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独貴其流，可乎？

抱朴子答曰：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見；文章微妙，其体难識。夫易見者粗也，难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难識之精，不亦可乎？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余事，可傳者祭毕之刍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体格，可得聞乎？

抱朴子答曰：荃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辞比事之疏密，原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虽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虽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

足譬其銳鈍，鴻羽积金，未足比其輕重。淸濁参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气。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画紙者，便槪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运(五)也。盖刻削者比肩，而班狄(六)擅絕手之称；援琴者至众，而襄衰(七)专知音之难。厩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价，美人万計，而威施(八)有超世之容；盖有远过众者也。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謂之余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为称，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九)。仲尼从周之郁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灵龜之所負，文之所在，虽賤犹貴，犬羊之鞟，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尔。則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

或曰：今世所为，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气运衰殺，自然之理乎？

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虽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远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变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閡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应龍徐举，顧眄凌云，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螘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过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騁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虽始自髫齔，訖于振素，犹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誉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恶，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为虛誕，慢(一一)誠以为尔，未必違情以伤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时。虽有追风之駿，犹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虽有連城之珍，犹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一二)也；虽有拟(一三)断之劍，犹謂之不及歐冶(一四)之所鑄也；虽有起死之葯，犹謂之不及和鵲(一五)之所合也；虽有越羣之人，犹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一六)。是以仲尼不見重於当时，太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患矣。昔之破琴剿弦，諒有以而然乎？

(一)环雉、疑卽韓雉。韓、厂ㄢ，环与音近。韓雉，又名白雉。孝經援神契：「周成王时，越裳献白雉。」圓、四部丛刊本作「圓」。

(二)挈瓶、詳文賦注（頁八四注一八）。

(三)抱朴子另有百家篇，和起至此略同，玆不另录。

(四)顏、顏渊。閔、閔子騫。游、子游。夏、子夏。四人，皆孔子弟子。論語先进篇載孔子說：「德行：顏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五)庄子徐无鬼篇：郢人鼻头上黏上了一块有色的泥土（堊），請匠石替他斲削。匠石「运斤成风」，把泥土削淨了，鼻子一点也沒有受伤，他也「立不失容」。宋元君听見了，也請匠石斲削。匠石說：「臣則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質死久矣。」意思是說：恐君不能像郢人的「立不失容」，那我也就不能施展斲削的技術。本来是匠石格斤不运，此云郢人，盖連类誤引。

(六)班、公輸班。狄，盖卽墨翟。翟、狄、古通。魏晉人常以墨翟和公輸班並称，如，傅玄馬先生傳說：「离古公輸般、墨翟、王尔，近世張平子，不能过也。」又說：「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时。」

(七)夔、舜时乐官。襄、师襄，春秋时魯乐官。

(八)威、南威。施、西施。二人皆古时美女。

(九)昌、姬昌，謚文王，卽周文王。旦、文王子，謚文公。一字、指「文」字。

(一〇)郁郁，原不重，疑系脫落。論語八佾篇載孔子說：「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一一)僂、原注：「力侯切，敬也。」按力侯切卽丏又。

(一二)楚人和氏献玉璞刖足，抱泣山中。楚文王使玉人理之得宝，命名和氏璧。見韓非子和氏篇。

(一三)拟、原作「疑」，依四部丛刊本校改。

(一四)欧治、欧治子，春秋时人，善鑄劍，尝为越王，楚王鑄有湛卢、巨闕、龙渊、太阿等名劍。

(一五)和、春秋时秦国良医。鵲、扁鵲，春秋时趙国良医。

(一六)抱朴子另有文行篇，和「德行者本也」至此略同，玆不另錄。

抱樸子辞义篇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依平津館从书孙星衍校本

葛洪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摛景，非瑩磨之力；春华粲煥，非漸染之采；茝蕙芬馥，非容气所假；知夫至眞貴乎天然也。义以罕覿为異，辞以不常为美。而历观古今屬文之家，尟能挺逸而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

抱朴子曰：淸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涩有主宾，妍蚩有步驟，是則总章无常曲，大庖无定味。夫梓橡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构大厦；鬼(一)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淸濁，思有修短，虽並属文，参差万品。或浩瀁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辞鈍，違物理而文工(二)。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强欲兼之，違才易务，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殊而並甘，众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爱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体，尤难詳賞。苟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尟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风流也。所謂考盐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飖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罔罗乎玄黄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羽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迟速，則进趋有远近。駑銳不可(三)胶柱調也。文貴丰贍，何必称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风俗之流遯，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华不为肴粮之用，茝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过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虚誉，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幻乎譬煩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覚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无据，証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骾迴(四)弱也。繁华暐曄，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无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无微而不备(五)，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弥彰焉。

(一)鬼，疑当作「蒐」，蒐通「搜」，「蒐神」和「寻木」对举，意思是說：不一定搜求到神奇的語言，然后再著作篇章。

(二)「違物理而文工」上，疑脫「或」字

（三）孙星衍說：「疑此下有脫文。」

（四）迥、俗作「逈」，ㄐㄩㄥ，本来的意义是「远」，引伸就是「甚」，就是「很」。

（五）备、原作「僃」，据四部丛刊本校改。

翰林論（一）依严可均全晉文卷五十三及范文瀾文心雕龙注卷十

李　充（二）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三），陸士衡之議（四），斯可謂成文矣。（初学記二十一，御覽五百八十五）

潘安仁（五）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初学記二十一，御覽五百九十九）

容象图而讚立，宜使辞簡而义正，孔融之讚楊公（六），亦其义也。（御覽五百八十八）

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刘主（七），裴公之辞侍中（八），羊公之让开府（九），可謂德音矣。（御覽五百九十四）

駮不以华藻为先。世以傅长虞每奏駮事（一〇），为邦之司直矣。（御覽五百九十四）

研求名理而論难生焉（一一），論貴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論文（一二）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議晉断（一三），亦名其美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盟檄发于师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御覽五百九十七）

右八条依全晉文

应休璉（一四）五言詩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詩人之旨焉。（文选百一詩注）

揚子論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計其胜負，比其优劣之义。（文选剧秦美新注）

右二条依文心雕龙注

（一）隋书經籍志載翰林論三卷，注云「李充撰。梁五十四卷。」大概五十四卷本包括选文，三卷本只是对选文的批評。原书已佚。

（二）李充，字弘度，晉代文学家，晉书文苑傳有傳。

（三）孔文举，名融，建安七子之一。书，大概指所作論盛孝章书（載文选）之类。

（四）陆士衡，名机，文賦作者。議，大概指所作晉书限断議（殘存全晉文卷九七）之类。

（五）潘安仁，名岳，晋初文学家，和陆机並称「潘陆」。

（六）査全后汉文卷八十三，現存孔融文无此篇，大概已經散失。

（七）指出师表。

（八）裴公，指裴頠，累迁尚书，拜尚书，全晋文卷三十三輯所作让吏部尚书表，存二句。

（九）羊公，指羊祜，所作让开府表，見文选卷三十七。

（一〇）傅長虞，名咸，全晋文卷五十二載所作重表駁成粲議太社。

（一一）原作「研玉名理而論难王馬」，依文心雕龙注校改。

（一二）嵇康，魏晋間文学家。集存，中有难养生論、难張辽自然好学等文。

（一三）議晋断，即晋书限断議。

（一四）应休璉，名璩，建安詩人应瑒之弟。

文章流别論（一） 依全晋文卷七十七

摯虞（二）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兴，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闕。周礼太师掌教六詩，曰风，曰賦，曰比，曰兴，曰雅，曰頌。言一国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謂之雅。頌者，美詩德之形容。賦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詩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謂之頌，其余則总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声兴。於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庙，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声，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頌，史岑为出师頌、和熹邓后頌（三），与魯頌体意相类，而文辞之異，古今之变也。楊雄赵充国頌，頌而似雅；傅毅显宗頌，文与周頌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属（四），純为今賦之体，而謂之頌，失之远矣。（艺文类聚五十六，御覽五百八十八）

賦者，敷陈之称，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賦者，有孙卿、屈原，尙頗有古詩之义，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称賦莫深於离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賦，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則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煩省，辞之險易，盖由於此。夫假象过大，則与类相远；逸辞过庄，則与事相違；辯言过理，則与义相失；麗靡过美，則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馬迁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辞人之賦麗以淫」。（艺文类聚五十六，御覽五百八十七）

书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采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間，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諧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鳥止于桑」之属是也，於俳諧倡乐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

为之。夫詩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則雅音之韻，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艺文类聚五十六）

七发造於枚乘，借吳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蹷痿之損；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煖服，淫曜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引，蠲淹滞之累」。既設此辞以明显去就之路，而后說以声色逸游之乐，其說不入，乃陈圣人辨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沒其諷諭之义也。其流遂廣，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楊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五)，岂不謂义不足而辨有余者乎！賦者将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劝也。」（艺文类聚五十七，御覽五百九十）

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弥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为之解，署曰百官箴(六)。（书鈔原本一百二）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时異，則既論之矣(七)，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庙之碑。蔡邕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来，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杌銘、朱公叔鼎銘(八)、王粲硯銘，箴以表显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九)为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笔平契，无不有銘，而文多穇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录。（御覽五百九十）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无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为孔子誄。（御覽五百九十六）

哀辞者，誄之流也。崔瑗、苏順、(一〇)馬融等为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寿終者。建安中，文帝与临錙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楨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緣以歎息之辞。（御覽五百九十六）

若解嘲(一一)之弘緩优大，应宾(一二)之渊懿温雅，达旨(一三)之壮厉忼慷，应間(一四)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长焉矣。（书鈔一百）

古有宗庙之碑。后世立碑於墓，显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辞也。

图讖之属，虽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横有义，反复成章。

（一）晉书摯虞傳說：「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为之論，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大概「論」附於「集」，本来是一部书。但隋书經籍志在文章流別集外，又載文章流別志論一卷，知又摘出別行。二书早佚，現据嚴可均全晉文輯本移录。嚴本遺漏，今可补輯的有三条：

一、金楼子立言下篇引摯虞論蔡邕元表賦說：「幽通精以整（幽字原缺，据札迻校增），思玄博而贍，元表拟之而不及。」

二、文选东征賦注引流別論說：「发洛至陈留，述所經历也。」（上二条据范文瀾文心雕龙注卷十）

三、詩紀魏卷之五王粲思亲詩下引摯虞文章流別說：「王粲所作与蔡子篤及文叔良士、孙文始、楊德祖詩，及为潘文則作思亲詩，其文当而整，皆近乎雅矣。」

（二）摯虞，字仲治。除文章流別集外，另有文集十卷，也大半散失，全晉文合文章流別志論，共輯存两卷。

（三）史岑，字孝山，东汉时人。所作出师頌見文选，和熹邓后頌已佚。

（四）馬融（七九——一六六），字季長，西汉末、东汉初經学家，文学家。所作廣成頌載后汉书本傳，上林頌已佚。

（五）族，原作「簇」，范文瀾文心雕龙注「疑是族之誤」，現据改。

（六）嚴可均引后汉书胡廣傳說：「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篇亡闕。后涿郡崔駰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廣复繼作四篇，乃悉撰次首目，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七）此句原作「論既論則之矣」，范文瀾指出「有誤」，現以意校改。

（八）朱公叔未詳，鼎銘已佚。

（九）李尤，字伯仁，东汉文学家，后汉书文苑傳有傳。所作碑銘及其他文章，見全后汉文卷五十。

（一〇）苏頌，字孝山，东汉文学家，后汉书文苑傳有傳。全后汉文卷四十九輯存作品四篇。

（一一）解嘲，楊雄作，見文选卷四十五。

（一二）应宾，当指答宾戏，班固作，也見文选卷四十五。

（一三）达旨、原作「連旨」，疑形近而誤，崔駰作，目見后汉书本傳，文已佚。文心雕龙杂文篇也於解嘲、答宾戏以后，应間以前，列举达旨。

（一四）应間、張衡作，目見后汉书本傳，文已佚。

司馬迁班固优劣論(一) 依全晉文卷一〇五(二)

張　輔(三)

世人論司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之著述，辞約而事举，敍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敍三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煩省不敌，不如迁一也。良史敍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敗晁錯，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創，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張仪、范睢、蔡澤作傳，逞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辞藻华靡，敍实录則隱核名檢，此眞所以迁称良史也。

(一)原題名士优劣論，論到的人物很多，現以只选录了論司馬迁班固一段，所以改題司馬迁班固优劣論。

(二)全晉文系根据晉书張輔傳、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

(三)張輔，字世偉，晉书有傳。集二卷，已佚，全晉文輯存数篇。

后漢書班固傳論贊(一)　后漢书卷七〇下，依乾隆殿版本

范　曄

論曰：司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議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体，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猒，(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迁，以为是非頗謬於圣人，然其論議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則輕仁义，賤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贊曰：二班怀文，裁成帝墳，比良迁董(三)，兼而卿云(四)。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一)原为后汉书卷七十下的傳贊，卷七十上下都題班彪傳，但目录在七十下注有「子固」二字，书中更直标班固傳，所以現在題为后汉书班固傳論贊。

(二)猒，同「厌」。

(三)唐章怀太子李賢注：「謂司馬迁董狐。」董狐，春秋时晋国优良史学家。

(四)卿，司馬相如，字長卿。云，楊雄，字子云。

獄中与諸甥姪書

見宋书卷六十九范曄傳，依乾隆殿版本

范　曄

吾狂衅复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任怀，犹应可寻。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吾少懶学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一)始有向耳。自尔以来，轉为心化，虽(二)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尋注书，心气恶小，苦思便憒悶，口机又不調利，以此无談功。至於所通解处，皆自得之於胸怀耳。文章轉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於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尽於形，情急於藻(三)，义牵其旨，韻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績，竟无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当以意为主，以文傳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则其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别宫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証，非为空談。年少中，謝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輕重。所稟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於文名故也。

本未关史书，政恆覚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轉得統緒。詳观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贊於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四)，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內发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无一字空設，奇变不穷，同含異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賞音者。紀傳例为举其太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吾於音乐，听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於一絶处，亦复何異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虛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許处，而旨态无极。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一）政，同「正」。下文「政可类工巧图繢」及「政恒觉其不可解耳」二句的「政」字也一样。

（二）虽，原作「推」，依考証引别本校改。

（三）藻，同「藻」。

（四）指东夷傳、南蛮西南夷傳、西羌傳、西域傳、南匈奴傳和烏桓鮮卑傳序論。

庭誥(一)二則 依全宋文卷三十六

觀书貴要，观要貴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詠歌之书，取其連类合章，比物集句，采风謠以达民志，詩为之祖。褒貶之书，取其正言晦义，轉制衰王，微辞岂旨(一本作气責)，貽意盛圣，春秋为上。易首体备能事之渊，馬陸(二)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三)举其正宗，而略其数象。四家之見，虽各为所志，总而論之，精理出於微明，气数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无恶迄可知矣。夫象数穷則太极著，人心极而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謂极人心之数者也。(初学記二十一引兩条，御覽六百八，又六百九)

荀爽云：「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頌之乐篇全矣。以是后之口詩者，率以歌为名。及秦勒望岱(四)，汉祀郊宮，(五)辞著前史者，文变之高制也；虽雅声未至，弘丽难追矣。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託，非尽陵制(六)；至其善写，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称优洽。柏梁(七)以来，継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見者，将由声度闡誕，不协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則刘楨張华；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謂兼之矣。(御覽五百八十六)

(一)宋书顏延之傳說：「閒居无事，为庭誥之文。」又引庭誥說：「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远也。」那末，和「家訓」是一类的著作。

(二)馬、陸，当指馬融和陸績。陸德明經典釋文敘录在易类載馬融傳十卷，陸績述十三卷。按陸績，三国时人，三国志吳志有傳。

(三)荀、王，当指荀爽和王肅。釋文敘录載荀爽注十卷，王肅注十卷。按荀爽，东汉时人，后汉书附荀淑傳。王肅，三国时人，三国志魏志附王朗傳。

(四)指秦始皇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等銘詞，李斯作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五)指汉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房中歌和司馬相如等所作郊祀歌。見汉书礼乐志。

(六)文选載李陵作与苏武詩三首，古文苑載录別詩八首，都是伪託。

(七)指汉武帝与其臣僚的栢梁联句，七言体，也是伪託，顧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一有詳辨。

顏氏家訓文章篇節錄(一)　顏氏家訓第九篇，依抱經堂从书赵曦明卢文弨注本

顏之推(二)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书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礼者也；书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灵，从容諷諫，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則可习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見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长卿窃貲无操；王褒过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三)；傅毅党附权門，班固盜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馮敬通浮华擯压；馬季长佞媚获誚，蔡伯喈(四)同恶受誅；吳質詆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无厌，路粹隘狹已甚；陈琳实号麤疎，繁欽性无檢格；刘楨屈强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放致殞；楊修丁廙(五)扇动取毙；阮籍无礼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誇凌上；陸机犯順履險，潘岳(六)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气摧黜，謝灵运空疎乱紀；王元长兇賊自貽，謝玄暉(七)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軻、枚乘、賈誼、苏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伤，惨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学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見世人，至无才思，自謂清华，流布醜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詅癡符」。近在並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詩賦，誂擎(八)邢魏(九)諸公，众共嘲弄，虛相讚說，便击牛釃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难也。

学为文章，先謀亲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愼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於宏丽

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遂称才士。要須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

或問楊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詩无以言」。「自卫反魯，乐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証之。楊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丽以則，辞人之賦丽以淫」，但知变之而已，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一〇)，周章怖慴，不达天命，童子之为耳！桓譚以胜老子，(一一)葛洪以方仲尼(一二)，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术，解阴陽，故著太玄經，为数子所惑耳。其遺言余行，孙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尘？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复酱瓿(一三)而已！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臺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一四)云：「君輩辞藻，譬若荣华，須臾之翫，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十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凡为文章，犹人乘騏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軌躅，放意塡坑岸也。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腎，气調为筋骨，事义为皮膚，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棄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綴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違，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緝綴疎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对，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調为末，並須两存，不可偏棄也。

沈隐侯(一五)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征亦尝謂吾曰：「沈詩云『崖傾护石髓』(一六)，此岂似用事耶？」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約，每於談讌，辞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於丁廙也(一七)。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鄴，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

悔，汝曹必无輕議也。

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殯(一八) 之歌，或云出自由横之客，(一九)，皆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为死人自歎之言(二〇)，詩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尝混杂善惡同篇也。陸机为齐謳篇，前敍山川物产风教之盛，后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体。其为吳趋行，何不陈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敍赧王灵帝乎？

自古宏才博学，用事誤者有矣。百家杂說，或有不同，书儻湮灭，后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举一两端以为誡。詩云：「有鷕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二一)。毛傳亦曰：「鷕、雌雉声」。又云：「雉之朝雊，尙求其雌」(二二)。郑玄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二三)。是則混杂其雄雌矣。詩云，「孔怀兄弟(二四)」。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卽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謂亲兄弟为孔怀。詩云：「父母孔邇(二五)」。而呼二亲为「孔邇」，於义通乎？異物志(二六) 云：「拥劍状如蟹，但一螯(二七)偏大尔」。何遜詩云：「跃魚如拥劍」。是不分魚蟹也。汉书「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烏数千，棲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朝夕烏」，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称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飲之，輒不饑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犹郭象以惠施之辨为庄周言(二八) 也。后汉书「囚司徒崔烈以鋃鐺鏁」。鋃鐺、大鏁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二九) 亦是数千卷学士，尝作詩云：「銀鏁三公脚，刀撞僕射头」。为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当。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鵝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归善馬，小月送降书(三〇)」。蕭子暉隴头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龙，东流会白馬(三一)」。此亦明珠之纇，美玉之瑕，宜愼之。

王籍(三二) 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絕，物无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咏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載於籍傳。范阳卢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讙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兰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尝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时人未知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举、瑯琊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楊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气，不及刘孝綽之雍容也。虽然，刘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云：「蘧居向北闕，儘儘(一三)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两篇，时人譏其不廣。刘孝綽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訨，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动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渊明文，亦复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为冠絕。

(一)这里删去了四节：一节談乱世「君臣无常分」，代君作檄文，不要駡得过火；一节談他的「家世文章」；两节談封建避諱。

(二)顏之推(五三一——？)、字介。先仕梁，后仕北齐北周，卒於隋。北齐书文苑傳有傳。所作家訓共二十篇。

(三)自东方曼倩到刘歆，都是西汉文学家。曼倩名朔。王褒曾为压制和通寡妇的僮奴作僮約，楊雄曾为贊揚王莽作剧秦美新。

(四)自傅毅到蔡伯喈，都是东汉文学家。趙元叔名壹，馮敬通名衍，馬季長名融，蔡伯喈名邕。

(五)自吳質到丁廙，除杜篤是东汉文学家外，都是三国时文学家。

(六)自阮籍到潘岳，都是晉代文学家。

(七)顏延年、謝灵运、宋时文学家。王元長、謝玄暉、齐时文学家。元長名融，玄暉名朓。玄、原避諱作「元」，今改正。

(八)誂擎、ㄊㄧㄠ ㄅㄧㄝ。趙曦明注：誂「相呼誘也」。案：誂擎和挑弄，戏侮的意思略同。

(九)邢、魏、指下面說到的邢子才和魏收，都是北齐文学家。

(一〇)汉书楊雄傳：王莽「旣以符命自立，欲絕其原」。甄尋和刘棻献符命，王莽殺戮尋及其父甄丰，放逐棻及其父刘歆。这时，楊雄正在天祿閣校书，因刘棻賞从学奇字，恐連及，「自投下，几死」。

(一一)桓譚以楊雄胜老子，見汉书楊雄傳贊，本书选录。

(一二)葛洪以楊雄方仲尼，指抱朴子尙博篇以「太玄見蚩於比肩」，和「仲尼不見重於当时」並举，本书亦选录。

(一三)刘歆嘗当面对楊雄說：太玄有何用，「恐后人用覆醬瓿也。」亦見楊雄傳贊。

(一四)刘逖，字子長。北齐书文苑傳有傳。

(一五)沈隐侯，即沈約，卒后謚隐。

(一六)祖孝征，名珽。北齐书卷三十九有傳，北史附父祖瑩傳。「崖傾护石髓」句見何詩未詳。晉书嵇康傳：「康遇王烈，共入山。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为石。」

(一七)丁廙，字敬礼。事見曹植与楊德祖书，本书选录。

(一八)左傳哀十一年：「公孙夏令其徒歌虞殯。」「注：「虞殯，送葬歌曲。」

(一九)汉乐府有薤露蒿里歌，崔豹古今注說是田横自殺后門人伤之而作。

(二〇)指陆机所作挽歌，中有死人自歎之辞。

(二一)二句見詩邶风匏有苦叶篇。卢文弨注「鷕，說文以水切，今讀戶小切。」按戶小切即厂幺。

(二二)二句見詩小雅小弁篇。

(二三)見潘岳射雉賦。

(二四)見詩小雅常棣篇，原作「兄弟孔怀」。

(二五)見詩周南汝墳篇。

(二六)異物志，汉議郎楊孚撰。

(二七)鰲，卢文弨注：「王劳切，亦作螯」。

(二八)庄子天下篇郭象注說：「昔吾未覽庄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环之意，而皆云庄生之言。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听塗說之伤实也。」据知「以惠施之辯为庄周言」，出晉代論者，郭象正据天下篇駁辯，顏之推以为出於郭象，甚誤。

(二九)武烈太子，梁元帝長子蕭方等。

(三〇)鸛軍，春秋时宋軍陣名。左傳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与华氏战於赭丘，郑翩愿为鸛，其御愿为鵞。」注：「鸛、鵞，皆陣名」。日逐，汉时匈奴王。小月，小月氏。趙曦明說：「此殆言燕宋之軍，其与此諸国，皆不相及也。」

(三一)蕭子暉、字景光，梁书附兄蕭子恪傳。宋书朱脩之傳称燕王治黄龙城，汉书西南夷傳有白馬君国。卢子弨說：「隴在西北，黄龙在北，白馬在西南，地皆隔远，水焉得相及？」

(三二)王籍、字文海，梁书文苑傳下有傳。

(三三)憒憒、厂歹，乖戾。

文选序

依四部备要复胡刻本

萧統

式观元始，眇覿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

若夫椎輪为大輅之始，大輅宁有椎輪之質？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詳悉。

尝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賦，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体，今則全取賦名。荀宋(一)表之於前，賈馬(二)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則有「凭虛」「亡是」(三)之作，戒畋遊則有长楊羽獵(四)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魚虫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胜載矣。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鬱之怀靡愬；临淵有「怀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詩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国之音表(五)。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漢中叶，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六)，降将著「河梁」之篇(七)；四言五言，区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体互兴，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业，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八)，季子有「至矣」之歎(九)。舒布为詩，既言如彼；总成为頌，又以若此。

次則箴兴於补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发，图象則讚兴。又詔誥敎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誌状，众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为悅目之翫。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監撫余閑，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覽辞林，未尝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詞

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飞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

若賢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一〇)，仲連之却秦軍(一一)，食其之下齐国(一二)，留侯之发八难(一三)，曲逆之吐六奇(一四)。盖乃事美一时，話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辞采，序述之錯比文华，事出於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於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各以彙聚。詩賦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一)荀、宋，指荀卿和宋玉。

(二)賈、馬，指賈誼和司馬相如。

(三)張衡的西京賦託称凭虚公子，司馬相如的上林賦託称亡(无)是公。

(四)長楊賦和羽猎賦，都是楊雄作品。

(五)礼記乐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郑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国之音於此之水出也。」参看文賦注（頁八四注一四）。

(六)退，傳，指韦孟，历、傳楚元王、夷王和孙王戊。戊荒淫无道，孟作諫諷詩，去位居鄒，又作在鄒詩，都是四言体。

(七)降将，指李陵，文选載与苏武詩，五言体，中有「攜手上河梁」一句。实系伪託。

(八)吉甫，尹吉甫，周人，所作烝民詩有「穆如清风」一句。見詩大雅。

(九)吳公子季札到魯观乐，为之歌頌，季札讚美說：「至矣哉」！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一〇)看曹植与楊德祖书及注（頁七二注一〇）。

（一一）秦兵圍趙邯鄲，魏王使辛垣衍因平原君劝趙王尊秦为帝。魯仲連說服了辛垣衍，使不再主張帝秦。秦兵知道后，却退五十里。見战国策趙策。

（一二）酈食其說齐王田廣降汉。見史記酈生傳。

（一三）留侯，即張良，发八難劝汉高祖无立六国后。見史記留侯世家。

（一四）曲逆侯，即陈平。史記陈丞相世家載「凡六出奇計」。

陶淵明集序節錄

見陶渊明集卷首，昭明太子集卷四，依陶集四部丛刊本

蕭　統

……有疑渊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跡者也。其文章不羣，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揚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語时事則指而可想，論怀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恥，不以无財为病。自非大賢篤志，与道汚隆，孰能如此者乎！

余爱嗜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校，粗为区目。白璧微瑕，唯在閒情一賦，楊雄所謂劝百而諷一者(一)，卒无諷諫，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二)是可也！並粗点定其傳，編之於录。

尝謂有能讀渊明之文者，馳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祿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三)。此亦有助於风教也。

(一)見汉书司馬相如傳贊，本书选录。

(二)亡，同「无」。

(三)游泰华，指到泰山、华山求仙。柱史，老聃，曾为周柱下史，后归隐。求柱史，指向老聃学隐。

昭明太子集序節錄 見昭明太子集卷首，依四部丛刊本

刘孝綽(一)

……若夫天文以爛然为美，人文以焕乎为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遊雕虫之小道。握牘持笔，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风飞雷起。至於宴遊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极連篇；七言致拟，見諸文学；博奕兴詠，並命从游；书令視草，銘非潤色；七(二)穷煒燁之說，表极远大之才；皆喻不备体，詞不掩义，因宜适变，曲尽文情。

竊以属文之体，鮮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劝其修今；伯喈若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坚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三)之碑，犹閎类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独善众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报箋(四)，卞兰献頌，(五)犹不足以揄揚著述，称贊才章，况在庸臣，曾何彷彿？然承华肇建，濫齿时髦，居陪出从，逝将二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极；同夫观海，莫际波瀾，但職官书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为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杜茂，与天地而偕长；壯思英詞，随岁月而增廣。如其后录，以俟賢臣。

(一)刘孝綽（四八一——五三九），参預文选編輯。据梁书本傳，「昭明太子好士爱文」，最被重視的是刘孝綽。許多人都希望能撰录太子的文章，但「太子独使孝綽集而序之。」

(二)七，文体名，文选有「七」类。

(三)長卿，司馬相如字。少孺，枚皋字。子渊，王褒字。子云，楊雄字。孔璋，陈琳字。伯喈，蔡邕字。孟坚，班固字。士衡，陆机字。

(四)王朗，三国时魏人，魏志有傳。大概作有报曹丕箋的文已佚。全三国文卷二十二輯存与魏太子书，只几句，未必即指此，但据此知确与曹丕有书箋往还。这里系以曹丕比蕭統。

(五)卞兰，曹丕母侄。魏志卞皇后傳称「少有才学」。注引魏略說：「兰献賦贊述太子（曹丕）德美，太子报曰：『賦者，言事类之多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賦，岂吾实哉？……』」。

雕虫論並序 依全梁文卷五十三(一)

裴子野(二)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行(三)幸讌集，輒陈詩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应詔焉。於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飾，雕虫之艺，盛於时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

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詩，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芳芬，楚辞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儔，棄指归而无执。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邕(四)等之俳优，楊雄悔为童子(五)。聖人不作，雅郑誰分！其五言为家，則苏李自出，曹刘偉其风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称彼顏謝，箴繡鞶帨(六)，无取庙堂。宋初迄於元嘉(七)，多为經史。大明(八)之代，实好斯文。高材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

自是閭閻少年，貴游总角，罔不擯落六艺，吟詠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謂章句为专魯。淫文破典，斐尔无功。无被於管絃，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約，隐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九)风也。若季子聆音，則非兴国(一〇)；鯉也趋室，必有不敢(一一)。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

(一)全梁文系根据文苑英华卷七四二，通典卷十六。通典列选举四，雜議論上，无題。

(二)裴子野，(四六七——五二八)字几原，文学家兼史学家。著有文集十四卷，宋略二十卷，已佚，全梁文有輯存。

(三)文苑英华无「行」字。

(四)蔡邕，文苑英华作「蔡应」。蔡应，未詳；蔡邕在何处說頌等於俳优，亦未詳。

(五)見法言吾子篇，本書選录。

(六)楊雄法言寡見篇：「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繡其鞶帨。」李軌注：「鞶，大带也。帨，佩巾也。」

(七)元嘉，宋文帝年号，当公元四一七——四五三年。文苑英华誤作「元寿」。

(八)大明，宋武帝年号，当公元四五七——四六四年。

（九）文苑英华无「遺」字。

（一〇）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到魯观听各国乐歌，对有的說「哀」，有的說「亡」，有的說「国未可量」，有的說可以繼周而王天下（「其周之旧乎」）。

（一一）鯉、孔子之子。論語載他常常趋庭問教，孔子告以学礼、学詩、学周南召南。敢、通典作「敦」。

与湘东王書(一)

見梁书卷四十九文学傳上，庾肩吾傳，依乾隆殿版本

蕭綱(二)

吾輩亦无所遊賞，止事披閲。性既好文，时复短詠。虽是庸音，不能閣笔；有慚伎癢，更同故态。此見京师文体，懦鈍殊常，竞学浮疏，爭为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騷。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誥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秋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近则楊、馬、曹、王，远则潘、陸、顏、謝，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賢可称，则今体宜棄；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許。

又时有效謝康乐(三)裴鴻臚(四)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謝则不屈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絕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馳臆断之侶，好名忘实之类，方分肉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五)，入鮑忘臭，效尤致禍。决羽謝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傳(六)。故玉徽金銑，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陽春高而不和，妙声絕而不寻(七)。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质。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乡而歎息(八)。詩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无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於此！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无可与語，思吾子建(九)，一共商攉。辯兹清濁，使如涇渭(一〇)；論兹月旦，类彼汝南(一一)。朱丹既定，雌黄有别。夫怀鼠知慚(一二)，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将(一三)；同彼盜牛，遙羞王烈。(一四)相思不見，我劳如何！

(一)梁书在引此书以前，指出寫作的背景說：「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轉拘声韻，弥尚丽靡，复踰於往时。时太子（蕭綱）卽湘东王书論之曰」云云。按湘东王及梁元帝蕭繹。

(二)蕭綱，即梁簡文帝。

(三)謝康乐，即謝灵运，也即謝客，康乐是封爵，客兒是小名。

(四)裴鴻臚，即雕虫論作者裴子野，曾做鴻臚卿。

(五)郤克，春秋时晉人，是一个跛子。邯鄲，在古代是有名的能行善走的地方。庄子秋水篇：「子独不聞寿陵余子之学行於邯鄲欤？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逞郤克於邯鄲」，意思是說学謝师裴，就像硬叫跛子学步一样，一定不会有成就。

(六)刘盼遂教授函告：「决羽」义同「較射」，「伏膺」义同「摩拟」，「两唐」当是「两廡」之訛。孔子弟子三千人，除升堂入室者外，后人統列入廊廡之目。如鍾嵘詩品在曹植条誌：「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这里的意思是說：和謝灵运較射，等同三千弟子的詩人怎能及得上？摩拟裴子野，等同廊廡門人的文人又不能得其心傳。

(七)文选卷四十五載宋玉對楚王問一文，其中引列这样一个故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屬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屬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屬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屬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八)刘盼遂教授函告：战国策秦策三：「郑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怀璞过郑賈曰：『欲买朴乎？』郑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既以鼠为璞，所以眞正「握瑜怀玉之士」，势必「瞻郑邦而知退」。庄子逍遙遊篇：「宋人資章甫而适諸越，越人断髮文身，无所用之。」閩越通称，所以这里以閩代越。既当閩越之乡断髮文身，所以「章甫翠履之人」，只有望而歎息。章甫，殷时冠冕。按篇中强調吟詠情性，反对宗經学史，則郑邦或指郑风，亦未可知，但閩乡不可解。书此請讀者研索。

(九)吾，原作「言」，依百衲本校改。子建，曹植字，这里系以曹植比蕭繹。

(一〇)詩邶风谷风：「涇以渭濁」。涇，渭，二水名。毛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一一)后汉书許劭傳：「劭与(許)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乡党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均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一二)用注(八)引周人怀鼠而謂为璞的故事。

(一三)后汉书許劭傳：「許劭，字子将。……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阳令归，車徒甚盛。將入郡，乃謝遣宾客曰：『吾輿服岂可使許子将見？』遂以单車归家。」(管雄刘盼遂两同志先后告知)

(一四)三国志魏志王烈傳(附管宁傳)注引先賢行狀：「国中有盗牛者，牛主得之，盗者曰：『我邂逅迷惑，从今以后，将为改过，子既以赦宥，幸无使王烈聞之。』」

金楼子立言篇二則(一)

依知不足斋丛书鲍廷博校本

蕭繹(二)

諸子兴於战国，文集盛於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敍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煩簡牘，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翹足志学，白首不徧。或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删整蕪秽，使卷无瑕玷，覽无遺功，可謂学矣。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而优則仕，仕而优則学，古人之风也。修天爵以取人爵，获人爵而棄天爵，末俗之风也。古人之风，夫子所以昌言。末俗之风，孟子所以扼腕。然而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师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於辞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学。至如不便为詩如閻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笔。吟詠风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於通变，質於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之流，亦足可貴(三)。笔退則非謂成篇，进則不云取义，神其巧惠，(四)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会，情灵摇蕩。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異。至如彖、繫、风、雅、名、墨、农、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五)，李言七略(六)，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称情切(七)，故知为文之难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观其辞致側密，事語坚明，意匠有序，遺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徧观文士，略尽知之。至於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过足以补尤。任彥升(八)甲部闕如，才长笔翰，善緝流略，遂有龙門之名，斯亦一时之盛。夫今之俗，搢紳稚齿，閭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貴。用百家則多尚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龙首豕足，随时之义；牛头馬髀，彊相附会。事等張君之弧(九)，徒观外澤；亦如南阳之里，难就窃檢矣(一〇)。射魚指天，事徒勤而靡获；(一一)适郢首燕，馬虽良而不到。(一二)夫挹酌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也。是故言顧行，行顧言。原憲(一三)云：「无財謂之貧，学道不行謂之病。」末俗学徒，頗或異此。或假兹以为伎术，或狎之以为戏笑。若謂为伎术者，犁靬眩人皆伎术也；若以为戏笑者，少府斗获皆戏笑也。未聞彊学自立，和乐慎礼若此者也。口談忠孝，色方在於过鴻；形服

儒衣，心不則於德义。既弥乖於本行，实有长於澆风。一失其源，則其流已远。与其不陨获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畏君王，不累长上，不聞有司者，何其相反之甚！

銘頌所称，兴公(一四)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一五)学，尚云贊頌相似；陸机鉤深，犹称碑賦如一。楊泉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独不賦蚕，乃为蚕賦(一六)。是何言与？楚兰陵荀况有蚕賦，近不見之，有文不如无述也。

(一)立言篇原分上下两篇，这里选录的三則，前一則出於上篇，后二則出於下篇。

(二)蕭繹，卽梁元帝。

(三)前边說「今之学者有四」，这里只举学、笔和文三种。既說「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於变通，質於心用」；又說「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辯經义之宗旨，徒能楊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文字未免重复，意义也不契合。反复研究，很怀疑上一种是儒，「学者」二字是「儒者」之誤。「博穷子史」上有「今之儒」三字，很怀疑「今」字下脫落了說明儒者特質的几句，「之儒」上还当有「謂」字。文和笔源於古代的文，儒和学源於古代的儒。

(四)刘师培說：「惠、慧、古通」（見中古文学史第二課）。

(五)卜、指卜子夏，梁时人一般認为毛詩序是卜子夏作的，文选就繫於卜子夏名下。文里談到詩的「四始」，本书选录。

(六)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分为六艺略、諸子略、詩賦略、兵书略、術数略和方技略，另有輯略未录。这里說「李言七略」，不知何据，疑「李」字是「刘」字之誤。

(七)鮑廷博校說：「案原本作哨叨，謹据太平御覽校改。」

(八)任彥昇、名昉，梁时文学家。

(九)張君之弧，未詳。

(一〇)后汉书刘隆傳：「时天下墾田多不以实，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怨嗟，遮道号呼。时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陈留吏牘上有书，視之云，『潁川弘农可問，河南南阳不可問。』」帝問

「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問」？明帝在側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按本文称「南阳之田」，即指田畢而言。又此条系刘盼遂同志告知。

（一一）呂氏春秋知度篇：「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猶困，而况俗主乎？」

（一二）战国策魏策四：季梁告魏王說：「今者臣未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虽良，以非楚之路也。』曰，『吾用（資財）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按本文作「适郢首燕」，郢，楚都，燕国偏北。

（一三）原宪，孔子弟子。

（一四）兴公，当指孙綽。晋书本傳說：「字兴公。少以文才垂称。於时文士，綽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为碑文，然后刋石焉。」鮑廷博在「兴公而已」句下注說「疑有誤」，大概由於不知兴公是孙綽。按数句又見內典碑林集序。

（一五）碩，原作「所」，依內典碑林集序校改。

（一六）楊泉，字德林，三国时吳人，著有物理論等书。所作蚕賦見艺文类聚卷六十五，全三国文卷七十五。

內典碑銘集林序 見廣弘明集卷二十，依四部从刊本

蕭繹

夫法性空寂，心行处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鶚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将謝，青树已列。是宜全牒，方寄銀身。自象教东流，化行南国。吳主至誠，历七霄而光曜；晉王画象，經五帝而弥新。次道、孝伯、嘉宾、玄度(一)、斯数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归心屈於談論。銘頌所称，兴公而已。

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学，尙云讚頌相似；陆机鉤深，犹聞碑賦如一(二)。唯伯喈作銘，林宗无媿(三)，德祖(四)能誦，元长(五)善书，一时之盛，莫得系踵。况般若玄淵，眞如妙密，触言成累，系竟非眞，金石何书，銘頌誰闡！然建塔記功，招提立寺，或兴造有由，或誓愿所記。故鐫之立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应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称印手。高座擅名，預伊师之席；道林見重，陪飞龙之座。峨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邓之哲，昭哉史册，可得而詳。故碑文之兴，斯焉尙矣。

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屬詞之体或異。但繁則伤弱，率則恨省，存华則失体，从实則无味。或引事資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牵課；或翻复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随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华，无以間也。予幼好雕虫，长而弥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怀著述。譬諸法海，无让波瀾；亦等須弥，同归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与。倘未詳述，随而足之。名为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将来君子，或裨观見焉。

(一)次道、孝伯、嘉宾、玄度，皆未詳。晉人郗超字嘉宾，晉书卷六十七附郗鉴傳，伏滔字玄度，晉书文苑傳有傳，不知是否即此二人？

(二)自「銘頌所称」至此，又見前文金楼子立言篇三則。

(三)伯喈，蔡邕字。林宗，郭泰字，举有道，称有道先生。后汉书郭泰傳：「蔡邕謂卢植曰：『吾乃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

按郭有道碑文，今存蔡邕集，又見文选。

(四)德祖，当即和曹植討論辞賦文章的楊脩。

(五)元長，当指永明体詩人王融。

宋書謝灵运傳論

見宋书卷六十七，文选卷五十，依宋书乾隆殿版本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灵，含五帝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於中，則歌詠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謳謠，紛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气怀灵，理无或異；然則歌詠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后，英辞潤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刘向、楊、班、崔、蔡(一)之徒，異軌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蕪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二)艳发，文以情变，絕唱高蹤，久无嗣响。至於建安(三)，曹氏基命，二(四)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亦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班固(五)长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气質为体，並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制相詭。降及元康(六)，潘陸特秀，律異班賈，体变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响(七)，采南皮之高韻(八)。遺风余烈，事极江左。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九)，为学穷於柱下(十)博物止乎七篇(一一)，馳騁文辞，义殫(一二)乎此。自建武(一三)暨於义熙(一四)，历载将百，虽綴(一五)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一六)，託意玄珠(一七)，遒丽之辞，无聞焉尔。仲文(一八)始革孙許(一九)之风，叔源(二十)大变太元(二一)之气。爰逮宋氏，顏謝騰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范后昆。

若夫敷衽論心，商搉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暢，由乎玄黄律呂，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二二)节，若前有浮声，則后須切响。一簡之內，音韻尽殊，两句之中，輕重悉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历賞，子建「函京」之作(二三)仲宣「霸岸」之篇(二四)子荆「零雨」之章(二五)正长「朔风」之句(二六)，並直举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来，此祕未覩(二七)。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与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陸、顏、謝，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来哲。

(一)楊、班、崔、蔡，指楊雄、班固、崔駰、蔡邕。

(二)平子、張衡字，东汉科学家、文学家。
(三)建安、汉献帝年号，当公元一九六——二一九年。
(四)二祖、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文选作「三祖」，再加魏明帝曹叡。
(五)文选作二班。指班固及其父班彪。
(六)元康、晋惠帝年号，当公元二九一——二九九年。
(七)汉代的梁孝王，在封地大梁城，建筑宫室，連至城东三十里的平台，招待四方才士，像鄒阳、枚乘、司馬相如等辞賦家都往遊宴寫作。事載汉书文三王傳，「平台逸响」指他們的辞賦风格。
(八)曹丕曾偕同吳質阮瑀等人共遊南皮，与朝歌令吳質书特别提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南皮高韻」指他們的詩賦风格。
(九)振、文选作「扇」。
(一〇)柱下、指老子，因老子曾为周柱下史，
(一一)七篇、指庄子，因庄子书內篇七篇系庄子寫作。
(一二)殚、原作「单」，依文选校改。
(一三)建武、晋元帝年号，当公元二一七年。
(一四)义熙、晋安帝年号，当公元四〇五——四一九年。
(一五)綴、文选作「比」。
(一六)上德、又是指老子。老子第三十八章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一七)玄珠、又是指庄子。庄子天地篇說：「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崐崙之丘，而南望还归，遺其玄珠」。
(一八)仲文、姓殷。
(一九)孙、許、指孫綽和許詢，都是玄言詩人。
(二〇)叔源、謝混。
(二一)太原、晋孝武帝年号，当公元三七六——三九六年。「太元之气」，仍指以孙許为首的玄言詩风。

（二二二）互、文选作「舛」。

（二二三）曹植的赠丁仪王粲詩有这样两句：「从軍度函谷，驅馬过西京。」

（二二四）王粲的七哀詩有这样两句：「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二二五）子荆、孫楚字，他的陟阳候詩有这样两句：「晨风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二二六）正長、王瓚字，他的杂詩有这样两句：「朔风动秋草，边馬有归心。」

（二二七）二句文选作：「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祕未覩。」

南齐書文学傳論贊

南齐书卷五十二，依乾隆殿版本

蕭子显(一)

史臣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运，放言落紙，气韻天成，莫不稟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見殊門，賞悟紛杂。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二)仲治之区判文体(三)，陆机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擿句褒貶(四)，顧延图写情兴(五)，各任怀抱，共为权衡。

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異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吟詠規范，本之雅什；流分条散，各以言区。若陈思「代馬」羣章(六)，王粲「飞鸞」諸制(七)，四言之美，前超后絕。少卿离辞(八)，五言才骨，难与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九)；「飞館玉池」，魏文之副篆(一〇)。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云(一一)巨副，升堂冠冕，張左(一二)恢廓，登高不継，賦貴披陈，未或加矣。显宗之述傅毅(一三)，簡文之摛彥伯(一四)，分言制句，多得頌体。裴頠內侍(一五)，元規凤池(一六)，孔璋(一七)以来，章表之选。孙綽之碑，嗣伯喈之后(一八)；謝庄之誄，起安仁之塗(一九)；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二〇)，以多称貴，归庄为允。王褒僮約(二一)，東晢发蒙(二二)，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制，独秀众品。

习玩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論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異。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許詢极其名理。仲文(二三)玄气，犹不尽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二四)后出，咸亦标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論，略有三体：一則启心閑繹，托辞华曠，虽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則緝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二五)，应璩指事(二六)，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則发唱惊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艳，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鮑照之遺烈也。

三体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傳，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杂以风

諸，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輪扁斲輪，言之未尽(三七)，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实相妨，談家所习，理胜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夺，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学亚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而春。

(一)蕭子显，字景阳，梁时史学家兼文学家。南齐书外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已佚。

(二)子桓，曹丕字。「品藻人才」指典論論文的評論建安七子。

(三)仲治，摯虞字。「区別文体」指文章流別志論的分析各体文章。

(四)張眎，未詳。他的「擿句褒貶」已佚。

(五)顏延，顏延之省称。他的庭誥中有論文的話，不过現已殘缺，本书选录二則。

(六)曹植朔风詩五首，都是四言体。第一首有「愿騁代馬，倏忽北徂」二句。

(七)王粲贈蔡子篤詩，贈士孫文始，贈文叔良及为潘文則作的思亲詩，都是四言体。贈蔡子篤詩有「翼翼飞鸞，載飞載东」二句。

(八)少卿，李陵字「离辞」指与苏武詩，但实系伪作。

(九)平子，張衡字。「桂林湘水」指所作四愁詩四首。第二首說：「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

(一〇)玉台新詠載曹丕燕歌行二首，七言体，其中的一首也載於文选。但都无「飞館玉池」四字，疑本来不只二首，有「飞館玉池」四字的一首已經散失了。

(一一)卿，云，指長卿司馬相如，子云揚雄。

(一二)張，左，指張衡，左思。

(一三)后汉书傅毅傳：「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頌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頌十篇奏之。」原文佚，全后汉文卷四十三輯存数句。

(一四)彥伯，袁宏字。晋书文苑傳：「宏見汉时傅毅作显宗頌，辞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文已佚。

(一五)裴頠，字逸民，曾官散騎常侍，迁侍中，拜尚书。晋书本傳：「每受一职，未尝不殷勤固託，表疏十余上。」所作託表，今全亡，全晋文卷三十三輯存辞专任門下事表及託吏部尚书表二句。

(一六)元規、庾亮字。晉明帝以为中书监，亮上书辞訨，表存晉书本傳及文选卷三十八。风池、即凤凰池，指中书。晉书荀勖傳，自中书监除尙书令，人賀之，荀勖說：「夺我凤凰池，諸君何賀邪？」通典职官典，中书省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故称。

(一七)孔璋、原作「子章」，疑系殘毁。孔璋、陈琳字。曹丕典論論文說：「琳瑀之章表书記，今之雋也。」又与吳質书說：「孔璋章表殊健。」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篇也說：「琳瑀章表，有譽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

(一八)孫綽、字兴公，看金楼子立言篇三则注(頁一二九注一四)。伯喈、蔡邕字。

(一九)謝庄、字希夷。文选收所作宋孝武宣貴妃誄。安仁、潘岳字，以誄文哀文著称，文选收所作夏侯常侍誄、馬汧督誄和哀永逝文。

(二〇)顏延、顏延之。楊瓚指所作阳給事誄，文选收录。瓚、阳給事名。楊文选及宋书索虜傳作「阳」。馬督、指潘岳的馬汧督誄。

(二一)王褒、字子渊，西汉辞賦家。所作僮約載古文苑卷十七、全汉文卷四十二。

(二二)束皙、字廣微，晉人。著有发蒙記一卷，已佚，全晉文卷八十七輯存两节。

(二三)仲文、殷仲文。

(二四)休、鮑，指湯惠休和鮑照。

(二五)傅咸、字長虞，傅玄子。五經指所作孝經詩、論語詩、毛詩詩、周易詩、周官詩。春秋正义提到傅咸七經詩，全晉詩除上列五經詩外，还有左傳詩。

(二六)应璩、字休璉，应瑒弟。指事指所作百一詩，原来有一百数十首，現存三首，見全三国詩卷三，文选卷二十一录一首。

(二七)庄子天道篇載輪扁說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应於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与沈約書(一) 見南齐书文学傳陸厥傳，南史卷四十八，依南齐书殿版本

陸　厥(二)

范詹事(三)自序：「性别宮商，識清濁，特能适輕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尚书(四)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祕未覩，或闇与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无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弥远。大旨鈞使，宮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則后須切响。一簡之内，音韻尽殊；两句之中，輕重悉異。」辞既美矣，理又善焉。

但觀历代众賢，似不都闇此处，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的玄黄，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闇与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辞章調韻者，虽有差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

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五)，士衡所以「遺恨終篇」。(六)既曰「遺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执其詆訶，便謂合理为闇，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为遺恨邪？

自魏文属論，深以清浊为言；刘楨奏书，大明体势之致(七)。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顚之說，兴玄黄於律吕，比五色之相宜，苟此祕未覩，兹論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八)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为言，則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闇，何独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时異，古今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义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

长門上林(九)，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一〇)，便成二体之作。孟堅精整，詠史无亏於「东主」(一一)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凭虛」(一二)。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楊修敏捷，暑賦弥日不献(一三)。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宮商律吕，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覺」也。

(一)南齐书敍陸厥与沈約书背景說：「永明末，盛为文章。吳兴沈約，陈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声韻。沈等文皆用宮

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为永明体。沈約宋书謝灵运傳后又論宮商。厥与約书曰」云云。南史略同。

(二)陆厥，字韓卿。南齐书列文学傳，南史附陆慧曉傳。

(三)范詹事，范曄，曾官太子詹事。引語見书獄中与諸甥姪书，本书选录。

(四)「尙书」上原有「沈」字依南史校删，指沈約。引語見宋书謝灵运傳論，本书选录。

(五)子建，曹植字。「好人譏彈」，見本书选录的与楊德祖书。

(六)士衡，陆机字。「遺恨終篇」，見本书选录的文賦。

(七)刘楨論文的奏书已佚。文心雕龙风骨篇引他說：「孔氏卓卓，信含異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定势篇引他說：「文之体指实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

(八)临淄，曹植，曾封临淄侯。引語也見本书选录的与楊德祖书。

(九)長門賦，上林賦，都是司馬相如的作品。

(一〇)洛神賦，曹植作。池雁，也应当是曹植的作品，但他的集子不載，想已亡佚。

(一一)孟坚，班固字。詠史詩，見詩記，全汉詩等书。「东主」，指东都賦，因开始即托称东都主人。

(一二)平子，張衡字。羽猎賦，殘存全后汉文卷五十四。「凭虛」，指西京賦，因开始即託称凭虛公子。

(一三)楊脩作暑賦弥日而不献，見本书选录的答临淄侯牋。

答陸厥書

見南齐书文学傳陸厥傳，南史卷四十八，依南齐书殿版本

沈約

宮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別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於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經用之於怀抱，固无从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一)耶？此盖曲折声韻之巧，无当於訓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壯夫不为」。

自古辞人，岂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虽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声曲，則美恶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二)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則律呂自調，六情滞則音律頓舛也。士衡虽云「炳若縟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韻与不韻，复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三)，老夫亦不尽辨此。

(一)「何」字原无，据南史校补。
(二)子野，师曠字，春秋时晋国乐师。
(三)詳文賦注（頁八四注一五）。

四声指归(一) 見文鏡秘府論天卷，依富晋书社影古抄本

刘善經

經案陸士衡文賦云：「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屢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二)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又云：「丰約之裁(三)，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辞輕，或襲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四)。譬犹儛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絃而遣声。」文体周流，备於兹賦矣。陆公才高价重，絕世孤出，实辞人之龜鏡，固难得文名焉。至於四声条貫，无聞焉尔。

李充之制翰林，褒貶古今，斟酌病利，乃作者之师表。摯虞之文章志，区別优劣，編輯胜辞，亦才人之苑囿。其於輕重巧切之韻，低昂曲折之声，並闕之胸怀(五)，未曾开口。

縱复屈宋奋飞於南楚，楊馬馳騖於西蜀，或昇堂擅美，或入室称奇，爭日月之光，竦陵云之气。敬通平子，分路揚鑣。武仲孟坚，同塗竞远。曹植、王粲、孔璋、公干之流，潘岳、左思、士龍、景阳之輩，自詩騷之后，晉宋已前，杞梓相望，良亦多矣。莫不揚藻敷萼，文美名香，飀彩与錦肆爭华，发响共珠林合韻。然其声调高下，未会当今，脣吻之間，何其滯歟！

夫四声者，无响不到，无言不摄，总括三才，苞籠万象。刘滔(六)云「虽复雷霆疾响，虫鳥殊鳴，万籟爭吹，八音遞奏，出口入耳，触身动物，固无能越也。」唯当形声之外，言語道断，此所不論，竟蔑聞於終古，独見知於季代，亦足悲夫。虽师曠調律，京房改姓(七)，伯喈之出变音(八)，公明之察鳥語(九)，至於此声，竟无先悟。且詩书礼乐，聖人遺旨，探賾索隱，亦未之前聞。

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譜論，云起自周顒。故沈氏宋书謝灵运傳論(10)云：「五色相宜，八音协暢，玄黃律呂，各名适物宜。故使宮羽相变，低昂舛节，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一簡之內，音韻尽殊；两句之中，輕重悉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历賞，子建『函谷』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並直(一一)岸胸怀，非(一二)傍經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刘滔亦云：「得者闇与理合，失者莫識(一三)所由，唯知齟齬难(一四)安，未悟安之有术。若『南国有佳人，夜半不能寐，』岂用意

所得哉？」

蕭子显齐书云：「沈約、謝朓、王融，以气类相推，文用宫商，平上去入为四声。世呼为『永明体』(一五)。」然則蕭賾(一六)永明元年，即魏高祖孝文皇帝太和之六年也。

昔永嘉(一七)之末，天下分崩，关河之地，文章殄灭。魏昭成道武之世(一八)，明元太武之时(一九)，經营四方，所未遑也。虽复网罗俊乂(二〇)，献納左右，而文多古质，未营声調耳。及太和任运，志在辞彩，上之化下，风俗俄移。故后魏文苑序云：「高祖馭天，銳(二一)情文学。盖以頡頏汉徹，掩跨曹丕，气远韻高，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辞罕淵原，言多胸臆，練古雕今，有所未値。至於雅言丽則之奇，綺合繡联之美，眇历年岁，未聞独得。既而陈郡袁翻，河內常景，腕拔疇类，稍革其风。及肃宗御藩(二二)，文雅大盛。孔子曰：『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才难不其然乎？』从此之后，才子比肩，声韻抑揚，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諷成羣。及徙宅鄴中，辞人間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韻偕金石者，岁以千数，海內莫之比也。郁哉煥乎，於斯为盛。」(二三)乃甕牖絕樞之士，綺襦紈袴之重，习俗已久，漸以成性。假使对宾談論，听訟断决，运笔吐辞，皆莫之犯。

又吳人刘勰著雕龍篇云(二四)云：「音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韻离句其必暌。沈則响发如断，飞則声飈不还。並鹿盧交往，逆鱗相批。迕其际会，則往謇来替，其为疹病，亦文家之吃也。」又云：「声画妍蚩，寄在吟詠，滋味流於下句，风力穷於和韻。異音相愼(二五)，謂之和，同声相应謂之韻。韻气一定，余声易遣；和体抑揚，故遺响难契矣。」此論理到优华，控引弘博，計其幽趣，无以間然。但恨連章結句，时多涩阻，所謂能言之者也，未必能行者也。

潁川鍾嶸之作詩評，料簡次第，議其工拙，乃以謝朓之詩，「末句多謇」，降为中品。侏儒一节，可謂有心哉(二六)。又云：「但使清濁通流(二七)，口吻調和，斯为足矣。至於平上去入，余病未能涇渭。」嶸徒，見口吻之为工，不知調和之有术。譬如刻木为鳶，搏风远飏，見其抑揚天路，騫翥烟霞，咸疑羽翮之行然，焉知王尔(二八)之巧思也？四声之体調和，此其効乎。除四声已外，别求此道，其犹之荆者而北魯燕(二九)，虽遇牧馬童子，何以解鍾生之迷哉？复云「余病未能！」观公此病，乃是膏肓之疾，糾使华陀集葯，鶣鵲投針，恐魂岱宗，終难起也。

嵘又称「昔齐有王元长者，尝謂余曰：宫商与二仪俱生，行古詩人，不知用之，唯范曄、謝公頗識之耳。」今讀范侯讚論，謝公賦表，辞气流靡，罕有挂碍。斯盖独悟於一时，为知声之創首也。

略阳王斌撰五格四声論(三〇)，文辞郑重，体例繁多，剖析推研，忽不能别矣。」

魏定州刺吏甄思伯(三一)，一代偉人，以为沈氏四声譜，不依古典，妄自穿鑿，乃取沈君少时文詠犯声处以詰难之。又云：「若計四声为紐，則天下众声无不入紐，万声万紐，不可止为四也。」

經以为三王異礼，五帝殊乐，質文代变，損益随时，岂得胶柱調瑟、守株伺兎者也。古人有言：「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易曰：「一开一闔謂之变，往来无穷謂之道。」甄公此論，恐未成变通矣。且夫平上去入者，四声之总名也，征整政隻者，四声之实称也。然則名不离实，实不远名，名实相凭，理自然矣。故声者逐物以立名，紐者因声以轉注(三二)。万声万紐，縱如来言，但四声者譬之軌轍，誰能行不由軌乎？縱出涉九州，巡遊四海，誰能入不由戶也。四声总括，义在於此。

經数聞江表人士說梁王蕭衍不知四声，尝从容謂中領軍朱异曰：「何者名为四声？」异答云：「天子万福即是四声。」衍謂异「天子寿考岂不是四声也？」以蕭主之博洽通識，而竟不能辨之！时人咸美朱异之能言，歎蕭主之不悟。故知心有通塞，不可一概論也。今尋公文詠，辞理可观，但每触籠网，不知迴避，方驗所說，非凭虛矣。

沈氏答甄公論云：「昔神农重八卦，无不純立四象。象无不象，但能作詩无四声之患，則同諸四象。四象既立，万象生焉；四声既周，羣声类焉。經典史籍，唯有五声，而无四声。然則四声之用，何伤五声也？为声者，宫商角徵羽，上下相应，則乐声和矣；君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則国家治矣。作五言詩者，善用四声，則諷詠而流靡；能达八体，則陆离而华洁。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廢。昔周孔所以不論四声者，正以春为阳中，德澤不偏，即平声之象；夏草木茂盛，炎熾如火，即上声之象；秋霜凝木落，去根离本，即去声之象；冬天地閉藏，万物尽收，即入声之象。以其四时之中含有其义，故不标(三三)出之耳。是以中庸云：『聖人有所以不知，匹夫匹妇犹有所知焉，』斯之謂也。」

魏祕书常景为四声讚曰：「龙图写象，鳥跡摛光，辞溢流徵，气靡輕商。四声发彩，八体含章。浮景玉□(三四)，妙响金鏘。」虽章句短局，而气调清远，故知变风俗下，岂虚也哉？

齐僕射阳休之，当世之文匠也，乃以音有楚夏，韻有訛切，辞人代用，今古不同，遂辨其尤相涉者五十六韻，科以四声，名曰韻略(三五)。制作之士，咸取則焉，后生晚学，所賴多矣。

齐太子舍人李季节(三六)，知音之士，撰音譜决疑。其序云：「案周礼，凡乐圜鈡为宮，黄鈡为角，大簇为徵，姑(三七)洗为羽，商不合律，盖与宮同声也。五行則火土同位，五音則宮同律，闇与理合，不其然乎？呂靜之撰韻集，(三八)，分取无方；王征之制鴻宝，(三九)詠歌少驗。平上去入，出行閭里，沈約取以和(四〇)声之律呂相合。窃謂宮商徵羽角，即四声也。羽讀如括羽之羽，亦之和同以拉羣音，无所不尽，岂其藏埋万古，而未改於先悟者乎？」經每見当还世(四一)文人論四声者众矣，然其以五音配偶，多不能諧，李氏忽以周礼証明商不合律，与四声相配，便合恰然悬同，愚謂鍾蔡(四二)以还，斯人而已。

(一)隋书經籍志載刘善經撰四声指归一卷、旧唐书經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不載，知早已散失。八九世紀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剛（七七四——八三五）曾来中国，所撰文鏡祕府論，大体是逐录的中国人的著作。就中四声論一篇，現在的日本汉学家鈴木虎雄曾指出就是刘善經的四声指归（文鏡祕府論校勘記）。文章的一开始标「經案」，不标「剛案」，篇中亦然，知鈴木虎雄的指出很对。刘善經，隋时人，隋书文学傳有傳。依时代应列在隋唐一卷。但音律是南北朝时的学說，文中引列的也都是南北朝时的言論，所以提前放在沈約陆厥的文章后面。

(二)「暨」字原重，依日本书籍經类版行所本及文賦校改。

(三)栽，原作「齐」，依版行所本及文賦校改。

(四)文賦原文，此下多「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两句。

(五)「声」及「並閟之」四字原脫，依版行所本校补。

(六)刘滔，未詳。文鏡祕府論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引論上尾、蜂腰及傍紐、正紐各病。梁有刘縚，見梁书刘昭傳，未必即一人。

(七)京房，西汉时人。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見汉书卷七十五本傳。

(八)伯喈，蔡邕字。后汉书本傳：「妙操音律。」

(九)公明，管輅字。三国志本傳載：有鳩鳥在郭恩家梁头鳴甚悲，輅說：「当有老公从东方来，攜豚一头，酒一壺。主人虽喜，当有小故。」明日，果有客，而女中箭流血。注引別傳：「义博从輅学鳥鳴之候。」

(一〇)「傳論」二字原无，版行所本同，疑系脫漏，兹依宋书及文选校补。参彼篇及注釋。

(一一)直，原誤作「宜」，版行所本同，据宋书及文选校改。

(一二)非，原誤作「作」，版行所本同，据宋书及文选校改。

(一三)識，原作「誠」，版行所本同，疑形近而誤。

(一四)难，原作「虽」，版行所本同，疑系形誤。

(一五)見南齐书文学傳陆厥傳。永明，齐武帝年号，当公元四八三——四九三年。

(一六)賾，原作「頤」，版行所本作「頋」，疑皆因形近而誤。蕭賾，齐武帝姓名。

(一七)永嘉，晉怀帝年号，当公元三〇七——三一二年。

(一八)昭，原作「照」，版行所本同，兹依魏书文苑傳序校改。昭成、道武，皆魏帝。昭成当公元三四七——三八五年，道武当公元三八六——四〇八年。

(一九)明元，太武，亦皆魏帝。明元当公元四〇九——四二三年，太武当公元四二四——四五二年。

(二〇)自「永嘉之末」至此，大体出魏书文苑傳序。俊，版行所本作「后」，据文苑傳序，作「俊」是。乂，原作「民」，版行所本同，兹依文苑傳序校改。

(二一)「銳」上原多一「鏡」字，版行所本同，疑形近誤衍。

(二二)藩，原作「潘」，疑系殘燬。版行所本作「曆」，費解。魏书文苑傳序作「肅宗历位。」肅宗，孝明帝当公元五一六——五二八年。

(二三)按魏书考証，文苑傳「魏收书闕，后人所补。」这里引文依据原书，是否止此不可知，姑以意划断。

(二四)此下引文，見文心雕龙声律篇。

(二五)愼，作「順」解，文心雕龙作「順」。

(二六)詩品評班婕妤詩說：「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按侏儒，短人。新論道賦篇：「諺曰，侏儒見一节，而長短可知。」那么，意思是說：不必尽窺全貌，只見一节，就知道長短工拙。刘善經在这里的引用，是在說：只就鍾嶸的評謝朓，就可以見出他的詩評（即詩品）是「有心」的著作。

(二七)通，原作「同」，版行所本同，兹据詩品校改。

(二八)王尔，版行所本作王蕭，誤。王尔，古巧匠。傳玄馬先生傳：「虽古公輸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張平子，不能过也。」事蹟待考。

(二九)猶，原作「独」，版行所本同，盖形近而誤。之荆而北魯燕，詳金楼子立言篇三則注（頁一二九注一二）。

(三〇)王斌，齐梁时人。南史陆厥傳：「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声論行於时。」略阳眉端上注一「洛」字，版行所本直作洛阳，因而或为洛阳人。但洛阳於时属北朝，既附見南史陆厥傳，应以略阳人为是。他的五格四声論已佚，除这里的引見外，文鏡祕府論文二十八种病还引及他的論蜂腰、鶴膝和傍紐。

(三一)甄思伯，名琛，魏中山毋极人。魏书有傳。

(三二)「者」「以」二字原脫，据版行所本校补。

(三三)标，原依俗寫作「檦」，版行所本同。

(三四)口，原糢糊不清，版行所本作「死」，不知是否「苑」字？

(三五)顏氏家訓音辞篇：「阳休之造切韻，殊为疎野。」隋书經籍志載楊林之撰韻略一卷，疑「楊林」二字系形誤。

(三六)李季节，原作李节，版行所本同。考顏氏家訓音辞篇：「李季节著音譜决疑，时有錯失。」隋书經籍志載音譜决疑十四卷，李槩撰。疑李槩字季节，此文脫「季」字，否則当作李槩。

(三七)姑，原作沽，版行所本同，疑系形誤。

(三八)呂靜，晋人。所撰韻集六卷，見隋书經籍志，原书佚，馬国翰有輯本，刻入玉函山房輯佚书。

(三九)詩品序：「王微鴻宝，密而无載。」隋书經籍志杂家类載鴻宝十卷，无作者主名。此作王征，「征」「微」形近，未知孰是。

(四〇)和，原作「咊」，版行所本同，俗寫。

(四一)世，原作「此」，版行所本同，疑系形誤。

(四二)鍾，当指鍾嶸。蔡指誰，未詳。

文心雕龍序志篇

見梁书卷五十，文心雕龙卷十，依范文瀾文心雕龙注本

刘　勰(一)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二)，王孙巧心(三)，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縟成体，岂效騶奭之羣言雕龙(四)也？夫宇宙綿邈，黎献紛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飄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於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辨哉。不得已也。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錦，則攀而采之。齿在踰立，則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見也，乃小子之垂梦歟！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郑(五)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經典枝条，五礼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国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画，文繡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訛濫。盖周书論辞，貴乎体要，(六)尼父陈訓，恶乎異端；(七)辞訓之異，宜体於要。於是搦笔和墨，乃始論文。

詳观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論(八)陆机文賦，仲治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鮮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举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辯而无当，应論华而疏略，陆賦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九)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一〇)、公干(一一)之徒，吉甫(一二)、士龙(一三)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叶以寻根，观瀾而溯源。不述先哲之誥，无益后生之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聖，体乎經，酌乎緯，变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极矣。若乃論文敍笔，則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剖(一四)情析采，籠圈条貫，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閱声字，崇替於时序，褒貶於才略，怡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长怀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一五)。

夫銓序一文为易，弥綸羣言为难。虽复輕采毛髮，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載，亦不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

有同乎旧談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环絡藻繪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聖人所难；識在缾管(一六)，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

(一)刘勰，字彦和，梁书文学傳、南史文学傳有傳。

(二)黄侃文心雕龙札記以为涓子即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的环渊，著书上下篇。汉书艺文志載涓子十三篇，班固自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但皆不名琴心。名琴心始自伪託刘向著的列仙傳。列仙傳說：「涓子者，齐人也。」「其琴心三篇，有条理焉。」

(三)汉书艺文志載王孫子一篇，班固自注：「一名巧心。」

(四)騶奭，战国时齐人。刘向别录說：「騶奭脩飾之文，若雕龙文也。」(引見后汉书崔駰傳注)。

(五)馬、郑，指馬融和郑玄，皆汉代經学家。

(六)伪古文尚书毕命篇說：「政貴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異。」

(七)論語为政篇：「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八)应瑒有文質論，見艺文类聚卷二十二，全后汉文卷四十二。但是在論政治礼俗的文質，不是論文学的文質。

(九)功，原作「巧」，依梁书校改。

(一〇)君山，桓譚，东汉时人。所作新論中时有論文語。

(一一)公干，刘楨。詳与沈約书注(頁一四二注七)。

(一二)吉甫，应貞，应璩子。論文語不詳。

(一三)士龙，陆云。看与兄平原书三首。

(一四)剖，原作「割」，依梁书校改。

(一五)易繫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按文心雕龙共五十篇，除序志一篇为自序外，論文学的有四十九篇。

(一六)缾，挈缾；管，管窺；都是比喻識見淺薄。挈瓶，詳文賦注(頁八四注一八)。管窺，原出庄子秋水篇說：「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詩品(一)序

見梁书文学傳上鍾嶸傳(二)，詩品本书，依詩品津逮祕书本。

鍾　嶸(三)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四)照烛三才，暉麗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昔南風之辞(五)，卿云之頌(六)，厥义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八)，虽詩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九)，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一〇)眇邈，人世难詳，推其文体，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一一)之徒，詞賦竞爽，而吟詠靡聞。从李都尉迄班婕妤(一二)，将有年間，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风，頓已缺丧。东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一三)，鬱为文棟；刘楨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属車者，盖将百計。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是后陵迟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两潘、一左(一四)，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一五)时，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孙綽、許詢、桓、庾(一六)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变創其体；刘越石仗清剛之气，贊成厥美。然彼众成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一七)中，謝益寿斐然繼作。元嘉(一八)中，有謝灵运，才高詞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轢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傑，公干仲宣为輔；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輔；謝客为元嘉之雄，顏延年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风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詳切者邪？故詩有三(一九)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賦。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賦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聞之者动心，是詩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体，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祈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会寄詩以亲，离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辞

宮；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負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閨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国。凡斯种种，感蕩心灵，非陈詩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穷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熾矣。纔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馳鶩焉。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点綴，分夜呻吟，独观謂为警策，众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古今独步。而师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一〇)，学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一一)，徒自棄於高听，无涉於文流矣。

观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余，何尝不以詩为口实？随其嗜欲，商确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夺，喧議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詩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誠多未值。至若詩之为技，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一二)，資生知之上才，体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为称首。况八紘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农歌轅議，敢致流别！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銓次。又其文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

夫属詞比事，乃为通談。若乃經国文符，应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穷往烈。至乎吟詠性情，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一三)，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风」(一四)，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一五)，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一六)，詎出經史？观古今胜語，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顏延謝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故大明(一七)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貴奇，竞須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虛語，語无虛字，拘攣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义，虽謝天才，且表学問，亦一理乎？

陆机文賦，通而无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宝(一八)，密而无裁；顏延論文，精而难曉；摯虞文志，詳而博瞻，頗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談文体，而不显优劣。至於謝客集詩(一九)，逢詩輒取；張隲文士(二〇)，逢文即书。諸英志录，並义在文，曾无品第。嶸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夫网罗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

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請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聖，陆謝为体贰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声之論。或謂前达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尝試言之，古曰詩誦，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无以諧会。若「置酒高堂上」(三二)，「明月照高楼」(三三)，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义也，与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於声律耶？齐有王元长者，尝謂余云：「宮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顔憲子(三四)乃云律吕音調，而大実大謬，唯見范曄謝庄頗識之耳。常欲进知音論，未就。」王元长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孙，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細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眞美。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碍，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三五)，閭里已具。

陈思「贈弟」(三六)仲宣七哀，公干「思友」(三七)，阮籍詠怀，子卿「双凫」(三八)，叔夜「双鸞」(三九)，茂先「寒夕」(四〇)，平叔「衣单」(四一)，安仁「倦暑」(四二)，景阳「苦雨」(四三)，灵运鄴中，(四四)士衡拟古(四五)，越石「感乱」(四六)，景純「詠仙」(四七)，王微「风月」(四八)，謝客「山泉」，叔源「离宴」(四九)，鮑照「戍边」(五〇)太冲詠史，顔延「入洛」(五一)陶公詠貧之制，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邓林(五二)。

(一)梁书文学傳鍾嵘傳說：「嵘尝品古今五言詩，論其优劣，名曰詩評。」隋书經籍志在詩評下注說：「或曰詩品」。

(二)梁书只录前半，自「一品之中」以下未录。

(三)鍾嵘，字仲偉，梁书和南史都列文学傳。

(四)「欲以」二字原无，依梁书校增。

(五)礼記乐記篇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风。」郑玄注：「其辞未聞也。」孔子家語辯乐篇載歌辞作：「南风之薫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但孙志祖孔子家語辯証和崔述唐虞考信录都指出系后人伪作。

(六)尚书大傳載舜让位於禹，百工相和而歌：「卿云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但也是后人伪託。

(七)見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八）見屈原離騷。

（九）文选載李陵作与苏武詩三首，但实系伪作。

（一〇）鍾嶸所見「古詩」有数十首，今可見的有文选所載十九首、玉台新詠所載八首和标为枚乘杂詩的九首（和文选有很多重复）。

（一一）王、楊、枚、馬，指王褒、楊雄、枚乘、司馬相如。

（一二）班婕妤，汉成帝妃，玉台新詠載怨詩一首，但也系伪品。

（一三）平原兄弟，指曹丕、曹植，或說指曹植、曹彪。曹植曾封平原侯。

（一四）太康，晉武帝年号，当公元二八〇——二八九年。三張，指張載、張协、張亢。二陸，指陆机、陆云。两潘，指潘岳、潘尼。一左，指左思。

（一五）永嘉，晉壞帝年号，当公元三〇七——三一二年。

（一六）桓、庾，指桓溫、庾亮。他們本不以詩名，但也跟随孫綽、許詢等寫作玄哀詩。

（一七）义熙，晉安帝年号，当公元四〇五——四一八年。

（一八）元嘉，宋文帝年号，当公元四二四——四五三年。

（一九）「三」明抄本作「六」，盖涉毛詩序「詩有六义」而誤。下文說：「弘斯三义，」正与此呼应。

（二〇）語見鮑昭所作結客少年場行。

（二一）語見虞炎所作玉阶怨。虞炎，齐人。

（二二）方今皇帝，指梁武帝蕭衍。齐时，竟陵王蕭子良招攬文学士，衍同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云、任昉、陆倕，皆从遊，号「竟陵八友」。下文說：「昔在貴遊，已为称首」，指此。

（二三）語見徐干所作室思。

（二四）語見曹植所作杂詩。

（二五）北堂书鈔卷一五七引張华詩：「清晨登隴首，坎壈行山难（一作何难）。」全晉詩失載。又吳均答柳惲起句說，「清晨发隴西」，沈約有所思起句說，「西征登隴首。」

(二六)語見謝灵运所作岁暮。

(二七)大明、宋武帝年号，当公元四五七——四六四年。

(二八)泰始、宋明帝年号，当公元四六五——四七一年。

(二九)隋书經籍志杂家載鴻宝十卷，已佚。

(三〇)隋书經籍志总集类載謝灵运詩英九卷，盖指此，已佚。

(三一)張隲文士傳五十卷，見隋书經籍志和旧唐书經籍志，已佚。隋志誤作張隐。

(三二)語見阮瑀杂詩。

(三三)語見曹植七哀。

(三四)顏宪子，即顏延之，宪子是謚号。

(三五)蜂腰、鶴膝、沈約等所指出的八病之二。日僧遍照金剛文鏡祕府論說：「蜂腰詩者，五言詩中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央細，似蜂腰也。」「鶴膝詩者，五言詩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細，中央粗，似鶴膝也。」

(三六)曹植有贈白馬王彪詩。

(三七)刘楨贈徐干詩有「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句，盖指此。

(三八)古文苑載苏武別李陵詩說：「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梁启超疑出六朝人苏子卿。

(三九)嵇康贈秀才入軍詩起句說：「双鸞匿景曜」。

(四〇)張华杂詩有「繁霜降当夕」句，当指此。

(四一)平叔，何晏字。「衣单」詩已佚。

(四二)指潘岳在县作二首，中有「隆暑方赫曦」，「时暑忽隆熾」等句。

(四三)指張协杂詩十首，中有「飞雨洒朝兰」，「密雨如散絲」、「森森散雨足」等句。

(四四)謝灵运有拟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四五)陆机有拟古詩十四首。

（四六）刘琨所作扶风歌、重贈卢諶等詩，皆有「感乱」意。

（四七）郭璞有遊仙詩十四首。

（四八）江淹杂体詩中的王徵君微养疾一首詩：「清阴往来远，月华散前墀，」知王微原有詠「风月」詩，今已佚。

（四九）盖指謝混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結句說：「乐酒輟今辰，离端起来日。」

（五〇）鮑照有代出自薊北行，盖指此。

（五一）顏延之有北使洛詩。

（五二）鄧林，見山海經，后来用指文采会萃之所。如周书王褒庾信傳論說：「曹、王、陈、阮，負宏衍之思，挺栋干於鄧林。」

法句經序

見出三藏記集卷七，依宋思溪藏經本

支　謙(一)

曇鉢偈者，众經之要义。曇之言法，鉢者句也。而法句經別有数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結語，犹詩頌也。是佛見事而作，非一时言，各有本末，布在众經。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伤天下，出兴于世，开現道义，所以解人。凡十二部經，总括其要。別有四部阿含(二)。至去世后，阿难(三)所博，卷无大小，皆称，「聞如是处佛所」，究暢其說。是后五部沙門，各自鈔采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別为品，於十二部經，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

夫諸經为法言，法句无犹法言也。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义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漫。惟佛难値，其文难聞。又諸佛兴，皆在天竺。天竺言語，与漢異音，云其书为天书，語为天語，名物不同，傳实不易。唯昔兰調安侯世高(四)、都尉、弗調(五)。譯胡为漢，审得其体，斯以难継。后之傳者，虽不能密，犹尙貴其实，粗得大趣。

始者維祇难(六)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七)来适武昌，僕从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将炎(八)为譯。将炎虽善天竺語，未备曉漢，其所傳言，或得胡語，或以义出音，近於質直。僕初嫌其辞不雅。維祇难曰(九)：「佛言依其义不用飾，取其法不以严，其傳經者当令易曉，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一〇)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聖人意深邃无极。今傳胡意，实宜經达。」是以自竭受譯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飾，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辞朴而旨深，文約而义博，事均众經，章有本故，句有义說。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謂之越敍。此乃始进者之鴻漸，深入者之奥藏也。可以启蒙辨惑，誘人自立，学之功微，而所包者廣，实可謂妙要者哉。

昔傳此时有所不出，会将炎来，更从諮問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并校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补益，共廣聞焉。

(一)原題「未詳作者」。全唐文編者誤以为作者系唐人，收在該书卷九八六。按文中說：「維祇难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来适武昌，僕从受此五百偈本。」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安玄傳說：維祇难「以孫权黃武三年齎曇鉢經胡本来至武昌，……时支謙請出經，乃令其同道竺将炎傳譯，謙

寫为汉文。……今所傳法句是也。」与序文合，知序出於支謙。支謙、又名越，字恭明。本大月支人，随祖父来中国。吳主孙权，聞其博学有才慧，召拜为博士。

(二)四部阿含、經集之名，包括長阿含經、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和杂阿含經。

(三)阿难、佛十大弟子之一。

(四)藍調安侯世高、名清，安息国王太子，西域人呼为安侯。出家修道，博覽經藏。汉桓帝初来中国。出三藏記集卷十三，高僧傳卷一譯經上，有傳。

(五)都尉、安玄，安息国人。汉灵帝末遊洛阳，以功号都尉。弗調即佛調、姓嚴，本临淮人。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安玄傳：「玄与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笔受。」又說：「世称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号为难継。」高僧傳卷一支娄迦讖傳略同。

(六)維祇难、天竺人。高僧傳卷一譯經上有傳。

(七)黄武、吳大帝年号，三年当公元二二四年。

(八)竺将炎、安玄傳同、高僧傳維祇难傳作竺律炎。

(九)曰、原本作「白」，今依高丽再雕本藏經改。

(一〇)座。原本作「坐」，今依高丽再雕本藏經改。

摩訶鉢罗若波罗蜜經（一）抄序 見出三藏記集卷八，依宋思溪藏經本

道　安（二）

昔在漢阴十有五載，誹放光經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漸四年矣，亦恆岁二，未敢墮息。然每至滞句，首尾隱沒，釋卷深思，恨不見护公（三）叉罗（四）等。会建元十八年（五），正車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其国师，字鳩摩罗跋提，献胡大品一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千首盧（六）。——首盧三十二字，胡人数經法也。——即审数之，凡十七千二百六十首盧，殘二十七字，都并五十五万二千四百七十五字。

天竺沙門曇摩蜱执本，佛护为譯，对而檢之，慧进笔受。与放光光讚同者，无所更出也。其二經譯人所漏者，随其失处称而正焉。其义異不知孰是者，輒併而两存之，往往为訓其下。凡四卷，其一紙二紙異者出别为一卷，合五卷也。

譯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語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尙質，秦人好文，傳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嘆詠，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說，正似乱辞，寻說向語，文无以異，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騰前辞，已乃后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經，三达之心，复面所演，聖必因时，时（七）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八）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九）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經三不易，譯胡为秦，詎可不愼乎？正当以不聞異言，傳令知会通耳。何复嫌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

前人出經，支讖（一〇）世高（一一），审得胡本，难繫者也；叉罗支越（一二），斵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惧竅成而混沌（一三）終矣。若夫以詩为煩重，以尙书为質朴，而删令合今，則馬鄭（一四）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使不杂，推經言旨，唯惧失实也。其有方言古辞，自为解其下也。於常首尾相違句不通者，則冥如合符，厌如复析，乃見前人之深謬，欣通外域之嘉会也。於九十章蕩然无措疑处，毫芒之間泯然无微疹，已矣乎！

(一)初譯名放光經，再譯名光讚經，此系三譯。

(二)道安(三一二——三八五)，姓卫氏，常山扶柳人。出家学佛后，組織譯事，前后請外国沙門譯出众經百余万言，並著有綜理众經目录等书。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高僧傳卷五又解二有傳。

(三)护公，光讚經譯者。本名竺曇摩罗刹，譯云法护，通称护公。本月支人，世居燉煌。高僧傳卷一譯經上有傳。出三藏記集卷七載道安合放光光讚隨略解序說：「放光、光讚，同本異譯耳。其本俱出于闐国，持来其年相去无几。光讚，于闐沙門祇多罗以泰康七年齎来，护公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之。」

(四)叉罗，于闐人，放光經譯者。叉，彳丫。出三藏記集卷七載未詳作者，放光經記說：「时执胡本者，于闐沙門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傳，祝太玄周玄明共笔受。」道安合放光光讚隨略解序也說：「放光，于闐沙門无叉罗执，胡竺叔兰为譯。」

(五)建元，前秦苻坚年号，十八年当公元三八二年。

(六)首卢，頌名，三十二字成一頌，借以为計算經文字数之单位。

(七)「时」字原无，依高丽再雕本藏經校增。

(八)阿难，佛十大弟子之一。

(九)大迦叶，即摩訶迦叶，也是佛十大弟子之一。

(一〇)支讖，即支娄迦讖。本月支人，汉灵帝末遊洛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高僧傳譯經上有傳。

(一一)世高，安世高，詳法句經序注(頁一六〇注四)。

(一二)支越，即支謙，詳法句經序注(頁一五九注一)。

(一三)庄子应帝王篇：「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渾沌。儵与忽相与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謀报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視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試鑿之。』日鑿一窍，七日而渾沌死。」

(一四)馬、鄭，馬融和鄭玄，都是汉代注解經书者。

胡漢譯經音义同異記 見出三藏記集卷一，依宋思溪藏經本，

僧祐(一)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跡，緣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綸宇宙，虽跡繫翰墨，而理契乎神。

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蒼頡，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华於鳥跡，文画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寻先覚所說，有六十四书。鹿輪轉眼，筆制区分；龍鬼八部，字体殊式。唯梵及佉楼为世胜文，故天竺諸国謂之天书，西方写經，虽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国，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犹篆籀之变体乎？案蒼頡古文，沿世代变，古移为籀，籀迁至篆，篆改成隸，其轉易多矣。至於傍生八体，则有仙龍云芝；二十四书，则有楷草(二)鍼殳。名实虽繁，为用蓋尠。然原本定义，则体备於六文；适时为敏，则莫要於隸法。东西之书源，亦可得而略究也。

至於胡音为語，单复无恆，或一字以摄諸理，或数言而成一义。寻大涅槃經列字五十，总釋众义十有四音，名为字本。观其发語裁音，宛轉相資，或舌根唇末，以长短为異。且胡字一音不得成語，必余言足句，然后义成，譯人傳意，豈不艰哉！又梵书制文，有半字滿字。所以名半字者，义未具足，故字体半偏，犹漢文「月」字虧其傍也。所以名滿字者，理既究竟，故字体圓滿，犹漢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恶义，以譬煩惱；滿字善义，以譬常住。又半字为体，如漢文「言」字；滿字为体，如漢文「諸」字。以「者」配「言」，方成「諸」字。「諸」字两合，即滿之例也。「言」字单立，即半之类也。半字虽单，为字根本，緣有半字，得成滿字。譬凡夫始於无明，得成常住，故因字制义，以譬涅槃。梵文义奥，皆此类也，是以宣領梵文，寄在明譯。譯者釋也，交釋两国，言謬則理乖矣。

自前漢之末，經法始通，譯音胥訛，未能明練。故「浮屠」(三)「桑門」(四)，遺謬漢史，音字犹然，况於义乎？案中夏彝典，誦詩执礼，师資相授，犹有訛乱。詩云「有兎斯首，」「斯」当作「鮮」(五)，齐語音訛，遂变詩文，此「桑門」之例也。礼記云「孔子蚤作」(六)，「蚤」当作「早」，而字同「蚤虱」，此古字同文，即「浮屠」之例也。中国旧經，而有「斯」「蚤」之異；华戎远譯，何怪於「屠」「桑」哉？若夫度字傳义，则置言由筆，所以新旧众經，大同小異。天竺語称「維摩詰」，旧譯解云「无垢称」，

关中譯云「淨名」；「淨」即「无垢」，「名」即是「称」，此言殊而义均也。旧經称「众祐」，新經云「世尊」，此立义之異旨也。旧經云「乾沓和」，新經云「乾闥婆」，此国音之不同也。略举三条，余可类推矣。是以义之得失，由乎譯人；辞之質文，繫於执筆。或善胡义而不了漢旨，或明漢文而不曉胡意，虽有偏解，終隔圓通。若胡漢兩明，意义四暢，然后宣述經奥，於是乎正。前古譯人，莫能曲練，所以旧經之意，致有阻碍。豈經碍哉？譯之失耳。

昔安息世高，聪哲不羣，所出众經，質文允正。安玄严調，既亹亹以条理；支越竺兰(七)亦彬彬而雅暢。凡斯数賢，並見美前代。及护公专精，兼习華戎，譯文傳經，不愆於旧。逮乎罗什法师(八)，俊神金照；秦僧融肇(九)，慧机水鏡；故能表发翰揮，克明經奥，大乘微言，於斯炳焕。至曇讖之傳涅槃(一〇)，跋陀之出华严(一一)，辞理辯暢，明踰日月。观其为美，継軌什公矣。至於杂类細經，多出四含，或以漢来，或自晉出，譯人无名，莫能詳究。然文过則伤艳，質甚則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經体。故知明允之匠，难可世遇矣。祐窃寻經言、異論、呪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然則言本是一，而胡漢分音；义本不二，則質文殊体。虽傳譯得失，运通随緣；而尊經妙理，湛然常照矣。既仰集始緣，故次述末譯。始緣兴於西方，末譯行於东国，故原始要終，写之記末云尔。

(一)僧祐(四四五——五一八)，本姓俞，下邳人，世居建业。除著出三藏記集外，还撰有弘明集等书。高僧傳卷十一明律五有傳。

(二)「草」，原本作「尊」，今依明嘉兴藏經改。

(三)浮屠、佛陀旧譯。魏书釋老志：「浮图，或言佛陀，声相轉也。譯云淨覚，言灭秽成明道为圣悟也。」

(四)桑門、沙門旧譯。翻譯名义集解卷四：「沙門，或云桑門，此言功劳，言修道有多劳也。」

(五)見詩小雅瓠叶篇。郑玄注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齐魯之間声近。」

(六)見礼記檀弓上。

(七)竺兰，即竺叔兰，本天竺人。出三藏記集卷十三，高僧傳卷四义解一有傳。

(八)罗什法师，本名鳩摩罗什，譯名童寿，名譯經家。父天竺貴族，母龟兹国王妹。罗什遍遊西域，博通羣籍。苻坚遣呂光伐龟兹，載至凉州，后入長安，譯經三百八十余卷。高僧傳卷二本傳載他論譯經說：「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宮商体韻，以入絃为善。凡覲国王，必有贊德，

見佛之仪，以歌歎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飯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

(九)融、釋道融，汲郡林慮人。肇、釋僧肇，京兆人。二人都是协助罗什的翻譯家，高僧傳卷六义解三各有傳。

(一〇)曇識、即曇无識，本中天竺人。高僧傳卷二譯經中本傳說：識以湼槃經本品数未足，还外国究寻，於于闐更得經本，續譯为三十卷。(原論有六卷，識續三十卷，合为三十六卷)

(一一)跋陀、高僧傳卷二譯經中称佛馱跋陀罗，出三藏記集卷十四称佛大跋陀，意譯觉賢或佛賢，北天竺人。与沙門慧嚴、慧义等共譯出华嚴經。

辯正論(一) 見續高僧傳卷二本傳，依宋思溪藏經本

彥　琮(二)

弥天釋道安每称：「譯胡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众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說，正似乱詞，寻檢向語，文无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将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后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达之心，复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三)平平若是，岂将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为秦，詎可不愼乎？正当以不关異言，傳令知会通耳，何复嫌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四)。」

余观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开通后学。修經录(五)則法藏逾闡，理众仪(六)則僧宝弥盛，世称印手菩薩(七)，岂虛也哉！詳梵典之难易，銓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

至於天竺字体，悉曇声例，寻其雅論，亦似閑明。旧喚彼方，总名胡国。安虽远視識，未变常語。胡本杂戎之胤，梵惟眞聖之苗，根既悬殊，理无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卽云梵种；实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眞伪，良可哀哉！語梵虽訛，比胡犹別，改为梵学，知非胡者。

窃以佛典之兴，本来西域，譯經之起，原自东京，历代轉昌，迄茲无墜。久之流变，稍疑虧动，竞逐澆波，尠能迴覚，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八)順情，信是难棄；三衣(九)苦节，定非易忍；割遺体之爱，入道要門；捨天性之亲，出家恆务。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学之理，何因不学？又且发蒙草創，伏膺章簡，同鸚鵡之言，傚(一〇)邯鄲之步。經营一字，为力至多；历覽数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网罗天地，业似山丘，文类渊海，彼之梵法大圣規謨，略得章本，通知体式，研若有功，解便无滞，匹於此域，固不为难。难尚須求，况其易也。

或以內执人我，外慚諮問，枉令祕术，曠隔神州。靜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兰(一一)归汉，僧会(一二)适呉，士行(一三)佛念(一四)之儔，智严(一五)宝云(一六)之末，纔去俗衣，寻敎梵字，亦霑僧数，先披叶典。則应五天正語，充布閻浮，三轉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网之失。於是舌根恆淨，心鏡弥朗，借此聞思，永为种性。

安之所述，大启玄門，其間曲細，犹或未尽。更凭正文，助光遺跡，粗开要例，則有十条：字声一，句韻二，問答三，名义四，經論五，歌頌六，呪功七，品題八，专业九，異本十，各疎其相，廣文如論。

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审得故本，难継者也；罗叉支越，斵凿之巧者也(一七)。」窃以得本关質，斵巧由文，旧以为凿，今固非审。握管之暇，試复論之。

先覚諸賢，高名参圣，慧解深发，功业弘启，創发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义应雅合。但佛敎初流，方音尠会，以斯譯彼，仍恐难明。无廢后生，已承前哲，梵书漸播，眞宗稍演，其所宣出，窃謂分明。聊因此言，輒銓古譯。

汉縱守本，犹敢遙議；魏虽在昔，終欲悬討。或繁或簡，理容未适；时野时华，例頗不定。晉宋尚於談說，爭坏其淳；秦涼重於文才，尤从其質。非无四五高德，緝之以道；八九大經，录之以正。自茲以后，迭相祖述，旧典成法，且可宪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写，莫問是非，誰穷始末！「僧鬘」惟对面之物，乃作「华鬘」；「安禪」本合掌之名，例为「禪定」。如斯等类，固亦众矣。留支(一八)洛邑，义少加新；眞諦(一九)陈时，語多飾異。若令梵师独断，則微言罕革；笔人参制，則余辞必混。意者，宁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請勿嫌煩。昔日仰对尊顏，瞻尚不等；亲承妙吼(二〇)，听犹有別。諍論起迷，豫昞涅槃(二一)之記；部党兴执，悬著文殊(二二)之典。虽二边之义，佛亦許可；而两間之道，比丘未允。其致双林(二三)早潛，一味(二四)初損；千圣同志，九旬共集；杂碎之条，寻訛本誠；水鵠之頌(二五)，俄舛昔經，一圣纔亡，法門即滅；千年已远，人心轉伪；既乏瀉水之声，复寡悬河之說，欲求冥会，詎可得乎！且儒学古文，变犹紕繆；世人今語，傳尚参差；况凡圣殊倫，东西隔域，难之又难，論莫能尽。必慇懃於三复，靡造次於一言，岁校則利有余，日計則功不足。开大明而布范，烛长夜而成务，宣譯之业，未可加也。

經不容易，理借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备者八：誠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憚久时，其备一也。将踐覚場，先

牢戒足，不染譏恶，其备二也。筌曉三藏，义貫两乘，不苦闇滞，其备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过魯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躭於道术，澹於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学，其备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隷，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八者备矣，方是得人，三业必长，其风靡絕。若复精搜十步，应見香草；微收一用，时遇良材(二六)。虽往者而难儔，庶来者而能継。法桥未断，夫复何言？則延鎧(二七)之徒，不迥隆於魏室；护显之(二八)輩，岂偏盛於晉朝！

或曰：一音遙說，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远悟。至若开源白馬(二九)，則語逐洛阳；发序赤烏(三〇)，則言隨建业。未应强移此韻，始符极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本卽依眞为(三一)篤信，案常无改，世称仰述，誠在一心，非关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

对曰：談而不經，旁慚博識；学而无友，退愧寡聞。独执管錐，未該穹壤，理絕名相，弥难穿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迴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卽令悬解，定知难会，經旨若圓，雅怀应合，直餐梵响，何待譯言，本尙亏圓，譯岂純实？等非圓实，不无疎近，本固守音，譯疑变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义，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国，足宜至德，堪弘要道。况复爭名之劝发心，善生之归妙覺，奚假落髮翦鬚，苦違俗訓，持衣捧鉢，頓改世仪，坐受僧号，詳謂是理，遙学梵章，宁容非法？崇佛为王，羞討佛字之源；紹釋为宗，恥寻釋語之趣。空覩經业，弗信敬仰，忽見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象运将穷，斯法見續，用兹紹継，誠可悲夫！

(一)本傳在引此文之前說：「琮久参傳譯，妙体梵文。此土羣师，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詁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

(二)彥琮（五五七——六一〇）、俗姓李，趙郡栢人人。出家后，先名道江，后改彥琮。周隋时翻譯家，与当时文士頗有来往。

(三)「而」字原无，依明嘉兴藏經校增。

(四)所引道安語見摩訶鉢罗若波罗密經抄序，可参彼篇及注釋。这里在釋道安上冠以「弥天」二字，不只是尊称，也有出典。高僧傳卷五釋道安傳：习鑿齿訪釋道安，「既坐，称言四海习鑿齿，安曰弥天釋道安，时人以为名答。」

(五)修經录、指作綜理众經目录。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自汉魏迄晉，往来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后人追寻，莫測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詮品新旧，撰为經录。众經有据，实由其功。」

（六）理众仪、指定僧尼軌范佛法先章，道安傳：「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軌范佛法先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飲食唱时法；三曰布薩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行之。」

（七）印手菩薩、道安傳：「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捋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又肘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时人謂之印手菩薩。」

（八）五欲：感染色、声、香、味、触，五境所起之情欲。

（九）三衣、三种僧衣：一、僧伽梨，譯言重复衣，大众集会为授戒說戒等仪式时着之。二、鬱多罗僧，譯言上衣，在安陀会上着之。三、安陀会，譯言中着衣，衬体而着之。

（一〇）「做」、原本作「放」，今依高丽再雕本藏經校改。

（一一）法兰、竺法兰，天竹人，傳說随蔡愔来汉，高僧傳卷一有傳。

（一二）僧会、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随父至交趾，由交趾至吳，譯經七部。高僧傳卷一有傳。

（一三）士行、朱士行，潁川人，出家后，专务經典，西涉流沙求經，卒於于闐。高僧傳卷四有傳。

（一四）佛念、竺佛念，凉州人，与曇摩难提等譯增一阿含及中阿含等經。高僧傳卷一有傳。

（一五）智巖、釋智巖，西凉州人。弱冠出家，至西域求得梵本众經，归与釋宝云等譯出。高僧傳卷三有傳。

（一六）宝云、釋宝云，凉州人。高僧傳卷三有傳。

（一七）此处所引道安語，亦見摩訶鉢罗若波罗蜜經抄序，參彼篇及注釋。

（一八）留支、菩提流支，北天竺人。北魏时来中国，居洛阳永宁寺，譯經多种。續高僧傳卷一有傳。

（一九）眞諦、梵名波罗末陀，又名拘那罗陀，譯名亲依。本西天竺人，梁武帝时来中国，經梁至陈，譯經多种。續高僧傳卷一有傳。

（二〇）妙吼、指佛說教。傳灯录：「釋迦佛生时，一手担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

（二一）涅槃、涅槃經，說八相成道的釋迦在拘尸那城入涅槃（灭）事，是化身佛的实录，有各种譯本。

（二二）文殊之典，指文殊师利問經，經中預言佛教分部之事。

（二三）双林、娑罗双林树，世尊入灭处。

（二四）一味，法华經：「如来說法，一相一味。」涅槃經：「又解脫者，名为「味」。

（二五）水鵠之頌，見阿育王傳卷四：阿难聞一比丘誦法句偈言：「若人生百岁，不見水鵠鶴，不如生一日得見水鵠鶴」。阿难指出应是：「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得解生灭法」。按喻指展轉傳誤。（刘海霖同志函告）

（二六）村，原本作「林」，今依高丽再雕本藏經校改。

（二七）延，帛延。鎧，康僧鎧。高僧傳卷一曇柯迦罗傳：「时又有外国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末，来至洛阳，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无量清淨平等覚經等凡六部經。」

（二八）护，法护，詳摩訶鉢罗若波罗蜜經抄序篇注（頁一六二注三）显，法显，姓龔，武阳人。出家后，西涉流沙，經三十余国，至印度齎經东返，譯出多种。有自作历遊天竺記傳（通傳法显「行」傳），高僧傳卷三亦有傳。

（二九）白馬，傳說汉明帝使蔡愔等至印度求佛法，用白馬馱回。

（三〇）赤烏，吳大帝年号，当公元二三八——二五〇年。

（三一）为，原本作「伪」，今依高丽再雕本藏經校改。

續高僧傳譯經篇論 見續高僧傳卷四，依宋思溪藏經本

道 宣(一)

观夫翻譯之功，誠远大矣，前录所載，无得(二)称焉，斯何故耶？諒以言傳理詣，惑遣道清，有由寄也。所以列代賢圣，祖述宏导之风，奉信賢明，宪章翻譯之意，宗师旧轍，頗見詞人，埏埴既圓，稍工其趣。

至如梵文天語，元开大夏之乡，鳥跡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曲尽規猷。遂有僥倖时誉，叨临傳述，逐轉鋪詞，返音列喩，繁略科断，比事拟倫，語迹虽同，校理誠異。自非明逾前聖，德迈往賢，方能隐括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論著，五失易窺(三)；彥琮属文，八例难涉(四)。斯並古今通叙，岂妄登临。

若夫，九代所傳，見存簡录，汉魏守本，本固去华，晉宋傳揚，时开义举，文质恢恢，諷味余逸。厥斯以降，輕靡一期，騰实未聞，講悟蓋寡。皆由詞逐情轉，义写情心，共激波瀾，永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宝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訛竞。故勇猛陈請，詞同世华，制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殷鉴，深有其由。羣籍所傳，灭法故也，卽事可委，况弘識乎？然而习俗生常，知过难改，虽欲徙轍終陷前蹤。

粤自汉明，終於唐运，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义求罕見，厝情独断，惟任笔功，纵有复疏，还遵旧緒，梵僧执叶，相等情乖，音語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学盛典，唯詮行旨，八藏微言，宗开詞义，前翻后出，靡墜风猷，古哲今賢，德殊恆律。岂非方言重阻，臆断是投，世轉澆波，奄同浮俗？昔聞淳风雅暢，既在皇唐，綺飾訛杂，实鍾季叶。不思本实，妄接詞鋒，竞掇芻蕘，郑声难偃。原夫大觉希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无垠，安得凡怀，虚参聖虑，用为标拟，誠非立言。虽复乐說不穷，随类各解，理开情外，詞逸寰中。固当斧藻标奇，文高金玉，方可声通天乐，韻过恆致。近者晉宋顏謝之文，世尚企而无比，况乖於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时俗变矣，其中蕪乱，安足涉言？

往者西凉法識(五)，世号通人，后秦童寿(六)，时称僧傑，善披文意，妙显經心，会达言方，风骨流便，弘衍於世，不亏傳述。宋有开士慧严宝云(七)，世系賢明，勃兴前作，傳度廣部，联輝絕蹤，将非面奉华胥(八)，亲承詁訓，得使声流千載，故其然哉！余則事

文相傳，足开神府，宁得如瓶瀉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九），复存今日，終亏受誦，足定澆淳。世有奘公，独高联类，往还振动，备尽观方，百有余国，言臣謁敬，言議接对。不待譯人，披析幽旨，华戎胥悦。唐朝后譯，不屑古人，执本陈勘，频开前失，既闕今乖，未遑釐正，輒略陈比，夫复何言！

（一）道宣（五九六——六六七），俗姓錢，丹徒人。出家学成后，参玄奘譯場，並著有續高僧傳，廣弘明集等书。

（二）得，原作「德」，依大正大藏經本注文校改。

（三）見摩訶鉢罗若波罗蜜經抄序。

（四）見辯正論。

（五）法識，曇无識。沮渠蒙孙据凉州，使譯經多种。参胡汉譯經音义同異記注（頁××注×）。

（六）童寿，鳩摩罗什譯名，参胡汉譯經音义同異記注（頁一六五注一〇）。

（七）慧嚴，釋智嚴，与釋宝云皆詳辯正論注（頁一七〇注一五，注一六）。

（八）华胥，古故事国名。列子黃帝篇：「黃帝昼寢，而梦遊於华胥氏之国。」此用指佛氏。

（九）薄乳喻，謂如牧牛女卖乳貪利，展轉加水，終至薄淡无味。見凉譯大般涅槃經卷十。

宋高僧傳譯經篇論 見宋高僧傳卷三，依宋思溪藏經本。

贊 宁(一)

論曰：无漏(二)海中，震潮音而可怪，总持(三)言下，书梵字而不常。未聞者聞，聞光音天之余响；未解者解，解最上法之所詮。圣賢飲之为醇醪，凡劣啜之成糟粕。

若夫有緣則遇，无道則違。秦獄既械其利防(四)，此无緣也；汉庭肇迎其白馬(五)，斯有感焉。听彼異呼，覽其横字，情可求而呼相乱，字虽殊而意且同。是故周礼有象胥氏通六蛮語，狄鞮主七戎，寄同九夷，譯知八狄(六)。今四方之官，唯譯官显著者何也？疑汉以来多事北方，故譯名爛熟矣。又如周秦輶軒使者，奏籍通別国方言，令君王不出戶庭，坐知絕遐異俗之語也。若然者，象胥知其远也，方言知其近也，大約不过察異俗、达远情者矣。

懿乎东汉，始譯四十二章經，复加之为翻也。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是翻譯二名行焉。初則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圓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难通。次則彼曉汉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时有差違。至若怒目看世尊(七)，彼岸度无极矣。后則猛显(八)亲往，奘空(九)两通，器請师子之膏(一〇)，鵝得水中之乳(一一)，內豎对文王之問(一二)，楊雄得絕代之文(一三)，印印皆同，声声不別，斯謂之大备矣。

逖观道安也，論五失三不易(一四)；彥琮也，籍其八备(一五)；明則也，撰翻經义式(一六)；玄奘也，立五种不翻(一七)。此皆类左氏之諸凡，同史家之变例。今立新意，成六例焉：謂譯字譯音为一例，胡語梵言为一例，重譯直譯为一例，麤言細語为一例，华言雅俗为一例，直語密語为一例也。

初則四句：一、譯字不譯音，即陀罗尼是。二、譯音不譯字，如佛胸前卍字是。三、音字俱譯，即諸經律中純华言是。四、音字俱不譯，如經題上℘∾二字是。

第二、胡語梵言者：一、在五天竺純梵語。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婆罗門，国与胡絕，书語不同。从羯霜那国，字源本二

十余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书豎讀，同震旦歟？至吐貨罗，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书横讀。度葱岭南，迦毕試国，言字同吐貨罗。已上杂类为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制，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廣，号「清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与胡不同。五印度境，弥亘既遥，安无少異乎？又以此方始从东汉傳譯，至於隋朝，皆指西天以为胡国，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經书。彥琮法师独明斯致，唯征造录，痛責弥天，符佛地而合阿含，得之在我，用胡名而迷梵种，失則誅誰？唐有宣公，亦同鼓唱。自此若聞彈舌，或覩黑容，印定呼为梵僧，雷同认为梵語。琮师可謂忙於执斧捕前白露之蟬，豈在迴光照后黃衣之雀！既云西土有梵有胡，何不南北区分？是非料簡，致有三失：一、改胡为梵，不析胡开，胡还成梵，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令胡得为梵，失也。三、不知有重譯，失也。当初尽呼为胡，亦犹隋朝以来总呼为梵，所謂过犹不及也。如据宗本而談，以梵为主；若从 技 末而說，称胡可存。何耶？自五天至岭北，累累而譯也。乃疑琮公留此以待今日，亦不敢訨焉。三、亦胡亦梵，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为印特伽国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犹存梵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四、二非句，純华言是也。

第三、重譯直譯者：一、直譯，如五印夾[一八]諜直来东夏譯者是。二、重譯，如經傳岭北楼兰焉耆，不解天竺言，且譯为胡語。如梵云鄔波陀耶，疏勒云鶻社，于闐云和尙。又天王，梵云拘均罗，胡云毗沙門是。三、亦直亦重，如三藏[一九]直齎夾諜而来，路由胡国，或带胡言。如覚明[二〇]口誦曇无德律中有和尙等字者是。四、二非句，即齎經三藏，虽兼胡語，到此不翻譯者是。

第四、麤言細語者：声明中一苏漫多，謂汎尔平語言辞也；二彥底多，謂典正言辞也。佛說法多依苏漫多，意在於义，不依於文，又被一切故。若彥底多，非諸类所能解故，亦名全声者，則言音分明典正，此細語也。半声者，則言音不分明而訛僻，此麤語也。一、是麤非細，如五印度时俗之言是。二、唯細非麤，如法护、宝云、奘师、义淨[二一]洞解声明音律，用中天細語典言而譯者是。三、亦麤亦細，如梵本中語涉麤細者是。或注云此音訛僻，即麤言也。四、二非句，闕。

第五、华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語，雅即經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說，略同西域，細即典正，麤即訛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經中用书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經中乞头博頰等語是。三、亦雅亦俗，非学士潤文，信僧执笔，其間渾金璞玉，交杂相投者是。四、二非句，闕。

第六、直語密語者，二种作句，涉俗为直，涉真为密，如婆留师是。一、是直非密，謂婆留师翻为悪口住，以悪口人人不亲近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师翻为菩薩所知彼岸也，既通达三无性理，亦不为众生所亲近故。三、两亦句，即同善恶真俗，皆不可亲近故。四、二非句，謂除前相故。又阿毗持呵娄（目数数得定）、鬱婆提（目生起拔根棄背）、婆罗（目真实离乱散），此諸名在經論中，例显直密語义也。更有胡梵文字，四句易解。

凡諸类例，括彼經詮，解者不見其全牛，行人但随其老馬矣。

或曰：翻梵夾須用此方文籍者，莫招濫涉儒雅之过乎？通曰：言不关典，非子史之言，用其翻对，岂可以委巷之談而糅於中耶？故道安云，「乃欲以千載上之微言，傳所合百王下之末俗，」斯为不易矣。

或曰：汉魏之际，盛行斯意，致使陈寿国志述临兒国云：「浮屠所載与中国老子經而相出入。盖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为浮屠。」(三二) 此为見譯家用道德二篇中語，便認云与老子經互相出入也。設有华人能梵語与西僧言說，两相允会，可便謂此人为天竺人耶？盍穷其始末乎？是知若用外书，須招此謗。如童寿(三三)譯法华，可謂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語趣矣。今观房融(三四)潤文於楞严，僧肇(三五)征引而造論，宜当此誚焉。苟参鄙俚之辞，曷異屠沽之譜！然則糅书勿如无书，与其典也宁俗。儻深溺俗，厥过不輕。折中适时，自存法語，斯謂得譯經之旨矣。故佛說法多依苏漫多也。

又傳譯之兴，奉行之意，不明本起，何示将来？今究其宣揚，略陈梗概：

夫教者不倫，有三疇类：一、显教者，諸乘經律論也。（不同瑜伽論中显了教，是多分大乘藏教。）二、密教者，瑜伽灌頂五部护摩三密曼拏罗法也。（瑜伽隐密教，是多分声聞藏教）。三、心教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法也。次一法輪者，即显教也，以摩騰(三六)为始祖焉。次二教令輪者，即密教也，以金剛智(三七)为始祖焉。次三心輪者（又加此輪），即禪法也，以菩提达磨(三八)为始祖焉。是故傳法輪者，以法音傳法音；傳教令輪者，以祕密傳祕密；傳心輪者，以心傳心。此之三教、三輪、三祖，自西而东，化凡而圣，流十五代（汉、魏、晉、宋、齐、梁、陈、隋、唐、朱梁、后唐、石晉、刘汉、郭周，今大宋），法門之貽厥孙謀，万二千年，真教之克昌厥后。

或曰：譯場、經館、設官、分职，不得聞乎？曰：此务所司，先宗譯主，即齎叶书之三藏明練显密二教者充之。次則笔受者，必言通华梵，学綜有空，相問委知，然后下笔。西晉伪秦已来，立此員者，即沙門道含、玄賾、姚嵩、聶承远父子（二九）。至於帝王，即姚兴、梁武、天后、中宗，或躬执翰，又謂为綴文也。次則度語者，正云譯語也，傳度轉令生解，亦名傳語，如翻显識論沙門战陀譯語（三〇）是也。次則証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証知，能詮不差，所显无謬矣。如居士伊舍罗証譯毗柰耶梵本（三一）是也。至有立証梵义一員，乃明西义得失，貴令华語下不失梵义也。复立証禪义一員，沙門大通（三二）充之。次則潤文一位，員数不恆，令通內外学者充之。良以笔受在其油素，文言岂无俚俗，儻不失於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故义淨譯場，則李嶠、韦嗣立、卢藏用（三三）等二十余人次文潤色也。次則証义，盖証已譯之文所詮之义也。如譯婆沙論，慧嵩道朗等三百人考正文义；唐、复礼累場充任焉（三四）。次則梵唄，法筵肇启，梵唄前兴，用作先容，令生物善，唐永泰（三五）中方聞此位也。次則校勘，讎对已譯之文，隋則彥琮复疏文义，盖重慎之至也。次則監护大使，后周平高公侯寿为总監檢校，唐則房梁公为奘师監护，相次許观、楊慎交、杜行顗等充之。或用僧員，則隋以明穆曇迁等十人，監掌翻譯事，詮定宗旨。其处則秦逍遙園，梁寿光殿瞻云館，魏汝南王宅。又隋煬帝置翻經館，其中僧有学士之名，唐於廣福等寺或宮園不定。又置正字，字学玄应（三六）曾当是职，后或置或否。朝廷罢譯事，自唐憲宗元和（三七）五年至於周朝，相望可一百五十許岁，此道寂然。迨我皇帝临大宝之五載，有河中府傳显密敎沙門法进，請西域三藏法天譯經于蒲津，州府官表进，上覽大悅，各賜紫衣，因勅造譯經院於太平兴国寺之西偏，續勅搜购天下梵夹。有梵僧法护施护，同参其务，左街僧录智照大师慧溫証义，又詔滄州三藏道圓証梵字，愼选两街义解沙門志显綴文，令遵、法定、淸沼笔受，守巒、道眞、知遜、法云、慧超、慧达、可瓌、善祐、可支証义，倫次綴文，使臣刘素，高品王文寿監护，礼部郎中張洎、光祿卿湯悅次文潤色，进校量寿命經、善恶报应經、善見变化、金曜童子甘露鼓等經。有命授三藏天息災法天施护师号，外試鴻臚少卿，賜厩馬等，笔受証义諸沙門各賜紫衣並帛有差，御制新譯經序冠于經首。观其佛日重光，法輪发軔，赤玉箱而启祕，青蓮朶以开芳，圣感如然，前代孰堪比也。

又以宣譯之者乐略乐繁：隋之以前，經題簡少；义淨以降，經目偏长。古則随取强名，后則繁尽我意。又旧翻祕呪，少注合呼。唐譯名言，多詳音反，受持有驗，斯胜古紉。淨师大譯諸經，偏精律部，自高文彩，最有可观。金剛智也，祕藏祖师；阿目佉（三八），也

多經譯匠。师資相接，感应互彰，无畏言辞，且多朴实(三九)。覚护加佛頂之句(四〇)，人无間然；日照出显識之文(四一)，刃有余地。思惟罥索(四二)，学喜华严，密語断章，大人境界。流志宝积(四三)，菩提曼荼(四四)，华胥之理致融明，灌頂之风标祕邃。迪公(四五)勤其笔受，般若(四六)終乎譯場。其余諸公，皆翻夾牒。欲知状貌，聊举喻言，其犹人也，人皆人也，奈何姿制形仪，各从所肖，肖其父焉？若如此大則同而小有異耳。良有譯經是佛法之本，本立則道生，其道所生，唯生釋子，是以此篇冠首。故曰，先王将祭(四七)海，必先有事於河者，示不忘本也。

(一)贊寧（九一八——九九九）、其先渤海人，生於德清。出家后，习南山律，甚有名。宋太宗聞知后，詔修宋高僧傳三十卷。又撰鷲岭圣賢录等书。

(二)无漏、佛家謂有煩恼之法为「有漏」，离煩恼之法为「无漏」。

(三)总持、梵語陀罗尼，謂持善不失，持恶不生，即咒語也。

(四)朱士行經录：「秦王政四年，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始賫佛經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繫獄，旋放逐国外。」

(五)魏书釋老志：「后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范。……愔之还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汉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关西。」

(六)周礼秋官：「象胥、掌蛮、夷、閩、貉、戎、狄之国，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覜之。若以时入宾，則协其礼与辞言傳之。」又礼記王制篇在敍述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后說：「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七)世尊、佛之尊称。

(八)猛、智猛。显，法显。二人都曾西涉流沙，至印度求法。高僧傳卷三各有傳，另外又各有专傳。

(九)奘、玄奘。空、釋不空，南天竺执子师国人，梵名阿目佉跋折罗，华言不空金剛。师事金剛智三藏，为密宗二祖。譯經一百一十部、一百四十余卷。宋高僧傳卷一有傳。

(一〇)华嚴經：「譬如有人以牛羊等种种諸乳，假使积聚，盈於大海，以师子乳一滴投中，悉皆变坏，直过无碍。菩薩摩訶薩亦复如是，以如来

师子菩提心乳，著无量刼业煩恼乳大海中，悉令坏灭，直过无碍。」

（一一）唐譯攝大来論卷上：「譬如於水，鵝所飲乳」。意謂水乳和合，鵝所飲时，惟乳尽而水在。

（一二）內竪对文王之問、刘盼遂教授函告指文王問疾。礼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鸡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內竪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按此与方言譯語无关，盖只取「傳言」而已。

（一三）楊雄著有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别国方言十三卷，簡称方言。刘歆致书說：「聞子云独采集先代絕言、異国殊語以为十五卷。」

（一四）詳摩訶鉢罗若波罗蜜經抄序篇。

（一五）詳辯正論篇。

（一六）明則、隋代冀人，有文名。楊素重其覚覌寺碑，追入京师，为东都雒濱上林园翻經館沙門。撰翻經法式論十卷，諸寺碑銘三卷，又别集十卷。見道宣大唐內典录卷五及卷十。翻譯法式論、已佚。

（一七）周敦义翻譯名义序：「唐奘法师論五种不翻：一，祕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閻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菩提薩埵名大，道心众生，其名不劣，皆掩而不翻。」

（一八）夹、原本作「失」，今依高丽再雕本藏經改。

（一九）三藏、指譯师通三藏者。

（二〇）覚明、罽宾人，本名佛陀耶舍，鳩摩罗什曾从受学，甚相尊敬。姚秦时至長安，与佛念等譯出四分律等經。高僧傳卷二有傳。

（二一）法护、护公，見摩訶鉢罗若波罗蜜經抄序註（頁一六三注三）。宝云，見辯正論注（頁一七〇注一六）。义淨、唐京兆大薦福寺三藏，譯經甚多。宋高僧傳卷一有傳。

（二二）見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傳，三国志本文不載。

（二三）童寿、鳩摩罗什譯名。

（二四）房融、唐时人。唐智昇續古今譯經图記載房融笔受楞嚴經，多用世典語。

(二五)僧肇、先好老子，以为未至。后出家通三藏，助鳩摩罗什詳定經論，多用老庄語。高僧傳卷六有傳。

(二六)摩騰、迦叶摩騰，又作摄摩騰、竺摄摩騰，中天竺人。傳說汉明帝遣蔡愔等至天竺求法遇之，后与竺法兰至洛阳，譯四十二章經。高僧傳卷一有傳。

(二七)金剛智、中天竺人，梵名跋日罗菩薩。唐开元中来中国，譯出金剛頂經等书。宋高僧傳卷一有傳。

(二八)菩提达磨、簡称达磨，南天竺人。元魏时，止嵩山少林寺。傳法正宗記卷五有傳。

(二九)道含、佛陀耶舍和佛念譯曇无德律等經的笔受者。玄賾、玄奘譯大乘对法論等經的笔受者。姚嵩、姚秦貴族，鳩摩罗什譯經笔受者。聶承远父子、承远及子道眞，皆法护譯經笔受者。

(三〇)显識論、論字是經字之誤。开元釋教录卷九：地婆訶罗譯大乘显識經等，沙門战陀、般若、提婆譯語。

(三一)伊舍罗、为义淨譯有部毗奈耶导証梵本，見开元釋教录卷九。

(三二)大通、大通禪师，神秀和尚謚号。受心印於东山弘忍，武則天召赴都，尊为北宗之祖。宋高僧傳卷八有傳。

(三三)李嶠、詩人。韦嗣立、卢藏用，散文家。三人皆初唐时人，两唐书各有傳。（嗣立附韦思謙傳）

(三四)婆沙論、此指六十卷毗婆沙，北涼浮陀跋摩譯，沙門智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考文詳义，見出三藏記集卷十毗婆沙經序。复礼、唐京兆人，俗姓皇甫氏。地婆訶罗、实义难陀譯大庄嚴华嚴等經，复礼綴文裁义，見开元釋教录卷九。

(三五)永泰、唐代宗年号，当公元七六五年。

(三六)玄应、唐京师沙門，一切經音义作者。續高僧傳卷三附智果傳。

(三七)元和五年，当公元八一〇年。

(三八)阿目佉、不空金剛，詳本篇註（頁一七九注九）。

(三九)无畏、釋善无畏，中印度人。唐玄宗时至中国，和沙門宝月及一行禪师共同譯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經等。宋高僧傳卷二本傳說他們的譯文「文質相半，妙諧深趣。」

(四〇)觉护、原作觉救。游俠先生函告：实为觉护之誤。觉护、梵名佛陀波利，北印度罽宾国人。唐則天皇后时至中国。宋高僧傳卷二有傳。所譯佛頂尊胜陀罗尼經，对杜行顗旧譯有所訂正。詳貞元新定釋教录卷二。

（四一）日照、中印度人，本名地婆訶罗。則天皇后时至中国，与大德三五人，譯出大乘显識經、大乘五蘊論等，凡十八部。宋高僧傳卷三有傳。

（四二）思惟、釋宝思惟，西印度迦湿密罗国人。唐則天皇后时至中国，中宗时譯出不空罥索陀罗尼經等七部。宋高僧傳卷三有傳。

（四三）流志、釋菩提流志，南天竺人。东来后，从事譯經，唐中宗时譯大宝积經一百二十卷。宋高僧傳卷有三傳。

（四四）菩提曼荼、游俠先生函告：菩提指金剛智，梵名跋日罗菩提。曼荼、原作「曼茶」，形近而誤。宋高僧傳卷一金剛智傳說：「其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罗灌頂道場。」曼拏罗、亦譯作曼荼罗，簡作曼荼，义譯为坛或密坛。

（四五）迪公、釋怀迪，唐循州人。佐菩提流志譯宝积經，还乡，又助譯楞嚴經，故云「勤其笔受」。宋高僧傳卷三有傳。

（四六）般若、釋般若，本罽宾国人，翻譯华嚴經行愿品，元和五年，譯本生心地观經，其后譯事卽中絕，故云「終乎譯場」。宋高僧傳卷三有傳。

（四七）桀、ㄖㄨㄥ，設坛祭祀。

卷三　隋唐五代

上書正文体(一)見隋书李諤傳，依乾隆殿版本

李諤(二)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視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三)，为訓民之本；詩书礼易，为道义之門。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調风，莫大於此。其有上书献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証理；苟非懲劝，义不徒然。

降及后代，风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騁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貴賤賢愚，唯务吟詠。遂复遺理存異，寻虛逐微，竞一韻之奇，争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茲擢士。祿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总丱，(四)未窺六甲(五)，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誕为清虛，以緣情为勳績，指儒素为古拙，用詞賦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乱。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华壤，遞相祖师，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出輕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参廁纓冕。开皇四年(六)，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鉆仰墳素(七)，棄絕华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則。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輕薄之篇，結朋党而求誉，則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司，职当糾察。若聞风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状送臺。

(一)原无題，此依全隋文卷二十，文苑英华卷六七九作上隋高帝革文华书。隋书李諤傳在引列文章以前說：「諤又以属文之家，体尚輕薄，遞相师效，流宕忘反（返），於是上书曰」云云。

(二)李諤，字士恢，隋书卷六十六有傳。

(三)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四)总丱，小孩子。丱，ㄍㄨㄢ。詩齐风甫田：「总角丱兮。」毛傳：「总角，聚两髦也。丱，幼稚也。」陈奂疏：「此总角乃男子未冠之服，故傳以聚两髦为釋也。」

(五)六甲：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未窺六甲的意思，就是还不知道年月日时。

(六)开皇，隋文帝年号，四年当公元五八四年。

(七)素，原誤作「集」，依他本及文苑英华改正。

文中子中說論文輯錄　依四部叢刊本

王　通(一)

李伯藥(二)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三)曰：「吾上陈应刘(四)下述沈謝(五)，分四声八病，剛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歟？」薛收曰：「吾尝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达五常；於是征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馳騁末流，是夫子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天地篇）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藩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陈誨立誡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誡焉，是謂五志。」（事君篇）

子遊太乐，聞龙舟五更之曲(六)，瞿然而归曰：「靡靡乐也，作之邦国焉，不可遊矣。」（周公篇）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无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詩，职詩者之罪也。」（关朗篇）

子在长安，楊素、苏夔、李德林(七)皆請見。子与之言，归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与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与吾言終日，言声而不及雅；德林与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憂也！」（王道篇）

子曰：「学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天地篇）

子謂陈寿(八)有志於史，依大义而削異端；謂范宁(九)有志於春秋，征聖經而詰众傳。子曰：「使陈寿不美於史，迁固之罪也，使范宁不美於春秋，歆向(一〇)之罪也。」裴晞(一一)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天地篇）

子謂荀悦(三)史乎史乎，謂陸机文乎文乎，皆思过半矣。(事君篇)

房玄龄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同上)

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艰。」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天地篇)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庄、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事君篇)

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东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总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同上)

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同上)

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同上)

內史薛公(三)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离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过也。」(述史篇)

(一)王通(五八四——六一八)，字仲淹，門人謚为文中子。他續詩书，正礼乐，修元經，讚易道，自比孔子。他的中說是在模仿論語，論語对孔子称子，他在这里也以子自称。

(二)袁逸注：「伯葯，字仲規，德林子也。」那么即著北齐书的李百葯，旧新唐书都說字重規。

(三)薛收，字伯褒，薛道衡子。旧新唐书有傳。

(四)应、刘，指建安詩人应瑒和刘楨。

(五)沈、謝，袁逸注說指梁詩人沈約和謝灵运。按謝灵运在沈約前，卒於宋文帝元嘉十年(四三三)，未至梁。下文提到「四声八病」，灵运时也未产生。当指謝朓，和沈約，都是「永明体」作家。

(六)袁逸注：「煬帝将遊江都宮，作此曲。」

(七)楊素，字处道，能詩能文。从隋文帝定天下，封越国公。苏夔，字伯尼，隋时乐律家，著乐志十五篇。李德林，字公輔，撰北齐书，未毕

而卒，子百約續成。

(八)陈寿、字承祚、晋时人，三国志作者。

(九)范寧、字武子，晋时人，春秋穀梁傳集解作者。

(一〇)歆、向、刘向和兒子刘歆。刘向治春秋穀梁傳，刘歆好春秋右氏傳。

(一一)裴晞、当系文中子弟子，他无考。

(一二)荀悦、字仲豫，东汉时人，著有汉紀等书。

(一三)薛公、薛道衡，隋詩人。

隋書經志集部論(一)

隋书卷三十五，依乾隆殿版本　　长孙无忌等(二)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騁辞，情灵无拥者也。

唐歌、虞詠、商頌、周雅，敍事緣物，紛綸相襲。自斯以降，其道弥繁。世有澆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於南楚；严、鄒、枚、馬(三)，陈盛藻於西京；平子豔发於东都，王粲独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称潘陸，並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辞潤乎金石，精义薄乎雲天。永嘉(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煇煥斌蔚，辞义可观。梁簡文之在东宮，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极閨闈之內。后生好事，遞相放习，朝野紛紛，号为「宮体」。流宕不已，訖於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則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頗效屬辞，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濱，辞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辞雅致，是所未聞。后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經营，风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訖於有隋，四海一統。采荆南之杞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擯压，於是握灵蛇之珠，韞荆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胜数。草澤怨刺，於是兴焉。古者陈詩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

班固有詩賦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謂之集部。

(一)原无題，現以附集部后，題集部論。

(二)長孙无忌、唐初宰相，史学家。按隋书宋本原跋說：「撰隋书，(魏)征总知其务，多所損益，务存簡正，序論皆征所作。」注說：「案魏征本傳，正观七年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夫，封郑国公，拜特进。今諸本並云特进，又經籍志四卷独云侍中郑国公魏征撰。无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监脩。疑当时先巳刋脩，无忌因成书而进。今紀傳題以征，志以无忌，从众本所載也。」那么，此篇当亦出魏征或魏征总知时預脩者所作。

（三）嚴、嚴助；鄒、鄒阳；枚、枚乘；馬、司馬相如：皆西汉文学家。

（四）永嘉、晋怀帝年号，当公元三〇七——三一二年。

隋書文学傳序

隋书卷七十六，依乾隆殿版本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則天」(一)，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二)，著焕乎之美。然則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达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范，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离讒放逐之臣，塗穷后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飞文魏闕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风声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自漢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际(三)，太和天保之間(四)，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吳郡沈約，乐安任昉，济阴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响振於金石，英华秀发，波瀾浩蕩，筆有余力，詞无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五)，亦各一时之选也。聞其风者，声馳景慕。

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发越，貴於清綺，河朔詞义貞剛，重乎气質。气質則理胜其詞，清綺則文过其意。理深者便於时用，文华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則文質斌斌，尽善尽美矣。

梁自大同(六)之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风扇於关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高祖初統万机，每念斲彫为樸，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詞藻，犹多淫麗，故憲臺执法，屡飞霜簡。煬帝初习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拟飲馬长城窟，並存雅体，归於典制。虽意在驕淫，而詞无浮蕩，故当时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

爰自东帝归秦(七)，逮乎青盖入洛(八)，四隩咸臮(九)，九州攸同。江漢英灵，燕趙奇俊，並該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言刈其楚，片善无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数，才之难也，不其然乎？时之文人，見称当世，則范阳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东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会稽虞世基、河东柳䛒、高阳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独步汉南，俱騁龙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敍

之。其潘徽万寿之徒，或学优而不切，或才高而无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总之於此，为文学傳云。

（一）論語泰伯篇載孔子說：「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則之。」則天，取法於天。

（二）周易繫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三）永明，齐武帝年号，当公元四八三——四九三年。天监，梁武帝年号，当公元五〇二——五一九年。

（四）太和，北魏孝文帝年号，当公元四七七——四九九年。天保，北齐文宣帝年号，当公元五五〇——五五九年。

（五）張，張衡；蔡，蔡邕；曹，曹植；王，王粲。

（六）大同，梁武帝年号，当公元五三五——五四五年。

（七）「东帝归秦」，本来是說秦灭齐。战国时，秦称西帝，齐称东帝，后来秦代齐，齐王建降秦。这里用指北齐灭於北周。

（八）「青盖入洛」，本来是說孙皓降晉。据三国志吳志孙皓傳注引干宝晉紀，孙皓降晉前，有熒惑变为兒童，說「庚子岁，青盖入洛。」后来到庚子岁，孙皓果然被俘至洛阳。这里用指陈灭於隋。

（九）臮，古文「暨」字，同「及」。

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一) 周书卷四十一，依乾隆殿版本

令狐德棻(二)

史臣曰：两仪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三)所紀，莫得而云；典謨(四)以降，遺风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鉴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与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范圍天地，綱紀人倫。穷神知化，称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

逮乎两周道丧，七十义乖。淹中(五)稷下(六)，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七)黍谷(八)，名法兵农，宏放之詞霧集。虽雅誥奥义，或未尽善，考其所长，盖賢达之源流也。

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騷以敍志，宏才艷发，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国詞人，追逸轡而亚其迹；大儒荀況，賦礼智以陈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义。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奋其暉。並陶鑄性灵，組織风雅，詞賦之作，实为其冠。

自是著述滋繁，体制匪一。孝武之后，雅尙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九)为之傑。东京之朝，兹道愈扇，咀征合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一〇)为之雄。

当塗(一一)受命，尤好虫篆；金行(一二)勃兴，无替前烈。曹、王、陈、阮(一三)，負宏衍之思，挺栋干於邓林；潘、陸、張、左(一四)，擅侈而之才，飾羽翼於鳳穴。斯並高視当世，連衡孔門。虽时运推移，質文屢变，譬犹六代並凑，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逐，一致之理同归。历选前英，於兹为盛。

旣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战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属，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战爭。竞奏符檄，則粲然可观；体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

至朔漠之地，蕞尔夷俗，胡义周之頌国都(一五)，足称宏而；区区河右，而学者埒於中原，刘延明之銘酒泉(一六)，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隴。当时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

游雅等，先后之間，声实俱茂，詞义典正，有永嘉之遺烈(一七)焉。及太和(一八)之辰，虽复崇尚文雅，方驂並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宝。其后袁翻才称澹雅，常景思标沉鬱，彬彬焉盖一时之俊秀也。

周氏創业，运属陵夷，纂遺文於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或奋鳞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务存質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詞有师古之美，矯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电迈，渚宫云撤(一九)，尔其荆衡杞梓，东南竹箭，备器用於庙堂者众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时世宗(二〇)，雅詞云委，滕、趙二王(二一)，雕章間发，咸筑宫虚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发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詞以輕險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郑卫。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丽以則，詞人之賦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变化无方，形言則条流遂廣。虽詩賦与奏議異軫，銘誄与书論殊塗，而撮其旨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經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祕奥，其調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当，其辞也欲巧。然后瑩金璧，播芝兰，文質因其宜，繁約适其变，权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二二)，足以备体矣；士衡所謂难能(二三)，足以逮意矣。

(一)李延寿北史文苑傳有很長的序文，也頗为人傳誦。但絕大部分都抄襲此篇和隋书文学傳序，所以这里不再迻录。讀者如欲参考，可檢閱原书。

(二)令狐德棻(五八三——六六六)，史学家，除北周书外，並参加晉书的撰修。

(三)墳索，傳說中的古书。左傳昭公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預注：「皆古书名。」

(四)典謨，指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謨等篇。

(五)淹中，魯里名。汉书藝文志：「礼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苏林注：「里名也。」

(六)稷下，齐城門名，談士聚集的地方。

(七)漆园，宋地名，庄子曾为漆圜吏。

(八)黍谷，燕山名，鄒衍曾居之。

(九)二馬，指司馬迁和司馬相如；王，王褒；揚，揚雄。

(一〇)班，班固；傅，傅毅；張，張衡；蔡，蔡邕。

(一一)当塗，指魏。后汉书袁術傳：「又少見讖书，言代汉者当塗高，自云名字应之。」李賢注：「当塗高者，魏也。」

(一二)金行，指晉。盖謂以金德王，然出典未詳。

(一三)曹，曹植；王，王粲；陈，陈琳；阮，阮瑀。

(一四)潘，潘岳；陆，二陆，陆机和陆云；張，三張，張載，張协和張亢；左，左思。

(一五)頌国都，当指統万城功德銘，見全晉文卷一五六。

(一六)銘酒泉，文已佚。

(一七)永嘉，晉怀帝年号。永嘉遺烈，指近似孙綽、許詢等注重理义的文风。

(一八)太和，北魏孝文帝年号，当公元四七七——四九九年。

(一九)渚宮，楚别宮，故址在江陵。渚宮云撤，指西魏攻佔江陵。

(二〇)世宗，北周明帝宇文毓。

(二一)滕王，宇文逌；趙王，宇文招。

(二二)詳典論論文，本书选录。

(二三)詳文賦，本书选录。

史通言語篇

史通卷六，依浦起龙通释本

刘知几(一)

蓋「樞机之发，榮辱之主(二)。」「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三)。」則知飭詞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难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艰而义釋，若尚书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四)，子产献捷(五)，臧孙諫君納鼎(六)，魏絳对戮楊干(七)是也。战国虎争，馳說云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飞鉗」之術(八)，剧談者以譎誑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記載苏秦合縱，張仪連横，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汉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尙文，时无专对。运等画策，自具於章表；献可替否，总归於笔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苏秦張仪之业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戏解嘲(九)，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檻以抗憤(10)張綱埋輪而献直(一一)，秦宓之酬吳客(一二)，王融之答虜使(一三)，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历选載言，布諸方册，自汉已下，无足观焉。

尋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一四)「鸜鵒」(一五)，童豎之謠也。「山木」(一六)「輔車」(一七)，时俗之諺也。「皤腹棄甲」(一八)，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一九)」，輿人之誦也。斯皆刍詞鄙句，犹能溫潤若此，况乎東帯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記，虽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傳之說，既不习於尙书，两汉之詞，又多違於战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識，記其当世口語，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爱子长者，則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見於魏晉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二〇)，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譏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二一)。然自咸洛不守，龜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語存規檢，言喜风流，顚沛造次，不忘經籍。而史臣修飾，无所費功。其於中国則不然：何者？於斯时也，先王桑梓，翦为蛮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二二)，学如郯子(二三)，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伪国諸史(二四)，收弘撰魏周二书(二五)，必諱彼夷

晋，变成华語，等楊由之听雀(二六)，如介葛之聞牛(二七)，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詩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二八)，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二九)。华而失实，过莫大焉。唯王宋著书(三〇)，敍元高时事，抗詞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伤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鑑者見嫫姆多媸，而归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賞其記言之体，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余令，並称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倣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胜紀哉？

盖江芊駡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三一)汉王怒酈生曰：「豎儒！几敗乃公事。」(三二)单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三三)。」乐廣歎卫玠曰：「誰家生得宁馨兒。」(三四)斯並当时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魯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質。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恆，后之視今，亦犹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亙两仪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質文之屡变者哉？盖善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无精麁，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傳於后。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眞，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一)刘知几（六六一——七二一），字子玄，史学評論家。所著史通共四十九篇，清人浦起龙校注疏証，名史通通釋。
(二)周易繫詞上：「言行，君子之机樞；机樞之发，荣辱之主也。」
(三)二句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四)事詞見左傳成公十三年。
(五)事詞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六)事詞見左傳桓公二年。

(七)事詞見左傳襄公三年。

(八)文心雕龙論說篇：「轉丸騁其巧辭，飞鉗伏其精巧。」按「轉丸」「飞鉗」皆鬼谷子篇名，皆辯难方術。

(九)答戏，指答宾戏，班固作。解嘲，楊雄作。

(一〇)事詞見汉书宋云傳。

(一一)事詞見后汉书張皓傳。綱，皓子。

(一二)事詞見三国志蜀志秦宓傳。

(一三)事詞見南齐书王融傳。

(一四)詞見左傳僖公五年。

(一五)詞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一六)詞見左傳隱公十一年

(一七)詞見左傳僖公五年

(一八)詞見左傳文公四年。

(一九)詞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二〇)庄子天地篇載孔子說抱甕灌园，不肯用机械的汉阴丈人是：「假修渾沌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渾、混，同。

(二一)裴少期，名松之，刘宋时史注家。本字世期，唐人避諱作少期。所注三国志在魏武紀注說：「孙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将曰：『刘备，人傑也，将生忧寡人。』臣松之以为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飞之言，尤非其类。」按夫差語見左傳哀公二十年，他說：「句踐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二二)駒支，戎族人。左傳襄公十四年，会於向，范宣子不允参加，駒支說：「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而罪我諸戎，不与于会，亦无瞢焉。」

(二三)郯子，亦外族人。左傳昭公十七年，他朝於魯，对昭公詳說少皞氏的所以以鳥名官。孔子听到了，見郯子从学，随后又告訴別人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猶信。」

(二四)彥鸞、崔鴻字，撰十六国春秋，今佚，清人湯球有輯本。

(二五)收、魏收，撰魏书，今列二十四史。弘、牛弘，撰周史，今亡。

(二六)楊由，后汉成都人，以大雀集於庫楼，知郡內当有小兵。見后汉书方術傳。

(二七)介葛、介葛卢，聞牛鳴，知生三牺皆用之矣。見左傳僖公二十九年。

(二八)元封、汉武帝年号，这里是泛指汉代儒雅。

(二九)正始、毛詩序說：「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又魏齐王芳的年号也名正始。由上文「援引詩书」看来，知这里系泛指周代德音。

(三〇)浦起龙說指王劭齐志、宋孝王关东风俗傳。齐志述高齐，宋书如果指关东风俗傳，当述元魏，所以下句說「敍元高时事。」二书，今佚。

(三一)語見左傳文公元年。

(三二)語見史記留侯世家。

(三三)語見魏志王陵傳注引魏略。

(三四)語見晉书王衍傳。

史通叙事篇 史通卷六，依浦起龙通释本

刘知几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与於此乎？

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获麟，是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一)。子夏曰：「书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楊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乎书，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深奥，詁訓成义，微显闡幽，婉而成章，虽殊途異轍，亦各有差焉。諒以师范億載，規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龜鏡。既而馬迁史記，班固汉书，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

尝試言之曰：經犹日也，史犹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汉之文，当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懘(二)籥无聞。逮於战国已降，去聖弥远，然后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詎可同年？自汉已降，几将千載，作者相繼，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

夫班馬执簡，既五經之罪人，其晉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别，粹駁相悬，才难、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恶不均，精麁非类。若史記之苏、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仓公、龜筴傳，固无所取焉。又汉书之帝紀、陈、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东方朔傳，又安足道哉？岂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必时乏異聞，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恆理，而責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徽婉之才，盖亦难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书渾渾尔，商书灝灝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憔悴乎！」观丘明之記事也，当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坏，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辞，几乎翳矣。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无复体統。洎秦汉已下，条貫有倫，則煥炳可观，有足称者。至若荀悅汉紀，其才尽於十帝。陈寿魏书，其美穷於三祖。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夫識宝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敍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专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屡鄙。且几原务飾虚辞，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三)之朝，书事於士尼干(四)之代，将恐輟毫栖牘，无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

夫敍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言所能覼縷，今輒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於下。

夫国史之美者，以敍事为工；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为主。簡之时义大矣哉！

历观自古，作者权輿，尚书发蹤，所載务於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后異跡，然則文約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数字，尺紙之內，恆虚費数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况於章句不节，言詞莫限，載之兼两，曷足道哉！

蓋敍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五)。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六)。所称如此，更无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七)。」班史称紀信「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八)。」此則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书其事跡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九)。左傳紀隨会之論楚也，其詞曰：「華輅藍縷，以启山林」(一〇)。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卫清傳后，太史公曰：「苏建賞責大将軍不薦賢待士」。汉书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与紀，並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毕书，則其費尤廣(一一)。但自古經史，通多此类(一二)，能获免者，蓋十无一二(一三)。

又敍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为敏」(一四)。夫以鈍者称

敏，則明賢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一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禿，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一六）。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为煩句也。汉书張蒼傳云：「年老口中无齿」。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煩字也。然則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賸，字皆重复，史之煩蕪，职由於此。

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万罝，而获之由於一目。夫敍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执而罝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几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瀋在矣！嗟呼！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夫飾言者为文，編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

自圣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惊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

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詞縟說，理尽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卻浮詞。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实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苦（一七）其說也。既而丘明受經，师范尼父。夫經以数字包义，而傳以一句成言，虽繁約有殊，而隱晦无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会为政，「晉国之盜奔秦（一八）；「邢迁如归，卫国忘亡。」（一九）。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二〇）；「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二一）。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淺而义深，虽发語已殫，而含意未尽。使夫讀者，望表而知里，捫毛而辯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洎班馬二史，虽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二二）「汉兵敗績，睢水为之不流」，（二三）「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二四），「翟公之門，可張雀罗」（二五），則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輒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責於少期，（二六）子昇取譏於君懋（二七），非不幸也。

蓋作者言虽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无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儁穎，思多昏滞，費詞既甚，敍事纔周，亦犹售鉄錢者，以两当一，方成貿迁之价也。然則史汉已前，省要如彼，国晉（二八）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二九）。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观近史者，悦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无假搉揚，而其理自見矣。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卫，而作者犹謂帝家为王室，公輔为王臣；盘石如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

降及近古，弥見其甚。至如諸子短书，杂家小說，論逆臣則呼为「問鼎」，称巨寇則目以「长鯨」，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号「龙飞」。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辞，南董显书之义也。如魏收代史（三〇），吳均齐录，（三一）或牢籠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称刘氏納貢，則曰「来献百牢」，均敍元日临軒，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吳征魯賦（三〇），禹計塗山（三一），持彼往事，用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称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三三)」；崔鴻称慕容冲見幸，为「有龙阳之姿」(三三)。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慟，自东門吳已来，未之有也」(三四)。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軍恂恂善誘，无以加也」(三五)。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刱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証。是以汉初立轄，子长所书(三六)，魯始为髽，丘明是記。(三七)河桥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三八)。男子有笄，伯支远征於內則(三九)。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称苻坚方食，撫盘而詬。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旧录，乃易「撫盘」以「推案」(四〇)，变「脱帽」为「免冠」(四一)。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

又自杂种称制，充刱神州，事異諸华，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道武原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四二)。盖廲降，蒯聵，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四三)，名之鄙也，旧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后进談誹，別加刊定。况「齐丘之犢」，彰於載識(四四)，「河边之狗」，著於謠詠(四五)，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

亦有姓氏本复，減省从单(四六)，或去「万紐」而留「于」(四七)，或止存「狄」而除「厍」(四八)，求諸自古，罕聞茲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質則史」。故知史之为务，必借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身雕彩；或体兼賦頌，或詞类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鵠不成，反类於鶩」(四九)者也。

(一)礼記經解篇：「疏通知远，书教也。」又說：「属詞比事，春秋教也。」

(二)滯、同滞。

(三)賀六渾、北齐武帝高欢字。

(四)士尼干、浦起龙說宜作侯尼干、北齐显祖高洋产时，母命曰侯尼干。

(五)見尚书尧典。

(六)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七)見左傳僖公四年。

(八)見汉书高帝紀。

(九)見尙书泰誓上。

(一〇)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一一)原注：「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毁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尽夜观书，則先云『篤志好学』；欲言人赴敌不顧，則先云『武艺絕倫』；欲言人下笔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旣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为酒葯脯以毒，献公田来，驪姬曰：世子已祀，致福於君。君将食，驪姬跪曰：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与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国、子之国也，何迟乎为君？』又祇記云：『阳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报於晉侯曰：阳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旣书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恶，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书，讚論又載也」。

(一二)原注：「公、梁、祇、新序、說苑、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一三)原注：「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无此也。」

(一四)原注：「魯人謂鈍人也，祇記中已有注解。」按見左傳文公十五年。

(一五)見春秋僖公十六年。

(一六)浦說公羊当作穀梁。按見穀梁傳成公元年。原文作：「季孙行父秃，晉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时而聘於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公羊傳作：「容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

(一七)斥苦、浦釋：「竭力求及之意。」

(一八)見左傳宣公十六年。

(一九)左傳閔公二年：「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於夷封。二年，封卫於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二〇)左傳庄公十二年：「宋万弑閔公於蒙澤，」「奔陈。」「陈人使妇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

(二一)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二二)見史記淮阴侯列傳。
(二三)見史記項羽本記。
(二四)浦釋引鄒子：「董仲舒勤学，三年不窺园，乘馬不知牝牡。」又指出史記汉书止有「不窺园」一句。
(二五)見汉书汲郑傳。
(二六)原註：「魏书邓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众，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亦敍屬之一病也。』按魏书，王沈作。沈，字处道，晋人。原书已佚，此条引見三国志魏志卷二十邓哀王傳注。少期，裴松之字。
(二七)原註：「王邵齐志曰：『时議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悵怏；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志，率是支言。』」按君懋，王邵字。
(二八)原註：「国謂三国志，晋謂晋书也。」
(二九)浦釋：「此下似有脫句。」
(三〇)代史，指魏书，元魏最早名代。书刘义隆（宋文帝）「使献百牢」，見魏书世祖本紀下太平眞君十一年。按「吳征魯賦」見左傳哀公七年，原文說：「公会吳于鄫，吳来征牢。」
(三一)梁书文学傳上吳均傳：「著齐春秋三十卷，」齐录当指此，已佚，在何年书「朝会万国」不可考。按「禹計塗山」見左傳哀公七年，原文說：「禹合諸侯於塗山，执玉帛者万国。」
(三二)王隱晋阳秋已佚，此条今引見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令曹咎謹守成皋，汉挑战愼勿与战。后曹咎因不能忍受挑战的侮辱，渡兵汜水应战，半渡时被汉兵击敗自杀。
(三三)崔鴻十国春秋已佚，晋书苻坚載記下也說慕容冲「有龙阳之姿」，大概本於崔书。龙阳君，战国时魏王嬖臣，以貌美「得为王拂枕席。」見战国策魏策四。
(三四)「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慟，」見何书不可考。李百药北齐书邢邵傳有刘知几引語，也不知是否原本卢思道。东門吳，战国时梁人。战国策秦策三載他爱子死不忧，人問不忧的原因，他說：「吾尝无子，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卽与无子时同也，臣奚忧焉！」
(三五)李百药称王琳語，見北齐书王琳傳。李将軍，李廣。史記李将軍傳贊：「余睹李将軍，悛悛为鄙人。」汉书李廣苏建傳贊作「恂恂如鄙

人」。浦釋引郭延年評：「子才丧孤不慟，何異於吳？王琳会丧千人，李廣不晉，豈为虚引故事！」

(三六)郭評「考史記无此事，当改云：汉初立樽，孟坚所书。」汉书高帝本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从軍死者为樽归其县，县給衣衾棺丧具。」注「应劭曰：槥，小棺也。」按史通作「轊」，誤。轊，車軸也。

(三七)左傳襄公四年：「救鄫，敗於狐駘，国人从丧者皆髽，於是乎始髽。」髽，ㄓㄨㄚ。杜註「麻髮合結也，丧多不能备凶服。」

(三八)元凱，杜預字。晉书本傳：「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桥於富平津。議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为梁」，則河桥之謂也。」』按「造舟为梁」，詩經大雅大明篇語。

(三九)伯支，刘芳字（北史說字伯支，魏书作伯文）。魏书本傳載王肅說「古者妇人有笄，男子則无，」刘芳举內則「子事父母，鸡初鳴，櫛纚笄总」，証明男子有笄。笄，卽簪。

(四〇)浦釋：「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国书，皆无考。」又引晉书苻堅載記：「苻堅討姚萇，萇軍渴，有死者。俄而降雨，萇营三尺，营外寸余而已，萇軍大振。坚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营！』」按晉书或本崔书。

(四一)重規，李百葯字。齐志佚。李百葯北齐书万俟普傳：「子洛，字受洛干，战有功，高祖亲扶上馬，洛干免冠稽首曰：『愿出死力』」。

(四二)按魏书帝紀二：「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孙。」又帝紀一：「昭成皇帝諱什翼犍」。一則祖孙不应同名，二則对昭成皇帝諱什翼犍既未「革以他語」，道武皇帝如亦諱什翼犍，也不会「革以他語」，刘知几何指不可考。又按周书文帝紀上：「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亦未「闕而不載。」

(四三)浦釋引旧注：「龙降，八凱中一人。蒯瞶，卫庄公名，刺客傳亦有趙人蒯瞶。重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公名。」

(四四)原註：「杜台卿齐記載讖曰：『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齐丘』也。」

(四五)原註：「王劭齐志載謠云：『獾獾头团圞，河中狗子破尔菀』也。」

(四六)浦釋引通鑑釋例說：「魏之羣臣，出自代北者皆复姓，孝文迁洛，改为单姓，史患其煩，皆从后姓。」

(四七)浦釋：「周书『唐瑾仕魏为驃騎开府，周文歎異之，賜姓万紐于氏。』华岳頌碑，結銜作万紐于瑾。魏书官氏志『勿忸于氏，后改为于氏。』通志氏族略『勿忸于，疑与万紐于同。』」

(四八)浦釋：「旧作『存扶除厚』。按官氏志无厚字連扶之氏，但有乞扶氏，改为扶氏，則似『除厚』应为『除乞矣』。然『乞』之与『厚』，声

形俱別，不应轉譌乃尔。再考本志有厙狄氏，后改为狄氏，『厙』与『厚』、『狄』与『扶』，形俱相近，或当是也。又北齐如厙狄迴洛、厙狄盛之属，多廣头去点，尤与『厚』字头同。廣韻『厙、始夜切，姓苑有之。』」

（四九）馬援戒兄子嚴敦书語，見后汉书本傳。原作「所謂刻鵠不成尙类鶩者也。」

史通載文篇

史通卷五，依浦起龙通釋本

刘知几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一)；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謟、屈平宋玉为謗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隱恶故也。是則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二)，俱称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樹理者多以詭妄为本，飾辞者务以淫麗为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乐之有鄭卫。盖語曰「不作无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載其「元首」「禽荒」之歌(三)；鄭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四)。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虚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两都，馬融廣成，喻过其体，詞沒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奬，有长姦詐，而前后史汉皆书諸列傳，不其謬乎？

且汉代詞賦，虽云虚矯，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於魏晉已下，則伪謬雷同。榷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何者？

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书，下陈註表，其間劝进殷勤，敦諭重沓，跡实同於莽卓，言乃类於虞夏。且始自納陛(五)，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六)；白馬侯服，旧主蒙三恪(七)之礼。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所謂「虚設」也。

古者两軍为敌，二国爭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隱。何者？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辞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儔」，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冰以防其渡(八)。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临戎賈勇，犹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

古者国有詔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倫为督鑄錢，掾見詔书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决矣。(九)」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勑，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璽誥，下綸言(一〇)，申恻隱之渥恩，敍憂勤之至

意，其君虽有反道敗德，唯頑与暴，观其政令，則辛癸(一一)不如，讀其詔誥，則勳华(一二)再出。此所謂「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无笑朕乎？」(一三)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愼。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变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鉴无恆。此所謂「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汚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故观「猗与」(一四)之頌，而驗有殷方兴；观魚藻(一五)之刺，而知宗周将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尽三五(一六)；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一七)。国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眥，而称「咸致百灵」。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說不殊，欲令观者疇为准的？此所謂「一概」也。

於是考茲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虛。夫鏤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餠，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后，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溯自起居，成於国史，連章疏录，一字无廢，非复史书，更成文集。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一八)，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一九)抑其次也；陈寿、干宝(二〇)頗从簡約，犹时載浮訛，罔尽机要；唯王劭撰齐隋二史(二一)，其所取也，文皆詣实，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則度之，况举世文章，豈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二二)，賦有赵壹嫉邪(二三)，篇則賈誼过秦，論則班彪王命(二四)；張华述箴於女史(二五)，張載題銘於劍閣(二六)，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誡子(二七)，刘向谷永之上疏(二八)，晁錯李固之对策(二九)，荀伯子之彈文(三〇)，山巨源之启事(三一)：此皆言成軌則，为世龟鏡。求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經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华，采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聞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为載削者，可不务乎！

（一）宣、周宣王。詩經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韓奕、江汉等篇，詩序都說是「尹吉甫美宣王也。」尹吉甫、周卿士。僖、魯僖公。魯頌四篇，詩序都說是「頌僖公也。」就中的閟宮篇最后一章說：「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章句遂据說：「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奚斯、魯公子。

（二）南、南史，董、董狐，都是春秋时有名的正直史学家。

（三）尚书益稷篇載舜作歌說：「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还有皋陶賡和二首，兹不录。又五子之歌篇載夏太康失国，昆弟五人作歌，其二說：「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四）左傳隐公元年載：郑庄公和他的母亲姜氏，「公入而賦大遂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又僖公五年載：晉献公杀其太子申生以后，使士蔿为重耳、夷吾筑蒲与屈，士蔿退而賦歌說：「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誰适从！」

（五）納陛，下条九錫的一种。汉书王莽傳注：「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师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霤下也。』」

（六）九錫，古諸侯有大功者天子頒九錫。据公羊傳庄公元年何休注：一、車馬；二、衣服；三、乐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

（七）周封虞、夏、商三代后人，謂之三恪，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杜預注。

（八）曹操称刘备語見魏志武帝紀注，后以关羽攻樊城，議迁都於許，見蜀志关羽傳。周帝、周文帝宇文泰，語事皆見北齐书文宣帝紀。

（九）見后汉书第五倫傳。

（一〇）綸言，帝王詔书。祀記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一一）辛、殷紂名；癸、履癸、夏桀名。

（一二）勳、放勳，尧名；华、重华，舜名。

（一三）事語見后汉书刘永傳。

（一四）詩商頌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猗、歎美辞。

（一五）魚藻、詩小雅篇名。毛序：「魚藻，刺幽王也。」

(一六)三五、三皇五帝。

(一七)二八、古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八凱。

(一八)王沈、晉人，撰魏书；魚豢、魏人，撰魏略。

(一九)裴子野，梁人，撰宋略；何之元、陈人，撰梁典。

(二〇)陈寿、晉人，撰三国志；干宝、晉人撰晉紀。

(二一)王邵、隋人，撰北齐志和隋书。

(二二)韦孟、汉初儒者。諷諫詩見汉书韦賢傳。

(二三)趙壹、东汉作家。刺世疾邪賦見后汉书本傳。

(二四)班彪、东汉文人、史学家。王命論見汉书敍傳及文选。

(二五)張华、晉詩人、小說家。女史箴見全晉文卷五八。

(二六)張載、晉詩人。劍閣銘載晉书本傳及文选。

(二七)王昶、三国时魏人。为子及兄子作名字，並遂书誡之。詞載三国志魏志本傳。

(二八)刘向、谷永、皆西汉文人。刘向上疏大都載汉书楚元王交附傳，谷永上疏大都載汉书本傳及他傳。

(二九)晁錯、西汉人。李固、东汉人。二人对策，分見汉书、后汉书本傳。

(三〇)荀伯子、刘宋时人。宋书本傳称「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

(三一)山巨源、名濤，晉人。晉书本傳說：「前后选举，並得其才，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題目，时称『山公启事』」。

平台祕略論文藝篇(一) 王子安集卷十，依四部丛刊本

王　勃

論曰：易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傳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經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於大者远者，非緣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詞訟，耻为君子(二)；武皇裁出篇章，仅称往事(三)，不其然乎？至若处魏闕之下，心存江湖，詩以見志，文宣王(四)有焉。

(一)新唐书文艺傳上王勃傳：「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台祕略。」按平台祕略論共十首，文艺列第三首。茲以只抄文艺一首，題文艺篇。作者另有平台祕略贊，其余九首皆与祕略論同題，独此作「艺文」，不作「文艺」。贊文說：「荣分上邸，业盛文場。爭开宝札，竟聳雕章。气凌云汉，字挟风霜。后之来者，其在君王。」

(二)思王，曹植封号。他在与楊德祖书說：「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猶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勳績，辞賦为君子哉？」頌，蔣清翊王子安集注：項本作「賦」。

(三)武皇，指魏武帝曹操，他在讓县自明本志令一文，历述自己的事跡和志愿（高亨教授告知）。出，蔣清翊王子安集注本作「勑」。

(四)文宣王，南齐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所作行宅詩序說：「余禀性端疎，属爱閑外。往岁羈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盛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廻池絕澗，往往旧識。以吟以詠，聊用述心。」

上吏部裴侍郎(一)啓節錄　王子安集卷八，依四部丛刊本。

王　勃

勃启：

……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聖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見志。遺雅背訓，孟子不为(二)；劝百諷一，揚雄所耻(三)。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資以兴衰，家国由其輕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导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风於后，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驕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貴之而江东乱。虽沈謝爭鶩，适先(四)兆齐梁之危；徐庾並馳，不能免周陈之禍。於是識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徑逝。潛夫昌言(五)之論，作之而有逆於时；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於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国家应千載之期，恢百王之业。天地靜默，阴阳順序。方欲激揚正道，大庇生人。黜非聖之书，除不稽之論。牧童頓顙，思进皇謨；樵夫拭目，愿談王道。崇大廈者非一木之材，匡弊俗者非一日之卫(六)；众持則力尽，眞长則伪銷，自然之数也。

君侯受朝廷之寄，掌鎔范之权，至於舞詠澆淳，好尙邪正，宜深以为念也。伏見銓擢之次，每以詩賦为先。誠恐君侯器人於翰墨之間，求材於簡牘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賢者也。徒使駿骨长朽(七)，眞龙不降；衒才飾智者奔馳於末流，怀眞蘊璞者棲遑於下列。易不云乎，「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九)」书不云乎，「弊化奢丽，万世同流(一〇)。」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嗟乎！盖有識天人之幽致，明国家之大体，辨焉而不穷，酌焉而不竭，抱膝无悶，盱衡自得，彼悠悠小技，焉足为君侯道矣？自非奉問宴，接清談，未可一二言也。然窃不自揆，尝著文章，非敢自媒，聊以恭命。謹录古君臣讚十篇并序，虽不足尘高識之門，亦可以見小人之志也。伏愿暫停左右，少察胸襟，覌述作之所存，知用心之有地。謹启。

(一)裴侍郎，裴行儉，两唐书有傳。高宗咸亨(六七〇——六七三)初，官吏部侍郎，与李敬玄共同典选十余年，甚有能名。
(二)从孟子的思想和精神看来，他的著作当然不会「遺雅背訓」；但孟子书中未鮮明提出，現存外书輯本中亦未言及，此本何书，未詳。

(三)讚汉书司馬相如傳贊(卷一选录)。

(四)先、蔣清翊王子安集注本同，初唐四傑文集本作「足」，全唐文卷一八〇作「以」。

(五)潛夫、潛夫論，东汉王符撰，今存。昌言、东汉仲長統撰，原书佚，有嚴可均馬国翰等輯本，見全后汉文和玉函山房輯佚书。

(六)卫、蔣清翊注：似「術」字之訛。

(七)战国策燕策一：郭隗劝燕昭王朝賢臣，王問何朝而可，郭隗說：「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远千里哉！」

(八)新序杂事篇五：「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之好龙，鉤以寫龙，鑿以寫龙，屋室雕文以寫龙，於是夫龙聞而下之，窺头於牖，施尾於堂。叶公子高見之，棄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九)易繫辭：「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裴駰集解：「今易无此語，易緯有之。」

(一〇)見尚书毕命篇。

王勃集序

楊盈川集卷三，王子安集卷首，依楊集四部丛刊本

楊　炯

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历年滋(一)久，遞为文質，应运以发其明，因人以通其粹。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沈，唐宋宏汨罗之跡。文儒於焉異术，詞賦所以殊源。逮秦氏燔书，斯文天丧；漢皇改运，此道不还。賈馬蔚兴，已虧於雅頌；曹王傑起，更失於风騷。僶俛大猷，未忝前載。洎乎潘陸奋发，孙許(二)相因，継之以顔謝，申之以江鮑，梁魏羣材，周隋众制。或苟求虫篆，未尽力於邱墳；或独徇波瀾，不寻源於礼乐。会时沿革，循古抑揚，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其有飞馳倏忽，倜儻紛綸，鼓动包四海之名，变化成一家之体，蹈前賢之未識，探先聖之不言。經籍为心，得王何(三)於逸契，风云入思，叶張左(四)於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並推心於意匠；八方好事，咸受气於文樞。出軌躅而驤首，馳光芒而动俗。非君之博物，孰能致於此乎？

君諱勃，字子安，太原祁人也。其先出自有周，濬启文明之裔；隐乎炎汉，宏宣高尚之风。晉室南迁，家声布於淮海；宋臣北徙，門德胜於河汾。宏材継出，达人間峙。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书佐，蜀王侍讀。大业(五)末，退耕藝於龙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聞风睹奥，起予道惟，揣摩之古，开闢八风。始擯落於鄒韓(六)，終激揚於荀孟。父福疇，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阯六合二县令，为齐州长史。抑惟邦彦，是曰人宗；絕六藝以成能，兼百行而为德。司馬談之晚岁，思宏授史之功(七)；楊子云之暮年，遂起参玄之歎(八)。

君之生也，含章是託。神何由降？星辰奇偉之精。明何由出？家国賢才之运。性非外奖，智乃自然。孝本乎未名，人应乎初識。器业之敏，先乎就傅。九岁，讀顔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綜六經，成乎朞月，懸然天得，自符音訓。时师百年之学，旬日兼之；昔人千載之机，立談可見。居难則易，在塞咸通；於术无所滞，於詞无所假。幼有鈞衡之略，独負舟航之用。年十有四，时誉斯归。太常伯刘公(九)巡行风俗，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沛王(一〇)之初建国也，博选奇士，

征为侍讀，奉敎撰平臺鈔略(一一)十篇。书就，賜帛五十匹。先鳴楚館，孤峙齐宮，乘忌側目(一二)，应刘(一三)失步。临秀不容，寻反初服，远遊江汉，登降岷峨。观精气之会昌，翫灵奇之肸蠁(一四)，考文章之跡，征造作之程。神机若助，日新其业，西南洪笔，咸出其詞。每有一文，海內惊瞻。所制九隴县孔子庙堂碑文，宏偉絕人，稀代为宝，正平之作(一五)，不能夺也。咸亨(一六)之初，乃参时选，三府交辟，遇疾辞焉。友人陆季友，时为虢州司法，盛称宏农药物，迺求补虢州参軍，坐免。岁余，寻复旧职。棄官沉跡，就养於交阯焉。长卿坐廢於时(一七)，君山不合於朝(一八)，豈无媒也，其惟命乎！

富貴比於浮云，光阴踰於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观覽旧章，翲翔羣藝，随方滲漉，於何不尽？在乎詞翰，倍所用心。尝以龙朔(一九)初载，文埸变体，爭構纖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鳳，乱之朱紫靑黃，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薛令公(二〇)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变；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淸規而輟九攻。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於是鼓舞其心，发洩其用，八紘馳騁於思緒，万代出沒於毫端，契将往而必融，防未来而先制。动摇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劳；沃蕩詞源，河海无息肩之地。以茲偉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大則用之以时，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势，非鼓怒以为資。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綜浅术，无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积年綺碎，一朝淸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

矯枉过正，文之权也。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咸思自擇。近則面受而心服，远則言发而响应。敎之者逾於激电，傳之者速於置邮。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假其一气，則邈矣孤騫。窃形骸者，既昭发於樞机；吸精微有，亦潛附於声律。虽雅才之变例，誠壮思之雄宗也。妙異之徒，别为縱誕，专求怪說，爭发大言，乾坤日月張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长句以增其滞，客气以廣其灵，已逾江南之风，漸成河朔之制。謬称相述，罕識其源。扣純粹之精机，未投足而先逝；覽奔放之偏节，已滞心而忘返。迺相循於跼步，豈見习於通方？倍譎不同，非墨翟之过(二一)；重增其放，豈庄周之失(二二)？唱高罕属，既知之矣；以文罪我，其可得乎？

君以为摛藻雕章，研几之余事；知来藏往，探賾之所宗。随时以发，其唯应便；稽古以成，其殆察微。循紫宮於北門(二三)，幽求聖律；訪玄扈於都洛(二四)，响象天人。每覽韋編，思宏大易，周流穷乎八索，变动該乎四营，为之发揮，以成注解。尝因夜梦，有称孔夫

子而謂之曰：易有太极，子其勉之。寤而循环，思过半矣。於是旁著蔡以象告，考爻象以情言，既乘理而得元，亦研精而徇道。虞仲翔[二五]之尽思，徒見三爻；韓康伯[二六]之成功，仅踰两繫。君之所注[二七]，見光前古，与夫发天地之祕藏，知鬼神之情状者，合其心矣。君又以幽贊神明，非杼軸於人事；經营訓导，迺优游於聖作。於是編次論語，各以羣分，旁源造极，为之古訓，仰貫一以知归，希体二而致远，为言式序，大义昭然。

文中子之居龙門也，睹隋室之将散，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远图，宗获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汉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为百篇以續书；甄正乐府，取其雅奥为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始[二八]元年，至隋开皇九年[二九]平陈之岁，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窃慕，同为元經之傳，未就而殁。君思崇祖德，光宣奥义，續薛氏之遺傳，制詩书之众序[三〇]。包举藝文，克融前烈。陈羣稟太邱之訓[三一]，时不逮焉；孔伋傳司寇[三二]之文，彼何功矣。詩书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业。命不与我，有涯先謝，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改其乐，顏氏斯殂[三三]；养空而浮，賈生終逝[三四]。嗚呼！天道何哉？所注周易，旁乎晉卦。又注黃帝八十一难，幸就其功。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三五]。

君平生屬文，岁时不倦，綴其存者，纔數百篇。嗟乎促齡，材气未尽，殁而不朽，君子貴焉。

兄勔及勮，磊落詞韻，鏗鏘风骨，皆九变之雄律也；弟助及勛，总括前藻，網罗羣思，亦一时之健笔焉。友爱之至，人倫所及，永言存殁，何痛何之！援翰紀文，咸所未忍。盖以投分相期，非宏詞說。潸然擥涕，究而序之。分为二十卷，具諸篇目。三都盛作，恨不序於生前[三六]；七志良书，空撰得於身后[三七]。神其不远，道或存焉。

（一）滋，原作「兹」，依全唐文卷一九一及蔣清翊王子安集注本校改。

（二）孙、許，指孙綽和許詢，皆晉代玄言詩人。

（三）王、何，指王弼和何晏，弼撰周易注，晏撰論語集解。

（四）張、左，蔣清翊注謂指張載和左思。按二人虽同为太康詩人，但並称張左，尚不多見。案謝灵运山居賦序以張左对台皓，蕭子显南齐书文学傳論以張左对卿云，皆指張衡和左思，这里似也指張衡和左思，皆辞賦家。

(五)大业、隋煬舜年号，当公元六〇五——六一六年。

(六)鄒、韓、蔣清翊注謂指撰春秋鄒氏傳的鄒氏和撰韓詩內外傳的韓嬰。

(七)司馬談、司馬迁父。史記太史公自序：談将死，执迁手泣說：「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論著矣。」

(八)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与吾玄文。」太平御覽卷三八五引刘向別录：「楊信、字子烏，雄第三子，幼而聪慧。雄笇玄經不合，子烏令作九数而得之。」

(九)刘公、刘道祥，字同寿。新唐书本傳：「迁司刑太常伯，詔巡察关內道。」

(一〇)沛王、即注后汉书的章怀太子李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龙朔元年，封沛王。

(一一)平台鈔略、当即平台祕略論。

(一二)乘、忌、指枚乘和嚴忌，皆西汉文人。

(一三)应、刘、指应瑒和刘楨，皆建安文人。

(一四)肸蠁、丅一　丅一尢。汉书司馬相如傳：「众香发越，肸蠁布寫。」王先謙补注引說文：「肸、响布也。」又「蠁、知声虫也。」据謂「肸蠁者，盖声入則此虫知之，其应最捷，故以喻灵感通微之意。」

(一五)正平、祢衡，汉末文人。作魯夫子碑，今存，見全后汉文卷八七。

(一六)咸亨、唐高宗年号，当公元六七〇——六七三年。

(一七)長卿、司馬相如。史記本傳說：「其进士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閒居，不慕官爵。」

(一八)君山、桓譚，新論著者。后汉书本傳：「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一九)龙朔、唐高宗年号，当公元六六一——六六三年。

(二〇)令公、中书令尊称。薛令公、薛元超，永隆二年——即公元六八〇年，拜中书令。擅文辞，著文集四十卷。新旧唐书皆附薛收傳。

(二一)倍、同背。庄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齒、鄧析子之属，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二二)嵇康与山巨源絕交书：「又談老庄，重增其放。」

(二三)太平御覽卷六一〇引孝經中契說：「丘作孝經，文成道立，齐以白之天，則玄云踊，北紫宮开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书題，号孝經

篇。」

(二四)玄扈，原本避清圣祖玄燁諱作元扈，今复正。山海經中山經：「阳虛之山多金，临於玄扈之水。」郭璞注：「河图曰，蒼頡为帝，南巡狩登阳虛之山，临於玄扈，洛汭灵龟，負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也。」

(二五)虞仲翔，名翻，三国时吳人。吳志本傳注引別傳：翻初立易注，奏上說：「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岂臣受命，应当知經。」按經典釋文卷一周易釋文載虞翻注十卷。

(二六)韓康伯，晉人。今十三經中的周易注，文言，彖，象出王弼；繫辭，說卦，序卦，杂卦出韓康伯。

(二七)王勃撰周易发揮五卷，見旧唐书本傳(新唐书說数篇)，已佚。集有八卦大演論一篇。

(二八)太始，晉武帝年号，元年当公元二六五年。

(二九)开皇，隋文帝年号，九年当公元五八九年。

(三〇)續书序見王子安集卷四，續詩序佚。

(三一)陈羣，三国时魏人。父实，汉末名儒，曾为大邱長。

(三二)司寇，指孔子，因曾为魯司寇。

(三三)顏氏，顏回，早死。論語雍也篇載孔子称贊他：「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三四)賈生，賈誼，早死。作鵩鳥賦說：「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游。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史記司馬貞索隐引鄧展說：「养空而游，言体道之人但养空性而心若浮舟也。」

(三五)黃帝八十一难經序見王子安集卷四，注論佚。

(三六)三都賦，晉人左思作。皇甫謐曾为作序，今存文选卷四十五。这里系說此序不能像皇甫謐一样的作於左思生前，而作於王勃死后。

(三七)七志，齐人王儉撰。这里是說王勃文集不能像王儉七志一样的在生前撰成，而在死后才編訖。

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節錄 依全唐文卷三一五

李　华(一)

开元天宝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趙郡李华为墓碣已书之矣。以文学著於时者，曰兰陵蕭君穎士，字茂挺。……君以为六經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經。厥后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体。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风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丰贍，王粲超逸，稽康标举。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备举。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风；干宝著論(二)，近王化根源。此后夐絕无聞焉。近日陈拾遺子昂，文体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为己任，时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沒於旅次。有文十卷，卷行於代，其篇目虽存，章句遺落，古所謂有其义而无其詞者也。后之为文者，取以为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众，求君之比，不可复得，难乎哉！

君有子一人，曰存，为苏州常熟县主簿，雅有父风，知名於代。以华平生最深，見託为敍，力疾直书云尔。

(一)李华，詳后选檢校尚书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节录。

(二)干宝，字令升，东晋史学家、小說家，著有晉紀、搜神記等书。这里大概指晉紀，原书已佚，文选存晉紀总論、晉武帝革命論两篇。

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依全唐文卷三八八

独孤及(一)

五言詩之源，生於国风，廣於离騷，著於李苏，盛於曹刘，其所自远矣。当汉魏之間，虽以樸散为器，作者犹質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太羹遺味之歎。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二)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声，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备。虽去雅寖远，其而有过於古者，亦犹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迹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复崛起於开元天宝之間。得其門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补闕其人也。

补闕諱冉，字茂政，元晏先生之后，銀青光祿大夫澤州刺史諱敬德之曾孙，朝散大夫饒州乐平县令諱价之孙，中散大夫潭州刺史諱覬之子。十岁能属文，十五岁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三)深所歎異，謂清穎秀拔，有江徐(四)之风。伯父祕书少監彬，尤器之。自是令聞休暢。举进士第一，历无錫县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国太原公(五)之推轂河南也，辟为书記。大历二年(六)，迁左拾遺，轉右补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阳，朝廷虛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复。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卹，自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喪喜慍，罕見於容。故覩君述作，知君所尙。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极也，盖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十篇。

其詩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誦詠风騷，憲章顏謝。至若而曲感动，逸思奔发，則天机独得，有非师資所奬。每舞雩詠归(七)，或金谷文会(八)，曲水修禊(九)，南浦愴别(一〇)，新声秀句，輒加於常时一等，才鍾於情故也。

君母弟殿中侍御史曾，字孝常，与君同稟学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既而詞藻竞爽，盛名相亚，同乎声者方之景阳孟阳(一一)。孝常既除喪，惧遺制之墜於地也，以及与茂政前后为諫官，故銜痛編次，以論撰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於篇。

(一)独孤及，詳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

(二)沈詹事，沈佺期。宋考功，宋之問。二人首創律詩。

(三)曲江張公，張九齡(六七三——七四〇)，詩人。

(四)江、徐，当指江淹，徐陵，皆南朝文学家。

(五)太原公、王縉，太原祁人，詩人王維弟。永泰元年(七六五)官河南副元帅。

(六)大历、唐代宗年号，二年当公元七六七年。

(七)論語先进篇，孔子令弟子言志，曾皙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詠而归。」舞雩、祭天祈雨的祭坛。

(八)晉人石崇在他的別墅——金谷园中，邀請很多詩人，共同賦詩，其中潘岳一首，收入文选。石崇有金谷詩序，見全晉文卷三十三。

(九)古代风俗，三月三日到水上「修禊」，詩人也就而賦詩。曲水，或說是水名；或說是因水泊觴。禊义訓「洁」，目的在去垢却病。顏延年和王融都有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見文选卷四十六。

(一〇)楚辞九歌河伯篇：「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

(一一)景阳，張协。孟阳，張載。二人系兄弟，皆晉太康时詩人。

檢校尙書吏部員外郞趙郡李公中集序節錄

依全唐文卷三八八

独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檝而后济。自典謨缺，雅頌寢，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則潤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儷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一)，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皋繇史克之作(二)，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驅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檝，翫之於陆，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感人也旧矣！

帝唐以文德敷祐於下，民被王风，俗稍丕变。至則天太后时，陈子昂以雅易鄭，学者浸而嚮方。天宝中，公与兰陵蕭茂挺，长乐賈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为泉源，攄情性以託諷，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諫，然后有賦頌；悬权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論議。至若記序編录銘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书。故风雅之指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於时文士馳騖，飈扇波委，二十年間，学者稍厌折楊皇荂(三)，而窺咸池(四)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

公名华，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达而有节，中行而能断。孝敬忠廉，根於天机。执亲之丧，哀达神明。其任职釐績，外若坦蕩，內持正性。諫不犯顏，見义乃勇，举善惟惧不及，务去恶如复仇。与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而藻，則和气之余也。学博而識有余，才多而体愈迅。每述作，筆鋒风生，听者耳駭。……少时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学至校书郎(五)已前八卷，并常山公主誌文、竇将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礼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旧遊詩、韓幼深避乱詩序、祭王員外端、沈起居兴宗、裴員外騰文、別元旦詩、并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乱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六)已后所作頌賦詩歌碑表敍論誌記讚祭，凡一百四十三篇。公长子羔，字宗緒，編为二十卷，号中集。其中陈王业，則无疆頌；主文而譎諫，則言毉含元殿賦；敦礼教，則哀节妇賦、灵武二孝讚；表賢达盛德，則崔宾客集序、元魯山碣、房太尉德政碑、平原張公頌、梁国李公傳德先生誄、权著作墓誌、李太夫人傳、盧夫人頌；一死一生之間，攄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刘評事、張評事文；吟咏情性，达於

事变，则咏古詩；思旧，则三賢論；辨卿大夫之族姓，则盧監察神道碑；自敍，则别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合其異同，则南泉眞禪师、左溪郎禪师碑。其余虽波瀾万变，而未始不根於典謨。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覿容貌，听詞气。假令束带立於史臣之位，足以潤色王度。天而病之，时不幸歟。公之病也，尝以斯文見託，詒某书曰：「桓譚論楊雄当有身后名，华亦謂足下一桓譚也。」及於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於后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註。今乃著其文德，为之冠於篇首焉。(七)

(一)梏拲，和「桎梏」的意思相同。周禮卷三十六，秋官掌囚「上罪梏拲而桎。」注：「拲者，两手共一木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拲，ㄍㄨㄥˇ。

(二)皋繇，即皋陶，繇，陶，古音同字通。伪古文尚书益稷篇載皋陶歌两首。一首是：「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另一首是：「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庶事堕哉。」史克，春秋时魯吏官。詩毛序說魯頌中的駉篇是吏克作的。

(三)折楊、皇荂，都是古俗曲名。庄子天地篇：「大声不入里耳，折楊、皇荂，則嗑当而笑。」荂，ㄈㄨ。

(四)咸池，傳为黃帝乐曲。

(五)未录出的一段說：「天宝二年……擢祕书省校书郎。」

(六)未录出的一段說：「(天宝)十一年，拜监察御史。」

(七)原注引文苑英华本，自「监察御史」以下至末，与此本小異，文長不具列。据彼知所以名为中集者，緣以「自监察御史已前」所作，「号为前集」，病后「継於此而作者，当为后集。」

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

依全唐文卷五一八

梁　肃(一)

大历丁巳岁(二)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独孤及公薨於位。秋九月既葬，門下士安定梁肃，咨謀先达，稽覽故志，以公茂德映乎当世，美化加乎百姓，若发揚秀气，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白篇为二十卷，以示后嗣。乃繫其辞曰：

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圣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册。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文之兴廢，視世之治乱；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

唐兴，接前代澆醨之后，承文章顛墜之运，王风下扇，旧俗稍革（一作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体反正。其后时寖和溢，而文亦随之。天宝中，作者数人，頗节之以礼。洎公为之，於是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帶，以易之精义，詩之雅兴，春秋之褒貶，属之於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論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凜然复覩兩汉之遺风。善乎中书舍人崔公祐甫(三)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誡世、褒賢遏恶为用，故議論最长。其或列於碑頌，流於詠歌，峻如嵩华，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为誥为典，为謨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

公諱及，字至之，祕书監府君之中（一作第四）子。道与之粹，天授之德，聪明博达，剛毅正直，中行独复，动靜可則，孝弟（一作仁厚）积为行本，文艺成乎余力。凡立言必忠孝大倫，王霸大略，权正大义，古今大体。其中虽波騰雷动，起伏万变，而殊流会归，同志於道。故於賦「远遊」，頌「嘯臺(四)」，見公放怀大观，超迈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图記，見公識探神化，智合权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礼，吕諲盧奕之謚(五)，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实。若夫述圣道以揚儒风，則陈留郡文宣王庙碑、福州新学碑；美成功以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书、严庶子、韦給事、韦穎叔墓銘、鄭氏孝行記、李睢阳、楊怀州碑；纂世德以貽后昆，則先祕书監灵表。陈黄老之义，於是有対策文；演釋氏之奥，於是有鏡智禪师碑；論文变之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称物状以怡情性（一作称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瑯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抒久要於存歿之閒，則祭賈尚书、相里侍郎、元郎中

（一作員外）、李叔子文。其余紀物敍事，一篇一詠，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党安得遭遇乎斯文也！

初公視肃以友，肃仰公犹师，每申之話言，必先道德（一作德礼）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樸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唯子可与共学，当視斯文，庶乎成名。」肃承其言，大发蒙惑。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遂衔涕为敍，俾来者於是观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始終出处，皆載易名之状(六)故不备之此篇。

(一)梁肃（七五三——七九三）、字敬之，一字寬中，古文家，上承独孤及，下对韓愈有影响。
(二)大历、唐代宗年号，丁巳当公元七七七年。
(三)崔祐甫、字貽孙。引語出所作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并銘序，見全唐文卷四〇九。
(四)指梦远遊賦及阮公嘯台頌。
(五)指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故御史中丞卢弈謚議及故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吕諲謚議。
(六)指所作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独孤公(及)行状，見全唐文卷五二二。

補闕李君前集序 依全唐文五一八

梁肃

文之作，上所以发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成典礼、厚人倫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后，其流派别。炎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迁、刘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风者也；枚叔、相如、楊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后作者理胜則文薄，文胜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則乱矣。文薄則意愈巧，巧則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气，气不足則飾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則文斯敗矣。

唐有天下几二百載，而文章三变：初則廣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則燕国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宝已还，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独孤常州(一)，北肩而出，故其道益熾。若乃其气全，其辞辨，馳鶩古今之际，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补闕李君。君名翰，赵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聪达，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敍治乱，則明白胆蕩，紓徐条暢，端如貫珠之可观也；陈道义，則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劝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龟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显融，协於大中，穆如清风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云，神禹导河，触石而弥六合，隨山而注巨壑，盖无物足以遏其气，而閡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舍君其誰歟？

弱冠进士登科，解褐卫县尉。其后以书記再参淮南节度軍謀，累迁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补闕，俄加翰林学士。夫士之处世，用捨繫乎才，进退牽乎时。始君筮仕，值蔽善者当路，故屈於下位。天宝末，房公琯、韋公陟，薦公充史官諫司之任；当国者不听，乃已。中岁多难，时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罢免。嘻！昔之君子賢人，运与事并得信(二)其志者寡矣！其余属雅道丧缺，黄鍾毁棄，若孟子轗軻，士安多病(三)，亦何可胜論？惟斯文足以振当世，余烈足以遺后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归，居於河南之阳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迈而文益壯。暇日以尝所述作三十卷，目为前集，命予序之。君与予实有伯喈仲宣之义(四)，故书於篇。

(一)李員外、李华。蕭功曹、蕭穎士。賈常侍、賈至，即檢校尚书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所提到的賈幼几，幼几是字。全唐文收文三卷，列

卷三六六——三六八。独孤常州、独孤及。

(二)信、同「伸」。

(三)士安、皇甫謐、晉代史学家。晉书本傳說：「后得风痹疾，猶乎不輟卷。」

(四)伯喈、蔡邕字。仲宣、王粲字。三国志王粲傳：「粲徙長安，左中郎将蔡邕見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宾客迎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醉說 权載之集卷三十，依四部丛刊本

权德舆(一)

予既醉，客有問文者，漬笔以应之云：尝聞於师曰，尙气、尙理、有簡、有通。能者得之以是(二)，不能者失之亦以是。四者皆得之於仝，然則得之矣。失於仝，則鼓气者类於怒矣，言理者伤於儒矣，或狺狺而呀口，跕跕以墮水；好簡者則瑣碎以譎怪，或如讖緯；好通者則寬疏以浩蕩，龐乱憔悴；豈無一曲之效，固致远之必泥。苟未能朱絃大羹之遺音遺味，則当鏞(三)磬在懸，牢醴列位；何遽翫丸索而躭粔餌，況顚命而伤气。六經之后，班馬得其門。其或懿如中郞(四)，放如漆園(五)，或遒拔而峻深，或坦夷而直溫。固当漠然而神，仝然而天，混成四时，寒暑位焉，穆如三朝，而文武森然。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質之彬彬。善用常而为雅，善用故而为新。虽数字之不为約，虽弥卷而不为繁。貫通之以經术，弥縫之以渊元。其天机与懸解，若圬鼻而斲輪(六)。豈止文也，以宏諸立身。不如是，則非吾党也，又何足以辨云？

(一)权德輿(七五九——八一八)，字載之，古文家。所著詩文集共五十卷。

(二)是，原作「四」，依仝唐文卷四九五校改。

(三)鏞，原作「鍾」，依仝唐文校改。

(四)中郎，蔡邕，字伯喈，汉末文学家。曾为中郎将，故后人称为蔡中郎，著有独断及蔡中郎集等书。

(五)漆園，庄周，曾为漆園吏。

(六)圬，音乂，同「堊」，泥塗，泥工。有时也加「鏝」字称「圬鏝」，字亦作「堊漫」或「堊慢」。庄子徐无鬼篇：「郢人堊慢(一作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堊而鼻不伤。」斲輪，詳文賦注(頁×注×)。这里是說对文章的「天机」和「悬解」，須要像匠石斲堊，輪扁斲輪那样精巧地掌握和理解。

古今詩人秀句序(一) 依文鏡祕府論南卷

元兢(二)

晚代銓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蕭統与刘孝綽等撰集文选，自謂毕乎天地，懸諸日月。然於取捨，非無舛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論之。至如王中书「霜气下孟津」，及「遊禽暮知返」(三)，前篇則使气飞动，后篇則緣情宛密，可謂五言之警策，六藝之眉首，棄而不紀，未見其得。及乎徐陵玉台，僻而不雅；丘迟抄集(四)，略而無当。此乃詳擇全文，勒成一部者，比夫秀句，措意異焉。似秀句者，抑有其例。皇朝学士褚亮，貞观中，奉勅与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語，以为一卷。至如王粲「灞岸」(五)，陸机尸乡，潘岳悼亡，徐幹室思，並有巧句，互称奇作，咸所不录。他皆效此，諸如此类，难以胜言。借如謝吏部冬序羁怀(六)，褚乃选其「风草不留霜，冰池共明月」，遺其「寒灯耻宵梦，清鏡悲曉髮」。若悟此旨，而言於文，每思「寒灯耻宵梦」，令人中夜安寝，不觉惊魂；若見「清鏡悲曉髮」，每暑月(七)鬱陶，不覚霜雪入鬢。而乃捨此取彼，而何不通之甚哉！褚公、文章之士也，虽未連衡两謝(八)，实所結驅二虞(九)，豈於此篇，咫步千里？良以箕毕(一〇)殊好，风雨異宜者耳。

余以龍朔元年(一一)，为周王府參軍，与文学刘禕之、典籤范履冰，书(一二)东閣已建(一三)斯，竟撰成此录。王家书既多缺，私室集更难求，所以遂历十年，未終两卷。今剪芳林要覽(一四)，討論諸集，人欲天从，果諧宿志。尝与諸学士覽小謝詩，見和宋記室省中，詮其秀句，諸人咸以謝「行树澄远阴，云霞成異色」为最。余曰：諸君之議非也。何則？「行树澄远阴，云霞成異色」，誠为得也，抑絕唱也。夫夕望者莫不鎔想煙霞，鍊情林岫，然后暢其清調，发以綺詞，俯行树之远阴，瞰云霞之異色，中人以下，偶可得之；但未若「落日飞鳥还，憂来不可极」之妙者也。覌夫「落日飞鳥还，憂来不可极」，謂捫心罕屬，而举目增思，結意惟人，而緣情寄鳥，落日低照，即随望断，暮禽还集，則憂共飞来。美哉玄暉，何思之若是也！諸君所言，窃所未取。於是咸服，恣余所詳。余於是以情緒为先，直(一五)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綺錯为末，助之以气質，潤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詞調双举，有一於此，罔或孑遺。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詩为始，至上官仪为終(一六)。刊定已詳，繕写斯毕，实欲傳之好事，冀□(一七)知音，若斯若斯，而已而已矣。

(一)原只标「或曰」，何以知道是元兢的古今詩人秀句序呢？一、祕府論移录他人的文章，常常只标「或曰」。二、旧唐书文苑傳上說：「元思敬者，总章中为协律郎，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两卷傳於世。」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也載元兢古今詩人秀句二卷，总集类也載元思敬詩人秀句二卷。时間和性質，都恰巧相合。三、宋史艺文志和崇文总目都載僧元鑑續古今詩人秀句二卷，秀鑑书是續元兢书，应提到元兢书，此文未提到，知不是元鑑书序，而是元兢书序。

(二)元兢，字思敬。別作詩格一卷，已佚。

(三)王中书，王融，他曾在齐武帝时做中书郎。「霜气下孟津」和「遊禽暮知返」，是两首詩的两个起句，題都名古意，古文苑作和王友德元古意二首。

(四)丘迟，字希范，齐梁时文学家。隋书經籍志：「梁有集鈔四十卷，丘迟撰，亡。」

(五)「灞岸」，指七哀詩，中有「南登灞陵岸」句。

(六)謝吏部，謝朓，字玄暉，在齐曾为吏部郎。冬序羇怀全題为多緒羇怀示蕭諮議虞田曹刘江二常侍。

(七)月，原作迣，日刻书籍版行所本同，俗体字。前引謝朓詩「水池共明月」，原亦作「迣」，但是版行所本作「月」，謝宣城詩集本亦作「月」，所以知系「月」字俗体。

(八)二謝，謝灵运和謝朓，前者称大謝，后者称小謝。

(九)二虞，虞世基和虞世南，隋唐間詩人。

(一〇)毕，版行所本同，疑当作「筆」。

(一一)龙朔，疑高宗年号，元年当公元六六一年。

(一二)书，疑当作「属」。

(一三)斯，疑当作「思」。

(一四)芳林要覽三百卷，已亡。

(一五)「直」上原有「其」字，疑系衍文。

(一六)総，原作「定」，依版行所本校改。

(一七)「冀」下原即接「知」字，疑脱一字。

詩式序(一)

詩式本书，依十万卷楼叢书本

皎　然(二)

夫詩者，众妙之华实，六經之菁英，虽非聖功，妙均於聖。彼天地日月元(三)化之淵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至於天眞挺拔之句，与造化爭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非作者不能知也。

洎西汉以来，文体四变，将恐风雅寖泯，輒欲商較以正其源。今从两汉以降，至於我唐，名篇麗句，凡若干人，命曰詩式，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若君子見之，庶有益於詩教矣。

(一)詩式，各本皆一卷，不全，也无此序。兹从十万卷楼丛书五卷本迻录。詩法統家本較一卷本稍多，且以其中中序以下独立成书，合校五卷本，也有删略。但多出詩議一种，又見文鏡祕府論，也作於皎然，可与詩式参讀。

(二)皎然，姓謝，名清昼，詩僧，全唐詩存七卷。

(三)元，詩法統家本作「光。」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 依全唐詩同文局版第一函第四冊

陈子昂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傳，然而文献有可征者。僕尝暇时观齐梁間詩，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邐逶（一作逶迤）頹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处，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頓挫，光英（一作映）朗練，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飾視，发揮幽鬱。不图正始之音，復覩於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僕以为知言也。故感歎雅制，作修竹詩一首，当有知音以傳示之。

(一)四部丛刋本陈伯玉文集只題修竹篇並序。

(二)張茂先，張华，晉代詩人、小說家。

(三)何敬祖，何劭，晉代文人。

二風詩(一)論 元次山文集卷一，依四部叢刊本

元　結(二)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风詩何也？」曰：「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曰：「何如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尧为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为慈帝；成之以劳儉，故頌夏禹为劳王；修之以敬慎，故頌殷宗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为理王。此理风也。夫至乱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为荒王；坏之以苛纵，故閔夏桀为乱王；复之以淫暴，故閔殷紂为虐王；危之以用乱，故閔周幽为惑王；亡之於积累(三)，故閔周赧为伤王。此乱风也。」

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羲、軒、湯、武，閔恶又不及始皇、哀、灵，焉可称极帝王理乱之道？」对曰：「於戏(四)！吾敢言极？极其中道者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将系規諷乎？如羲軒之道也久矣，誰能师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为規法。过於是也，吾子审之！」

(一)元結所作二风詩也見文集卷一，內包括治风詩五篇，乱风詩五篇。

(二)元結（七二三——七七三），字次山，古文家、詩人，著有詩文十卷。

(三)「亡之於积累」，原作「亡之累於积」，依全唐文卷三八二校乙。

(四)於戏，音义都同「嗚呼」。

刘侍御月夜讌会序　元次山文集卷七，依四部叢刊本

元結

兵兴以来十一年矣(一)，获与同人欢醉达旦，詠歌取适，無一二焉。乙巳(二)岁，彭城列灵源，在衡阳逢故人，或有在者曰：昔相会，第欢远遊，始与諸公待月而笑語，竟与諸公爱月而欢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怀。於戏！文章道丧盖亦久矣！时之作者，煩杂过多，歌兒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誰道是耶？諸公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今夕豈不能道达情性、成一时之美乎？

(一)兵兴，指抵抗安祿山的反叛入侵，事起玄宗天宝十四年，即公元七五五年。

(二)乙巳，唐代宗永泰元年，当公元七六五年。

篋中集(一)序 元次山文集卷七，依四部丛刊本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对曰：风雅不兴，几及千載，溺於时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無知音，不見称頌(二)，死而已矣，誰云无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时物，会諧絲竹，与歌兒舞女、生汗惑之声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兴沈千运，独挺於流俗之中，强攘於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異。故朋友后生，稍見师效，能似类者有五六人。於戏！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丧亡。異於是者，显荣当世。誰为辩士，吾欲問之。天下兵兴，於今六岁，人皆务武，斯焉誰嗣？已长逝者，遺文散失，方祖师(三)者，不見近作。尽篋中所有，总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亲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时乾元三年(四)也。

(一)篋中集，今存，有汲古閣刊本和王士禎选本。所收除沈千运作品外，还有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張彪、趙微明和元季川六人的作品。

(二)「頌」原作「显」，依全唐文卷三八一校改。

(三)「祖师」，全唐文作「阻絕」。

(四)乾元，唐肃宗年号，三年当公元七六〇年。

古風二首（一）依四部叢刊本分类补註李太白詩卷二

李　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开流蕩无垠。廢兴虽万变，憲章亦已淪。自从建安来，綺丽不足珍。聖代复元古，垂衣貴清眞。羣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鱗，文質相炳煥，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笔於获麟。（其一）

醜女来效顰，还家惊四鄰；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鄲人（二）。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眞。棘刺造沐猴（三），三年費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頌声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风斤（四）。（其三十五）

（一）古风原詩共五十九首。孟棨本事詩高逸篇引李白論詩說：「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尙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誰？」又說：「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声調俳优哉！」可与二詩互相发明。

（二）醜女效顰、用东施效西施故事。寿陵失步，詳与湘东王书注（頁×注×）。

（三）棘、木名，似枣，多刺。沐猴、古或作母猴，卽獼猴。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宋人（原列或說卫人）有請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后有冶工指出实不可能，宋人也眞不能彫刻，因被燕王杀戮。此接以「三年費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系变化运用，意指「雕虫丧天眞」的詩作，只是形式好看，实質无意义。

（四）庄子徐无鬼篇：「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顧謂从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堊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試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能斲之。虽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指惠子）之死也，吾无与为質矣，吾无与言之矣。」質、作質地，質对、質証解。原意是說：匠石虽巧，也必須郢人的立不失容；庄子虽能言，也必須惠子的明了質对。这里是說：哪里得到知音的人，向他揮灑自已的詩篇？

戲为六絕句 依四部丛刊本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十六

杜甫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今人嗤点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

楊、王、盧、駱当时体，「輕薄为文」哂未休(一)。尔曹(二)身与名俱滅，不廢江河万古流(三)。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风騷(四)。龙文虎脊皆君馭，历块过都見尔曹(五)。

才力应难誇数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詞麗句必为鄰。窃攀屈宋宜方駕，恐与齐梁作后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复先誰？别裁伪体親风雅，轉益多师是汝师。

(一)楊，楊炯。王，王勃。卢，卢照鄰。駱，駱宾王。共称唐初四傑。哂，笑。楊、王、卢、駱的詩文被人笑为「輕薄为文」。

(二)尔曹，指笑楊、王、卢、駱的人。

(三)不廢江河万古流，称讚楊、王、卢、駱的詩文一定万古流傳。

(四)仇兆鰲根据卢注，「汉魏近风騷」連續（杜詩詳註卷十一）。意思是說不及汉魏的近於风騷。

(五)龙文、虎脊，皆名馬。王褒圣主得賢臣頌：「过都越国，蹶若历块。」仇兆鰲杜詩詳註說：「龙文、虎脊，比四子才具过人；历块过都，比今人未諳此道。」楊倫杜詩鏡銓卷九則引朱注說：「龙文、虎脊，虽堪充馭，然必試之历块过都，尔曹方可自見耳。」並加按語說：「此二句謂果能力追汉魏，方是跨軼卢王；不然，而漫加嗤点，終未免陷於輕薄也。或謂仍贊王楊者，非。」

(六)錢謙益杜詩箋：「翡翠兰苕，指当时研揣声病、尋章摘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彙万状，兼古人而有之者也。」

解悶五首[一] 依四部丛刊本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十六　　杜甫

沈范早知何水部[二]，曹刘不待薛郎中[三]。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滄浪学釣翁。」[四]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五]論文更不疑。一飯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見古人詩。

复忆襄阳孟浩然，淸詩句句尽堪傳。即今耆旧无新語，謾釣槎头縮項鯿。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詩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謝[六]将能事，頗学阴何[七]苦用心。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区滿，未絕风流相国[八]能。

(一)解悶原詩共十二首。

(二)沈，沈約。范，范云。何水部，何遜。梁书文学傳上何遜傳：「范云見其对策，大相称賞。」又載：「沈約亦爱其文」。

(三)曹，曹植。刘，刘楨。薛郎中，水部郎中薛据，当时詩人。意思是說可惜薛据沒有能和曹植刘楨同时，得到他們的揄揚。仇兆鰲注：「何薛同为水部，但何有知音，而薛无同調，故为惜之。」

(四)陈师道說：「省署开文苑」，「滄浪学釣翁」，皆薛据詩句。

(五)孟子，杜甫自注：「校书郎孟云卿。」按元結篋中集收孟云卿詩。

(六)二謝，謝灵运和謝朓。

(七)阴，阴鏗。何，何遜。二人的詩句有律詩傾向。

(八)相国，杜甫自注：「右丞第，今相国縉。」

偶題

依四部丛刊本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十六

杜　甫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飞騰入，余波綺麗为。后賢兼旧利，历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永怀江左(一)逸，多病鄴中(二)奇。騄驥皆良馬，麒麟带好兒。車輪徒已斲，堂构惜仍亏。謾作潛夫論(三)，虛傳「幼妇碑」(四)。緣情慰漂蕩，抱疾屢迁移。經济慙长策，飞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远，联翩楚漢危。圣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云雨池。兩都开幕府，万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五)，东风避月支(六)。音书恨烏鵲，号怒怪熊羆。稼穡分詩兴，柴荊学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忆黃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离。

(一)江左，指南朝作家和作品。

(二)鄴中，鄴县，在今河南临漳县西，三国时，魏在此置鄴都。这里指曹操父子和受他們領到而集中到鄴都的文人及其作品。

(三)潛夫論，东汉王符撰。后汉书王符傳：「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譏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潛夫論。」

(四)「幼妇碑」的意思是「絕妙好辞」。曹操和楊脩曾見曹娥碑阴有「黃絹幼妇外孫齏臼」八字，脩先得解，后操亦解：黃絹是色絲，合为「絕」字。幼妇，少女，合为「妙」字。外孙，女子，合为「好」字。齏臼，受辛之器，合为「辞」字。

(五)馬援南征胜利后，勒功銅柱，詩句是在悼惜沒有人能像馬援的平寇立功。

(六)月氏在汉初很强盛为患，詩句系借指吐蕃。

國秀集序　依四部丛刊本

楼　穎(一)

昔陆平原之論文曰，「詩緣情而綺靡。」是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謂也。仲尼定礼乐，正雅頌，采古詩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順澤者也。

近秘书監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謂芮侯曰：「风雅之后，数千載間，詞人才子，礼乐大坏，諷者溺於所誉，志者乖其所之，务以声折为宏壯，势奔为清逸，此蒿視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长太息也。运属皇家，否終复泰。优游闕里，唯聞子夏之言(二)；惆悵河梁，独見少卿之作(三)。及源流浸廣，风云极致。虽发詞遣句，未协风騷；而披林擷秀，揭厉良多。」自开元(四)以來，維天宝三載(五)，譴謫蕪秽，登納菁英，可被管絃者都为一集。芮侯即探书禹穴(六)，求珠赤水(七)。取太冲之清詞，无嫌近溷(八)；得兴公之佳句，宁止擲金(九)。道苟可得，不棄於厮养；事非适理，何貴於膏粱？其有巖壑孤貞，市朝大隐。神珠匿耀，剖巨蚌而宁周？宝劍韜精，望斗牛而未获(一〇)。目之縑素，有愧遺才。尚欲巡采风謡，劳求側陋，而陈公已化为異物，堆案颯然，无与乐成，遂因絕筆。今略編次見在者凡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为之小集，成一家之言。

(一)楼穎，天宝中进士。全唐文卷三五六認为是芮挺章作，那是錯的。国秀集附有宋人曾彥和的跋文說：「天宝三載。国子生芮挺章撰，楼穎序之。」

(二)大概是指的詩序，卷一选录。旧傳作於子夏，实作於卫宏。

(三)少卿，李陵字。文选載他的与苏武詩三首，第三首有「攜手上河梁」一句。但实出后人伪託。

(四)开元，唐玄宗年号，当公元七一三——七四一年。

(五)天宝，也是唐玄宗年号，三年当公元七四四年。

(六)禹穴，在浙江会稽宛委山上，傳說是禹藏书的地方。

(七)赤水，傳說在崐崙山南。庄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崐崙之丘，而南还归，遺其玄珠。」

（八）太冲、左思字。晋书文苑傳載他作三都賦，「构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笔紙，遇得一句，即便疎之。」

（九）兴公、孙綽字。晋书本傳載他作天台山賦，持向友人范荣期誇示說：「卿試擲地，当作金石声。」

（一〇）斗牛、二星名。晋书張华傳：「斗牛之間，常有紫气，乃邀雷煥仰观。煥曰：『宝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河嶽英灵集敘 依四部丛刊本

殷　璠(一)

敘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二)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三)至於天宝(四)，把筆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尙者，五分无二，豈得逢詩輒贊，往往盈帙？蓋身后立节，当无詭隨，其应詮簡(五)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謗鋷(六)，为知音所痛？(七)

夫文有神來、气來、情來，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編紀者，能审鑑諸体，委詳所來，方可定其优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刘詩多直語(八)，少切对，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九)庸受之流，責古人不辯宮商征羽，詞句質素，恥相师范。於是攻異端，妄穿凿。語則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貴輕艳。虽滿篋笥，将何用之？自蕭氏以还，尤增矯飾。武德(一〇)初，微波尙在。貞观(一一)末，标格漸高。景云(一二)中，頗通远調。开元十五年(一三)，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存真，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有周风雅(一四)，称闡今日。璠不揆，窃尝好事，愿删略羣才，贊圣朝之美。爰因退跡，得遂宿心。粤若王維(一五)、王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一六)，皆河嶽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嶽英灵为号。詩二百三十四首(一七)，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終癸巳(一八)。

論次於敘，品藻各冠篇額。如名不符实，才不合道，縱权压梁寶(一九)，終无取焉。

(一)殷璠，原題丹阳进士，余不詳。唐丹阳县有二，一即今江苏丹阳县，一在今貴州思县东北。但此疑为战国时丹阳旧地，在今河南淅川县西丹水南，因集中所录都是河南作家。

(二)文鏡祕府論南卷无「称」字。

(三)大同，梁武帝年号，当公元五三五——五四五年。

(四)天宝，唐玄宗年号，当公元七四一——七五五年。

(五)銓簡，全唐文卷四三六作「詮拣」，音同字通。

(六)謗，全唐文作「銷」。

(七)自「梁昭明太子」至此，原无，据文鏡祕府論和全唐文校补。

(八)曹、曹植；刘、刘楨。全唐文「直」下多一「致」字，則「語」字应属下句。

(九)挈瓶，比喻小知淺見。左傳昭公七年：「虽有挈瓶之知。」杜預注：「挈瓶、汲者，喻小知。」

(一〇)武德，唐高祖年号，当公元六一八——六二六年。

(一一)貞观，唐太宗年号，当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年。

(一二)景云，唐睿宗年号，当公元七一〇——七一一年。

(一三)开元，唐玄宗年号，十五年当公元七二七年。

(一四)此句原作「南风周雅」，依祕府論和全唐文校改。

(一五)原无王維，依祕府論和全唐文校补。

(一六)祕府論和全唐文都作三十五人，查本书确止二十四人。

(一七)祕府論作二百七十五首，全唐文作一百七十首。

(一八)癸巳，祕府論同，全唐文作乙酉。按天宝后的第一个甲寅年为公元七七四年，下数至乙酉为八〇五年，癸巳为八一三年，都相隔太远，疑皆有誤。

(一九)梁，梁冀；竇，竇宪；两家皆东汉权貴。

河嶽英灵集論(一) 依四部从刊本

殷璠

論曰：昔伶倫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預(二)於詞場，不可不知音律焉。孔圣删詩，非代議所及。自漢魏至於晉宋，高唱者千(三)有余人。然观其乐府，犹有小失。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損厥道。夫能文者，匪謂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須避之。縱不拈綴，未为深缺。即「罗衣何飄飄，长裾随风还，」雅調仍在，况其他句乎？故詞有剛柔，調有高下，但令詞与調合，首末相称，中間不敗，便是知音。而沈生虽怪曹王「曾无先覚」，隱侯去之更远(四)。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閑新声，复曉古体，文質半取，风騷两挾，言气骨則建安(五)为傳，論宫商則太康(六)不逮。将來秀士，无致深憾。

(一)原列敍后，題集論。集，当指河嶽英灵集，所以現在題河嶽英灵集論。

(二)「預」上原有「寧」字，依文鏡祕府論南卷校删。

(三)千，原作「十」，依祕府論校改。

(四)沈生，沈約；曹，曹植；王，王粲。沈約説曹植王粲「曾无先覚」，不明声律，見卷二宋书謝灵运傳論。隐侯，沈約謚号。「去」原作「言」，依祕府論校改。

(五)建安，汉献帝年号，当公元一九六——二一九年。这里指建安时代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詩作。

(六)太康，晋武帝年号，当公元二八〇——二八九年。这里指太康时代潘岳、陆机等的詩作。但潘岳、陆机等都还未提出宫商的説法。

唐中兴閒气集序 依四部丛刊校文(一)

高仲武(二)

詩人之作，本諸於心；心有所感，而形於言；言合典謨，則列於风雅。曁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榷(三)其風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焉。何者？英华(四)失於浮游，玉臺(五)陷於淫靡，珠英(六)但紀朝士，丹阳(七)止录吳人。此由曲学专門，何暇兼包众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对卷而长歎也。

唐兴一百七十載，属方隅叛涣，戎事紛綸，业文之人，述作中廢。粤若肃宗先帝，以殷憂启圣，反正中兴。伏惟皇帝(八)，以出震継明，保安区宇，国风雅頌，蔚然复兴。所謂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

某不揆菲陋，輒罄謏聞，博訪詞林，采察謠俗，起自至德元首(九)，終於大历暮年(一〇)。作(一一)者数千，选者二十六人，五言詩一百三十二首(一二)，七言詩附之(一三)，分为两卷。略敍品彙人倫，命曰中兴閒气集。

且夫微言虽絕，大制犹存，詳略其臧否，尚可拟議(一四)。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宏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衰，表国风之善否；豈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斯弊。但使体格風雅，理致清新，期覌者易心，听者竦耳，野通取，格律兼收。自鄴以下(一五)，非所附而。凡百君子，幸詳至公。

(一)校文是近人錢琥修寫的，此序原据何义門校本和武进費氏仿宋刊本校录。全唐文卷四五八亦收載，书名「唐」上多一「大」字。
(二)高仲武，渤海人，全唐文别录所作紀苏渙文一篇。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以为即高适，誤，陆游早已在跋中兴閒气集指出不是一人了。
(三)榷，原作「推」，依全唐文校改。
(四)英华，指詩苑英华，蕭統編撰，已佚。
(五)玉台，玉台新詠，梁徐陵編撰，今存。
(六)珠英，珠英学士集，唐崔融編撰，有残存敦煌寫本。
(七)丹阳，丹阳集，殷璠編撰，已佚。

（八）皇帝、指唐代宗。

（九）至德、肃宗年号，元年当公元七五六年。

（一〇）大历、代宗年号。暮年、全唐文作「末年」。最末一年当公元七七九年。

（一一）作、原作「述」，依全唐文校改。

（一二）原校：「二、费本四〇」。按全唐文作「一百四十首」。

（一三）此句原无，依全唐文校补。

（一四）「詳略」的「略」字原无，「尙」原作「当」，玆据全唐文补改。「猶存」下原引何义門說：「此处疑有脫誤。」

（一五）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聘魯观乐，在听歌陈风以后說：「自鄶以下，无譏焉。」这里借指不够格的詩歌。

敍詩寄乐天書

元氏長庆集卷三十，依四部叢刊本

元　稹

稹九岁学賦詩，长者往往惊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声病。时貞元十年(一)已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外閫节将，动十余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卒愎之处，因丧負众，横相賊杀，告变駱驛(二)，使者迭窺，旋以状聞天子曰：「某邑(三)将某能遏乱，乱众寧附，愿其为帅(四)。」名为众情，其实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兒孩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五)几閣，甚者碍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夺，名为進奉，其实貢入之数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断；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乡里計；其余奴婢、資財、生生之备，称之。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为朴雅。以时进見者，不过一二亲信。直臣义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时或繕完隤墜，豪家大帅，乘声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习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备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币泉(六)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夺百貨，势不可禁。

僕时孩騃，不慣聞見，独於书傳中，初习理乱萌漸，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卽日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七)於僕为外諸翁，深賜怜奬，因以所賦呈献，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义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窃不自得，由是勇於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数百首，爱其浩蕩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八)之不存寄兴，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不数年，与詩人楊巨源(九)友善，日課为詩。性复僻懶人事，常有閒暇，閒则有作，識足下时，有詩数百篇矣。习慣性灵，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义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風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滯屈伸，悲欢合散，至於疾恙窮身，悼怀惜逝(一〇)，凡所对遇異於常者，则欲賦詩。

又不幸年三十二时，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时，常在閑处，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怀，又复懶於他欲。全盛之气，注射語言，杂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尝繕寫。适值河东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时，僻好僕詩章，謂为能解，

欲得尽取观覽，仆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詞远古往者为「古諷」；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諷」；詞虽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为「古体」；詞实乐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为「新題乐府」；声势沿順，屬对穩切者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諷为流者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一一)，撫存感往，成数十詩，取潘子「悼亡」(一二)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昵(一三)妇人，暈淡眉目，綰約头鬟，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輕艳，因为「艳詩」一百余首。詞有今古，又两体。自十六时至是，元和七年(一四)矣，有詩八百余首，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凡二十卷。自笑冗乱，亦不复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师，偶在筐篋。及通(一五)行，尽置足下。仅亦有說：

仆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仆天与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与不遇，未遭可为之事；性与不惠，复無垂范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徼名取位，不过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习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湿墊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一六)，邑無吏，市无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貘(一七)虵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尘蜘蛛蛒蜂之类，皆能鑽嚙肌膚，使人瘡痏。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夫何以仆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變險也又复如此！则安能保持万全，与足下必复京輦，以須他日立言事之驗耶？但恐一旦与急食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誚。是用悉所为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弈樗塞之戏，犹曰愈於飽食。仆所为不又愈於格弈樗塞之戏乎？

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书中得七年已后所为，向二百篇，繁乱冗杂，不复置之。执事前所为寄思玄子者，小岁(一八)云，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仆少时授吹嘘之術於郑先生，病嬾不就，今在閑处，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病，異日亦不复費詞於无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一)貞元、唐德宗年号，十年当公元七九四年。

(二)駱驛、同「絡繹」，往来不絕。

(三)邑、原作「色」，唐文粹卷八十四同，依全唐文卷六五三校改。

(四)句原作「愿为帅」，唐文粹和全唐文作「愿为其帅」，都与上文义不合，玆以意乙正。

(五)「於」字原无，据唐文粹和全唐文校增。

(六)泉，錢。唐文粹作「帛」。

(七)鄭京兆，当指鄭云逵，滎阳人。初为朱泚掌书記，泚以朱滔女嫁之。后滔助田悅叛唐，云逵棄妻归朝，德宗以为諫議大夫。元和初，官京兆尹卒。另有鄭元，史未著以籍貫，亦曾兼京兆尹，但本官是刑部尙书，应称鄭尙书，不应称鄭京兆。据白居易所作元稹墓誌銘，妣滎阳鄭氏，郑云逵恰符合，郑元符合否不可知。

(八)沈、宋，指沈佺期和宋之問，二人首創律詩。

(九)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貞元进士，官河中少尹。全唐詩存詩一卷。

(一〇)二句唐文粹作「疾恙其身，悼怀昔遊」。穷，原「躬」，依全唐文校改。

(一一)伉儷，夫妻。元稹先娶韦氏，名丛(一作蕙丛)，字柔之，有才思，年二十七而卒。时公元八〇九年，元稹三十一岁。

(一二)潘子，潘岳，晉太康时有名作家，作有哀悼亡妻的悼亡詩三首。

(一三)昵，原作世，与上文「干教化」不合，依唐文粹校改。

(一四)元和，唐宪宗年号，七年当公元八一二年。

(一五)通，通州，今四川达县。元和十年(八一五)，元稹徙通州司馬。

(一六)此句唐文粹作：「近荣荒凶，死亡过半。」

(一七)貘，「乇，白豹，唐文粹和全唐文都作「豹」。

(一八)岁，疑为「序」字之誤。

上令狐相公詩啓(一) 旧唐书元稹傳，依乾隆殿版本

元　稹

稹初不好文，徒以仕无他歧，强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后，自以为廢滯潦倒，不复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刍蕘，塵黷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庙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献旧文。战汗悚踊，慙靦無地。

稹自御史府謫官(二)，於今十余年矣，閑誕无事，遂专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余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备矇瞽之风(三)者有之，詞直气麤，罪尤是惧，因不敢陈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为律体卑庳，格力不揚，苟无恣态，则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自放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於支离褊淺之辞，皆目为「元和詩体」。

稹与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爱驅駕文字，窮極声韻，或为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韻，别創新辞，名为「次韻」相酬，盖欲以难相排(四)。自尔江湘間为詩者，复相放效力，或不足，则至於顛倒語言，重复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为「元和詩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於稹。

嘗以为雕虫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忆，累旬以來，实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廈，使不复破坏，永为版筑者之誤。輒寫古体歌詩一百首，百韻至两韻律詩一百首，为五卷，奉启跪陈。或希构廈之余，一賜观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欒櫨榱桷之材，尽曾量度，则十余年之邅迴，不为无用矣。

(一)原无題，題依全唐文卷六五三。令狐相公，名楚。旧唐书元稹傳在引列此文前說：「(元和)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征还为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辞学，謂稹曰：『嘗覽足下制作，所恨不多，迟之久矣，請出其所首，以豁予怀。』稹因献其文。自叙曰」云云。

(二)元稹在元和四年授监察御史，明年貶江陵士曹掾。

(三)矇瞽，眼瞎，古君王使矇瞽誦詩諷諫。

(四)排，全唐文作「挑」，义更显易。

白氏長慶集序

元氏長庆集卷五一，依四部叢刊本

元稹

白氏長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乐天。乐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一)。始旣言，讀书勤敏，与他兒異。五六岁，識声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举進士。貞元(二)末，进士尙馳竞，不尙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斬白蛇(三)等賦，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傳於京师矣。会憲宗皇帝册召天下士，乐天对詔称旨，又登甲科。未几，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賀雨、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風騷焉。

予始与乐天同校祕书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会予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四)，复相誚寄。巴、蜀、江、楚間洎长安中少年，遞相倣効，竞作新詞，自謂为「元和詩」。而乐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观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馬走之口无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卖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五)。其甚者，有至於盜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間厠，无可奈何。予尝於平水市(六)中，見村校諸童竞习詩，召而問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云雞林(七)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輒能辨别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长庆四年(八)，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还，予时刺会稽，因得尽征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秋当改元长庆，訖於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长於激，閑适之詩长於遣，感伤之詩长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长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於情，賦贊箴戒之类长於当，碑記敍事制詔長於实，啓表奏状长於直，书檄詞策剖判长於尽。揔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乐天之官族景行，与予之交分淺深，非敍文之要也，故不书。长庆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一)原注：「具乐天与予书」。按卽白居易与元九书，本卷选录。

(二)貞元，唐德宗年号，当公元七八五——八〇四年。

(三)「虵」下，全唐文卷六五三多一「劍」字誤，白氏長庆集卷二十一有汉高帝斬白蛇賦。

(四)江，江州，今江西九江县。元和十年（八一五），白居易貶江州司馬。通，詳敍詩寄乐天书注。

(五)原注：「楊越間，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詩賣於市井之中也。」

(六)平水市，原注：「鏡湖傍草市名。」

(七)雞林，国名，今朝鮮。

(八)長庆，唐穆宗年号，四年当公元八二四年。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 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依四部叢刊本

元稹

叙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一)。

始尧舜时，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后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緝拾选練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二)，其余无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态繁，然犹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拟。秦汉以还，采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戏之詞，亦随时間作。逮至漢武賦柏梁詩(三)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讀文律各異，雅郑之音亦杂，而詞意簡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馬間为文，往往横槊賦詩，故其抑揚寃哀存离之作，尤拯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齐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习舒徐相尙，文章以风容色澤放曠精清为高，盖吟寫性灵流連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於梁陈，淫艳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声势，謂之为「律詩」。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則不逮於魏晉，工乐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备。至於子美，盖所謂上薄风騷，下該沈休，言(四)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顏謝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謂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乐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陈終始，排比声韻，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詞气豪迈，而風調清新，属对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五)其文，体別相附，与來者为之准，特病嬾未就。适子美之子子嗣业，启子美之柩，襄(六)，祔事於偃师，次於荆，雅知予愛言其大父为文，拜予为誌。辞不可絕，予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

系曰：晉当阳成侯(七)姓杜氏，下十(八)世而生依藝，令於巩。依藝生审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审言生閑，閑生甫。閑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賦，明皇(九)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甫曹(一〇)。属京师乱，步謁行在，拜左拾遺。岁余，以

直晋失(一一)官，出为華州司功，尋迁京兆功曹。劍南节度嚴武，状为工部員外，参謀軍事(一二)。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旋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业貧无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劳昼夜，去子美歿后余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銘曰：維元和之癸巳(一三)，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嗚呼！千岁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一)古逸丛书本杜工部草堂詩箋作：「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与后文「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相呼应，义尤長。

(二)「篇」字原无，据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补。

(三)「詩」字原无，据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补。

(四)言，原作「古」，据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改。

(五)条析，原作「仲析」，据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改。

(六)杜詩箋作「启子美柩之襄」，杜詩鏡銓作「启子美之柩之襄，」則「襄」字当属上，指襄阳。按下文說「旅殯岳阳」，是杜甫柩並不在襄阳，不会到襄阳启柩。杜甫虽祖籍襄阳，但早已徙居巩县，且既然說「祔事於偃师，」那末也不会葬柩襄阳。所以「襄」字当属下，「襄祔事」即襄理葬祭的事情，元集本不誤。

(七)当阳成侯，杜預，晋代名將，同时又是有成就的学者，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后人列入十三經注疏。

(八)「十」字原无，据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增。

(九)明皇，原作「明帝」，据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改。

(一〇)授甫曹，杜詩箋和杜詩鏡銓作「授右卫率府胄曹」。

(一一)「失」字原无，据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补。

(一二)「寻迁京兆功曹。劍南节度嚴武，状为工部員外，参謀軍事，」原多脱落，只余「寻迁京兆事」五字，兹据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补。

(一三)元和，唐宪宗年号。癸巳，元和八年，当公元八一三年。

乐府古题序

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依四部叢刊本

元稹

詩訖於周，离騷訖于楚。是后詩之流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詞，审調以節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謳謠，备曲度者揔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乐以定詞，非选調以配乐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題号不同，而悉謂之为詩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詞，度为歌曲。盖选詞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詞也。而篡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尽編为乐录乐府等題。除鐃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詞在乐志者，其余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尽播於管絃明矣。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但遇兴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长为歌、詩之異。

刘补闕之乐府(一)，肇於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齐牘沐作雉朝飛，衞女作思归引，則不於汉魏而后始亦以明矣。况自風雅至於乐流，莫非諷兴当时之事，以貽后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复。於文或有短长，於义咸为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犹有詩人引古以諷之义焉。曹、刘、沈、鮑(三)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三)輩謂是为当，遂不复拟賦古題。

昨梁州見进士刘猛李餘，各賦古乐府詩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选而和之。其有虽用古題全无古意者，若出門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烈女之类是也。其或頗同古义，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类是也。刘李二子，方将极意於斯文，因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意(四)焉。

(一)刘补闕、刘餗，字鼎卿，官終右补闕。旧新唐书皆附父刘子玄傳。旧书說著乐府古題解一卷，今殘存說郛和笔除丛录，題名乐府解題。

(二)曹、刘、沈、鮑，指曹植、刘楨、沈約、鮑照。

〔三〕李公垂，名紳，詩人。旧唐书卷一七三、新唐书卷一八一有傳。

〔四〕意，原作「音」，义难通，疑系殘毁或形誤。

与元九書(一) 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八，依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枉贈答詩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书，冠於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詩之义，且自敍为文因緣与年月之远近也。僕既受(二)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麤論歌詩大端，幷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見，临紙复罢者数回，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俟罪潯阳，除盥櫛食寢外无余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軸，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憤悱之气，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試为僕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詩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賢，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气同，形異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义；緣其声，緯之以五音。音有韻，义有类。韻协則言順，言順則声易入。类举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憂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竇(三)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四)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五)，則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聞者作誡(六)，言者聞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洩导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於时六义始刓(七)矣。国风变为騷辞，五言始於苏李。苏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八)」之句，止於伤别；「澤畔(九)」之吟，归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則引「双鳧」「一雁(一〇)」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恶鳥(一一)」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於时六义始缺矣。

晉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狭於此；如梁鴻五噫(一二)之例

者，百无一二焉。於时六义寖微矣。

陵夷至於梁陈間，率不过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三)，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四)，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五)，感华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六)，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於此，而义归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風」(八)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九)有感兴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尽工尽善，又过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門之章(一〇)，「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一)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僕尝痛詩道崩坏，忽忽憤发，或食輟哺，夜輟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於左右：

僕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於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僕者，僕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后有問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习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詩。九岁，諳識声韻。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讀书。二十已來，昼課賦，夜課书，間又課詩，不遑寝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壯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試。既第之后，虽专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实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长，閱事漸多，每与人言，多詢时务，每讀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詩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一二)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璽书，訪人急病。僕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闕，而难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递进聞於上。上以廣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責；下以复吾平生之志。豈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为左右終

言之：

凡聞僕賀雨詩，而众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众面脉脉，尽不悦矣；聞秦中吟，則权豪貴近者相目而变色矣；聞乐游園寄足下詩，則执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詆訐，号为訕謗；苟相与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三三)。乃至骨肉妻拏，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不过三两人。有鄧魴(三四)者，見僕詩而喜，无何而魴死。有唐衢(三五)者，見僕詩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义四始之风，天將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讀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羣居之欢者，一无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緦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三六)於战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淸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亲友間說礼吏部举选，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为准的，其余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三七)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长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学士长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賢如淵云(三八)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旣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貴，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迍穷，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穷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协律，張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謫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数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旧詩，各以类分，分为卷首。自拾遺(三九)來，凡所适所感关於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三〇)訖元和(三一)，因事立題題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

「閒适詩」。又有事务牽於外，情理动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伤詩」。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絕句，自一百韻至两韻者，四百余首，謂之「杂律詩」。凡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时相見，当尽致於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則独善其身，达則兼济天下(三二)。」僕虽不肖，常师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終之則为道，言而发明之則为詩。謂之「諷諭詩」，兼济之志也；謂之「閒适詩」，独善之义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余「杂律詩」，或誘於一时一物，发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尙。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釋恨佐懽，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时有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韋苏州(三三)，歌行才丽之外，頗近兴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誰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詩」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适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並世而生，独足下耳。然千百年后，安知复无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詩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穷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处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三四)，率以詩也。

如今年春遊城南时，与足下馬上相戏，因各誦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遞唱，不絕声者二十里余，樊李(三五)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詩仙，不知我者以为詩魔。何則？劳心灵，役声气，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适，无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脫蹤蹟，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僕悉索还往中詩，取其尤长者，如張十八(三六)古乐府，李二十(三七)新歌行，盧楊二祕书(三八)律詩，竇七(三九)元八(四〇)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詩集。众君子得拟議於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数月而僕又継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歎息矣！

又僕尝語足下，凡人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盖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討論而削夺之，然后繁簡当否，得其中矣。况僕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已尙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潯阳猎月，江风苦寒，岁暮鮮欢，夜长无睡，引筆鋪紙，悄然灯前，有念則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乐天再拜。

(一)旧唐书白居易傳录「夫文尙矣」至末，在文前說：「尝与稹书，因論作文之大旨曰」；在文后說：「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

(二)爱，原作「受」，兹依全唐文卷六七五。

(三)竇，原作「宝」，兹依旧唐书和全唐文。礼記礼运篇說：「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四)尙书益稷篇載皋陶賡續虞帝的歌而作歌說：「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五)見伪古文尙书五子之歌。孔安国序：「太康，启子也，盘于遊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六)作誡，旧唐书同，全唐文作「足戒。」

(七)刓，ㄨㄢˊ，义同削。

(八)李陵別苏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案見文选，实系后人伪作。

(九)屈原漁父篇：「屈原旣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案亦系后人伪作。

(一〇)苏武別李陵詩：「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案見初学記和古文苑，后人伪作。

(一一)屈原离騷以兰芷荃蕙等香草喻君子，以鴆鸓鴂等恶鳥喻小人。

(一二)梁鴻，东汉时人，后汉书逸民傳有傳，所作五噫歌也見逸民傳。詞說：「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一三）見詩邶风北风篇。

（一四）見詩小雅采薇篇。

（一五）見詩小雅棠棣篇。

（一六）見詩周南芣苜篇。

（一七）二句見謝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詩。

（一八）二句見鮑照翫月城西樓廨中詩。

（一九）鮑防，字子慎，天宝末进士。全唐詩存詩八首，感兴詩十五首已佚。

（二〇）原作「新开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門之章」，旧唐书同，惟无「开」字，兹依全唐文。

（二一）二句見杜甫所作自京赴奉先詠怀五百字。

（二二）皇帝，唐宪宗。

（二三）牛僧孺，和元白同时。新唐书本傳說元和初，「条指失政，其言鯁訐，不避宰相。宰相怒，調伊闕尉。」相与者引此警戒白居易。

（二四）白居易有讀邓魴詩。

（二五）白居易有寄唐生詩，又有伤唐衢二首。

（二六）弮，原作「拳」，依旧唐书及全唐文校改。弮，ㄐㄩㄢ，弩弓。

（二七）恧，或讀ㄋ一ㄡ，或讀ㄋ一，惭愧貌。

（二八）渊、云，指汉代辞賦家王褒和楊雄。褒字子渊，雄字子云。

（二九）按白居易在新乐府下自注說：「元和四年为左拾遺时作。」

（三〇）武德，唐高宗年号，当公元六一八——六二六年。

（三一）元和，唐宪宗年号，当公元八〇六——八二〇年。

（三二）二句見孟子尽心篇上，「济」孟子作「善」。

(三三)韦苏州、韦应物，曾为苏州刺史。

(三四)「罪吾」原作「最要」，依旧唐书及全唐文校改。

(三五)樊、李、不知何指。白居易有贈樊著作詩，也未著名字。李紳和元白来往頗密，此处也不知是否指紳。或以杜牧有樊川集，因說樊指杜牧，李指李高隐，此則大錯。旧唐书說白居易作此书时为江州司馬，元稹在通州，知在元和十年，即公元八一五年。杜牧生八〇三年，至是才十二岁，李高隐生八一三年，至是才两岁，决不能隨从在傍。

(三六)張十八、張籍。

(三七)李二十、李紳，字公垂，詩人。全唐詩編詩四卷。白氏長庆集卷十六，篇集拙詩成十五卷因題卷末戏贈元九李二十說：「苦教短李伏歌行。」据新唐书卷一八一，李紳「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时号短李」。但白氏長庆集卷十三又有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質夫不至独宿仙遊寺一詩，因此許文雨文論講疏說指李文略。按文略别无可考，也无作品流傳。紳、字公垂，和元白唱酬很多。所以这里当指李紳，不是李文略。

(三八)卢祕书、卢拱，曾为祕书郎，終申州刺史。全唐詩存詩二首，另二句。楊祕书、楊巨源，詳叙詩寄乐天詩注。

(三九)竇七、竇巩字友封，与兄常、牟、羣、庠皆工詞章，共編联珠集。全唐詩存巩詩三十九首。

(四〇)元八、元宗簡。

策林六十八議文章碑碣詞賦

白氏长庆集卷四八，依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

問：国家化天下以文明，奨多士以文学，二百余載，文章煥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书事者罕聞於直筆，褒美者多覩其虚辞。今欲去伪抑淫，芟蕪剗秽，黜华於枝叶，反实於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

臣謹按：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还，斯文不振，故天以将丧之弊，授我国家。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賢，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載，焕乎文章，故士无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无小弊，大美不能无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尔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詠之制，往往有虚美者矣，有媿辞者矣。若行於时，則誣善恶而惑当代；若傳於后，則混真伪而疑将来。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紐王教，繫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劝善恶之柄，执於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贬之文无覈实，則懲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补察之义廢矣。虽彫章鏤句，将焉用之？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辞丽藻生於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穀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养文之旨，俾辞賦合炯戒諷諭者，虽质虽野，采而奨之；碑誄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絶之。若然，則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誠去伪，小疵小弊，蕩然无遺矣；則何虑乎皇家之文章，不与三代同风者歟？

策林六十九　採詩以補察时政

白氏长庆集卷四八，依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

問：圣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順为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尽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詩之官，开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为如何？

臣聞：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將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声，諷刺之兴，日采於下，岁献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动於情，然后兴於嗟叹，发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一)；聞华黍之詠，則知时和岁丰也(二)；聞北风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三)；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四)；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风俗之奢蕩也(五)；聞「誰其穫者妇与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业也(六)。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开闢以来，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一)蓼蕭、詩小雅篇名。毛序：「蓼蕭，澤及四海也。」

(二)华黍，也是詩小雅篇名，詞亡。毛序：「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

(三)北风，詩邶风篇名。毛序：「北风，刺虐也。卫国並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四)碩鼠，詩魏风篇名。毛序：「碩鼠，刺重斂也。国人刺其君重斂蚕食於民，不备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五)「廣袖高髻」之謠，見后汉书馬廖傳(附馬援傳)。詞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六)「誰当穫者妇与姑」之言，也是童謠，見后汉书五行志。詞云：「小麦青青大麦枯，誰当穫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馬，君具車，請为諸君鼓嚨胡。」

与滑州盧大夫(一)論文書 唐文粹卷八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柳　冕(二)

頓首：別后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已兴尽，日为外事所撓。有笔語两大卷，或不得已而为之，或有为而为之，既为頗近教化，謹录呈上，望覽訖一笑。

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乐，哀乐生於治乱。故君子感哀乐而为文章，以知治乱之本。屈宋已降，則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晉以还，則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則感物色而亡兴致。教化兴亡，則君子之风尽。故淫靡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陈，三变以至衰弱。

嗟乎！关雎兴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兴矣。天其或者肇往时之乱，为聖唐之治，兴三代之文者乎？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况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气，尽先王之教？在吾子复而行者，鼓而生之。冕頓首。

(一)卢大夫，卢羣，字載初，好讀书吟談。曾官鄭滑观察使。旧唐书卷一四〇、新唐书卷一四七有傳。

(二)柳冕，字敬叔，德宗时人，古文理論家。旧唐书卷一四九附兄柳登傳，新唐书卷一三二附父柳芳傳。

与徐給事（一）論文書 唐文粹卷八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柳　冕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乱，繫於国風。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論君子之道为教。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於哀艳，务於恢誕，亡於比兴，失古义矣。虽揚馬形似，曹刘骨气，潘陸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为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云之气。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劝也。」盖文有余而質不足則流，才有余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此文之病也。雄虽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为外事所感，感而应之，为文不覺成卷，意虽复古而不逮古，则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一）徐給事，疑为徐岱，字处仁，通六經諸子。貞元初，官給事中。旧唐书儒林傳，新唐书卷一六一有傳。据旧唐书柳冕傳（附柳登傳），徐岱曾与冕同攝祀官，同修郊祀仪注。

答荊南裴尙書(一)論文書節錄　唐文粹卷八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柳　冕

……前所寄拙文，不為文以言之，蓋有謂而为之。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为文章以成国風。是以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經，行而为教，声而为律，和而为音。如日月丽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丽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丽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为志，发言为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以楊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陈(二)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

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胜，文不知道則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兼之者，斯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与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三)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則不文，虽欲拯其将墜，末由也巳。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見褒，反以自愧。冕再拜。

(一)裴尙书，裴均，字君齐。因贊助張建封抵抗李希烈，擢荆南节度行軍司馬。后又以击刘闢有功，加檢校吏部尙书。同楊憑共作荆潭唱和詩，参本卷韓愈荆潭唱和詩序。

(二)荀、陈，当指荀淑和陈实，皆东汉儒者。后汉书卷九十二，二人和韓韶及鍾皓合傳。

(三)論語先进篇載孔子說：「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答楊中丞(一)論文书　唐文粹卷八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柳　冕

來书論文，尽养才之道，增作者之气。推而行之，可以复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聖人养才，而文章生焉；風俗养才，而志气生焉。故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天下之气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陈詩以观人風。君子之風，仁义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乐之音也。故观乎志，而知国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艳丽之文兴，而雅頌比兴之义廢。艳丽而工，君子耻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气衰甚矣，風俗之不养才病矣，才少而气衰使然也。故当世君子，学其道，习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尽，其气益衰，其教不与，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气，从壮得衰，从衰得老，从老得死，沈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医孰能知之？

夫君子学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虽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无病。故无病則气生，气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后可以鼓天下之动。此养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气，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复能勇。三者无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一)楊中丞，疑为楊憑或憑弟楊凝、楊凌。三人皆有才名，时号三楊。憑凝宦达后，堕落荒湎。文中說：「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虽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性行情况皆合。但新唐书卷一六〇楊憑傳載憑曾官监察御史，凝、凌曾官侍御史，皆未載曾为御史中丞，記此以待博考。

答衢州鄭使君[一]論文书 唐文粹卷八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柳　冕

专使至，耻书幷归拙文，如見君子，所褒过当，無德以当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二]。」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盖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国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时有好尙，故俗有雅郑。雅之与郑，出乎心而成風。

昔游夏之文，日月之丽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三]，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无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丽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为文者之过也。

夫善为文者，發而为声，鼓而为气。直則气雄，精則气生，使五彩並用，而气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气也；日月之文，丽而成章，精也。精与气，天地感而变化生焉，聖人感而仁义行焉。不善为文者，反此，故变風变雅作矣。六藝之不兴，敎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

噫！文之无穷，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为文則蹶，彊而为气則竭，彊而为智則拙。故言之弥多，而去之弥远。远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耻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与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逮，則不足当君子之褒。敬叔頓首。

(一)鄭使君，未詳。

(二)数句系子貢称讚孔子語，見論語公冶長篇。

(三)詳答荆南裴尙书論文书注(頁×注×)

答尉迟生(一)书

昌黎集卷十五，依四部叢刊本

韓愈

愈白尉迟生足下：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对。今吾子所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征於愈，愈又敢有爱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爱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尝学之矣，請繼今以言。

(一)旧注「或注汾字」，知尉迟生名汾。

答李翊(一)书 昌黎集卷十六，依四部叢刊本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蘄胜於人而取於人耶？将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胜於人而取於人，則固胜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将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无望其速成，无誘於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义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漢之书不敢观，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於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識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於人也，笑之則以为喜，誉之則以为憂，以其犹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詩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則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謂几於成乎！虽几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与舍属諸人。君子則不然，处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吾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一）按韓愈与祠部陆員外书說：「有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又韓愈还有重答李翊书。

与馮宿[一]論文書 昌黎集卷十七，依四部丛刊本

韓　愈

辱示初筮賦，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为好，則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

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无害也，后世复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时桓譚亦以为雄书胜老子[二]。老子未足道也，子云豈止与老子争彊而已乎？此未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为其师之书胜周易[三]。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

近李翺从僕学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业。有張籍者，年长於翺，而亦学於僕，其文与翺相上下，一二年业之，庶几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从於寂寞之道，以之争名於时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进於此，故复发憤一道。愈再拜。

(一)馮宿，字拱之，韓愈同年进士。

(二)桓譚，字君山，著有新論一书，已佚，有輯本。称楊雄书胜老子，見新論閔友篇及汉书楊雄傳贊（傳贊卷一选录）。

(三)侯芭，鉅鹿人。汉书楊雄傳：「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沒有說「以其师之书胜周易。」王充論衡案书篇：「楊子云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沈欽韓在汉书疏証說：「鋪子，盖芭字也。」但也沒有說「以其师之书胜周易。」韓愈本何书，待考。

答刘正夫(一)書　昌黎集卷十八，依四部丛刊本

韓　愈

愈白进士刘君足下：

辱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举进士者，於先进之門，何所不往？先进之於后輩，苟見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則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归也。有来問者，不敢不以誠答。

或問为文宜何师？必謹对曰：宜师古圣賢人。曰：古圣賢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謹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問曰：文宜易宜难？必謹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观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馬相如、太史公、刘向、楊雄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沈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賢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刘向、楊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誰不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为說耳。

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进者，又常从游於賢尊給事(二)，既辱厚賜，又安得不进其所有以为答也？足下以为何如？愈白。

(一)正，或作「畐」。旧注「伯芻三子——實夫、瑞夫、巖夫——无名正夫者，正夫或即畐夫。」

(二)賢尊給事，旧注說是刘伯芻。按伯芻，字素芝。旧唐书卷一五三附父刘迺傳，新唐书卷一六〇有专傳。

送孟东野序 昌黎集卷十九，依四部丛刊本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无声，风撓之鳴；水之无声，风蕩之鳴。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时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虫鳴秋，以风鳴冬，四时之相推敚(一)，其必有不得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辞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书六艺，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声大而远。傳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鳴。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孙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孙武、張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鳴。秦之兴，李斯鳴之。漢之时，司馬迁、相如、楊雄，最为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尝絕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从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鳴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东野之役於江南(二)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一)敚，古「夺」字。

(二)东野役江南，指官溧阳县尉，事在貞元十七年，即公元八〇一年。

荆潭唱和詩(一)序

昌黎集卷二十，依四部丛刊本

韓愈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讙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发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今僕射裴公开鎮蛮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詩书，寓辞乎詠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与韦布里閭憔悴专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紀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詩序。

(一)荆潭唱和詩，裴均楊憑及其部属所作。均，字君齐，裴行儉孙，新唐书附裴行儉傳。憑，字虚受，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傳。

調張籍 昌黎集卷五，依四部丛刊本

韓 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矚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揚。垠崖划崩豁，乾坤擺雷硠(一)。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万篇，金薤(二)垂琳琅。仙官敕六丁(三)，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举瓢酌天浆。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营无太忙。乞君飞霞珮，与我高頡頏。

(一)硠，ㄌㄤˊ，本山崩声，此借状雷声。

(二)薤，古时有一种像薤叶的字体，名为「薤书」。

(三)六丁，神名。后汉书梁节王傳：「数有恶梦，从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卜梦。」注：「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为神之类也。」

与楊京兆憑(一)书節錄 柳宗元集卷三十，依四部丛刊本

柳宗元

月日，宗元再拜献书丈人座前：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言立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后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无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二)，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断於古书老生，直趣尧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难有也。然则文章未必为士之末，独采取何如耳？

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間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貶官来，无事，讀百家书，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三)来，美其齒少，才气壯健，可以兴西漢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鏗鏘陶冶，时时得見古人情状。

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亲見楊子云，容貌不能动人，安肯傳其书？(四)」誠使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迁，富如相如，明如賈誼，专如楊雄，犹为今之人，则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观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当世而榮於后世也。

若吳子之文(五)，非丈人无以知之，独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学，无以尽訓詁风雅之道，以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远騁高厉，与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后之人矣！何也？凡为文，以神志为主。自遭謫逐，継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憂恐，神志少矣，所讀书随又遺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能，眊眊然騷扰，內生霾霧，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坏牆穴牖，

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於笔砚，矻矻自苦，以伤危败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献許京兆丈人书，不能重煩於陈列。……宗元再拜。

(一)楊憑、見楊評事文集后序注（頁××注×）。

(二)敬之、字茂孝，楊凌子。新唐书卷一六〇附伯父楊憑傳。

(三)吳武陵、元和二年进士。柳宗元貶永州时，吳也坐事流放永州，常从討論詩文。

(四)桓譚、詳韓愈与馮宿論文书注(頁××注×)。贊楊雄語見汉书楊雄傳贊，卷一选录。

(五)文、原作「直」，依蔣之翹輯注本柳河东集和全唐文卷五七三校改。

柳宗元

与友人論文書 柳宗元集卷三十一，依四部丛刊本

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謂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鉆礪之不工，頗纇(一)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虽有蕪敗，則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闡，家修人励，刓精竭慮者，几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后代，不过数十人耳！其余誰不欲争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万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二)而不克，躑躅而不进，力蹶势穷，吞志而歿。故曰：得之为难。

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鉴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楊雄沒而法言大兴，馬迁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后祀，声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

而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齒牙間，遇事蠡起，金声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終淪棄，而其夺朱乱雅(三)，为害已甚：是其所以难也。

間聞足下欲观僕文章，退发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气动，交於胸中，未知孰胜，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书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为一通，想令治书蒼头(四)吟諷之也。击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鉴視何如耳，还以一字示褒貶焉！

(一)頗，偏。纇，ㄌㄞˋ，疵累。

(二)縱臾，勉强。汉书衡山王傳：「候星气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注：「縱臾，猶言勉强也。」

(三)夺朱乱雅，論語阳貨篇載孔子說：「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这里借指抄襲的混乱創作。

(四)蒼头，僕役；治书蒼头，管书僕役；这里是謙詞，意思是不值友人吟諷，請友人叫管书僕役吟諷罢了。

報崔黯秀才(一)書

柳宗元集卷三十四，依四部丛刊本

崔生足下：

辱书及文章，辞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圣人之言。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諸道而遺其辞。辞之傳於世者，必由於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辞而矜书，粉澤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於僕，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

僕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語於古，恨与吾子不同州部，閉口无所发明。观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圣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数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复云尔也。

凡人好辞工书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愿斯須忘之而不克，窃尝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块积瘕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怜哉！其卒与我何異？均之二病，书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

吾尝見病心腹人，有思啗(二)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亲爱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与之。观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虽未得亲爱吾子，然亦重来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爱，但远言其証(三)不可也，俟面乃悉陈吾状。未相見，且試求良医，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专而易通。若积結既定，医无所能已。幸期相見时，吾决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一)崔黯，字直卿。进士，官至諫議大夫。旧唐书卷一一七附崔寧傳。

(二)啗，ㄊㄢˇ，吃。原誤从「臽」作「啗」，兹从全唐文卷五七五校改。

(三)証，用通「症」。

答韋中立(一)論师道书

柳宗元集卷三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书云，欲相师。僕道不篤，业甚淺近，环顧其中，未見可师者。虽尝好言論、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聞有师；有輒譁笑之，以为狂人。独韓愈奋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說，因抗顔而为师；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与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二)。」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僕来南(三)。二年(四)冬，幸大雪，踰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豈有过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

僕自謫过以来，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責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郑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僕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书之日不后，誠欲往来言所聞，則僕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

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誠好惡何如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誠非佞誉誣諛之徒，直見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誇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輕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沒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暢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語以博其趣，参之离騷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擇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复白。

(一)韦中立、蔣之翹注：「史无傳，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孙，不书爵位。」又引柳送韦七秀才下第序說：「中立文高行愿，而不录於有司。」

(二)二句見九章怀沙篇。

(三)来南，指貶永州司馬，事在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即公元八〇三年。

(四)二年，唐宪宗元和二年，即公元八〇七年。

报袁君陈秀才(一)避师名书

柳宗元集卷三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柳宗元

秀才足下：

僕避师名久矣。往在京师，后学之士到僕門，日或数十人，僕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到必惎(二)之，其敎也虽若是，当时无师弟子之說。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視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見非，且見罪，惧而不为，二也。其大說具答韦中立书，今以往，可观之。

秀才貌甚坚，辞甚强。僕自始覿，固奇秀才，及見两文愈益奇，虽在京都，日数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邪？前已必(三)秀才可为成人，僕之心固虚矣，又何鯤鹏互乡於尺牘(四)哉？秋风益高，暑气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时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爱惜。

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当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书，皆經言。左氏、国語、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異日討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书。秀才志於道，愼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則勃然尔，久則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术可見。虽孔子在，为秀才計，未必过此。不具。宗元白。

(一)袁君陈，未詳。

(二)惎，ㄐㄧ，說文「敎也」。

(三)必，义同現在所謂「决定」。原作「毕」，依全唐文卷五七五校改，蔣之翹輯注柳河东集也注「一作必」。

(四)鯤，庄子寓言魚名。鹏，庄子寓言鳥名。庄子逍遙遊篇：「北冥有魚，其名为鯤。鯤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鳥，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这里借着柳宗元自己和袁君陈。互乡，未詳；疑「乡」同「嚮」，意謂互相嚮往。果尔，全句的意思是說：你我何必在尺牘(即书信)里互相嚮往称贊呢？

柳宗直(一)西漢文类序　柳宗元集卷二十一，依四部叢刊本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乱，尙书春秋之旨(二)不立。自左邱明傳孔氏，太史公述历古今，合而为史記，迄於今交錯相糺(三)，莫能离其說。独左氏国語紀言，不参於事；战国策、春秋后語(四)，頗本右史尙书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数耗矣，而后之文者寵之。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书傳之。吾尝病其畔散不属，無以考其變。欲采比义，会年长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胜也。幸吾弟宗直爱古书，乐而成之。搜討磔裂，擿摭融結，离而同之，与类推易，不移时月，而咸得从其条貫。森然，炳然，若开羣玉之府，指揮联累，圭璋琮璜之状，各有列位，不失其序，虽第其价可也。以文观之，则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辞畢具；以語观之，则右史紀言，尙书、战国策成敗兴坏之說大备，无不苞也。噫！是可以为学者之端耶！

始吾少时有路子者，自贊为是书，吾嘉而敍其意，而其书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說繫於左，以为西漢文类首紀。

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则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賈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达於奏議，諷於辞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坚修其书，拔其尤者充於簡册，则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五)之达道，名臣之大范，賢能之志业，黔黎之风习列焉。若乃合其英精，离其变通，論次其敍位，必俟学古者兴行之。

唐兴用文理，貞元(六)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汉氏，与之相准。於是有能者，取孟坚书，类其文，次其先后，为四十卷。

(一)柳宗直，字正夫，宗元从父弟。

(二)礼記玉藻篇：「动則左史书之，言則右史书之。」这里是說尙书記言論、春秋記行事的旨趣。

(三)糺，同「糾」。

(四)春秋后語，晉人孔衍作，已佚。

（五）辟、君王；列辟指汉时列代君王。

（六）貞元、唐德宗年号，当公元七八五——八〇四年。

楊評事文集后序(一) 柳宗元集卷二十一，依四部叢刊本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辞令褒貶、导揚諷諭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二)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於书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笔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备，謂宜藏於簡冊也。比兴者流，盖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恆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藝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遺。其后燕文貞(三)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張曲江(四)以比兴之隙(五)，穷著述而不克备。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馳於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益甚矣。

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声於时，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於江湖，达於京师。晚节徧悟文体，尤邃敍述。学富識远，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风，与时增加。既获是，不数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 善。 其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庐山禪居記、辞李常侍启、远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选已。用是陪陈君之后，其可謂具体(六)者歟！

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穷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声未克充於时，凡我从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获省謁，故得奉公元兄(七)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於后。

(一)全唐文卷五七七作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后序。楊評事名凌，字恭履，新唐书卷一六〇附兄楊憑傳。

(二)时，原作「其」，依全唐文卷五七七校改。

(三)燕文貞，張說，字說之，封燕国公，謚文貞。有集二十五卷。

(四)張曲江，張九龄，字子寿。因系曲江人，所以称張曲江。有集二十卷。

（五）隟，同「隙」。

（六）具体，意思是具备全体的各部分，和現在所說的与「抽象」相对的「具体」，微有不同。孟子公孙丑篇說：「子夏、子游、子張，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閔子、顏淵，則具体而微。」这里是說楊凌具备陈拾遺（陈子昂）的全体。

（七）元兄，指楊凌的大哥楊憑，文名尤著，与凌及二弟楊凝，当时号称「三楊」。参柳冕答楊中丞书及注。

答朱載言(一)书 依全唐文卷六三五(二)

李翱

翱(三)頓首：

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乃陈辞屈慮，先我以书。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时，將求知者，問誰可，则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过也，足下因而信之又过也。果若來陈，虽道德备具，且犹不足辱厚命；况如翱者，多病少学，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虽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陈其所聞。

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众莫如宏，用心莫如直，进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学莫如改过。——此聞之於师者也。相人之术有三：迫之以利而审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观其智与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詠，津潤怪丽，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尝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讀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經也。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辯，理辯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归也。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敍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於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愛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愛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

义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劝，而詞句怪丽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志(四)、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五)。此非对也。又曰：「遘憫既多，受侮不少。」(六)此非不对也。书曰：「朕堲讒說殄行，震惊朕师」(七)。詩曰：「菀

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人」(八)。此非易也。书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九)。詩曰：「十亩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与子旋兮」(一〇)。此非难也。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說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聞也。

六經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禦寇、庄周、鶡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迁、相如、刘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义三者兼幷，乃能德立於一时，而不泯灭於后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远(一一)」。子貢曰：「文犹質也，質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一二)。此之謂也。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一三)。韓退之曰：「唯陈言之务(一四)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一五)，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一六)，則易言之矣；曰「粲然」(一七)，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尔」(一八)，則班固言之矣；曰「輾然」(一九)，則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归也。

吾所以不协於时而学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仪，列於經傳，皆可詳别(二〇)。如师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称之於师則虽朋友亦名之。子曰：「吾与回言」。(二一)又曰：「参乎，吾道一以貫之」(二二)。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二三)是师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齐，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二四)。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二五)。子夏曰：「言游过矣」。(二六)子張曰：「子夏云何」？(二七)曾子曰：「堂堂乎張也」。(二八)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二九)？」又曰：「师与商也孰賢」(三〇)？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三一)是称於师虽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达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三二)足下之书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与二君未知前后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与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也」。(三三)窃惧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与翱书，亟叙足下之善，故敢尽辞以复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为犯。翱頓首。

(一)朱載言，四部丛刊本李文公集卷六在題下注說：「一本作梁載言。」文唐文粹卷八十五作进士王載言。

(二)本来应当依据李集或唐文粹本，但都錯誤太多，所以現在依据全唐文本。

(三)翺、原作「某」，据唐文粹本校改。以后「翺」字皆同。

(四)志、原作「表」，依唐文粹校改。人物志、三国时魏人刘劭（或作邵）作，今存。

(五)二句見詩經邶风柏舟篇。

(六)二句也見詩經邶风柏舟篇。

(七)二句見尚书舜典篇。塈、疾恨。师、民众。

(八)四句見詩經大雅桑柔篇。菀、ㄨㄢ，茂盛貌。侯、語辞。旬、均，毛傳：「言阴均也。」刘、毛傳解作「爆」，朱傳解作「殘」。瘼、病。意思是說：桑叶被采殘乾以后，在下面乘凉的人就苦了。

(九)三句見尚书尧典篇。

(一〇)三句見詩經魏风十亩之間篇。

(一一)孔子語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一二)子貢語見論語顏渊篇。

(一三)陆机語見文賦，卷二选录。

(一四)韓退之語見答李翊书，本卷选录。

(一五)莞尔、論語阳貨篇：「夫子莞尔而笑」。何晏集解：「小笑貌。」

(一六)啞啞、易震初九：「笑言啞啞。」釋文引馬云：「笑声。」

(十七)粲然、穀梁傳昭公四年：「軍人粲然皆笑。」范寧集解：「盛笑貌。」

(一八)攸尔、班固答宾戏：「主人逌尔而笑。」李善文选注引項岱說：「逌、寬舒顏色之貌也，讀作攸。」

(一九)輾然、左思吳都賦：「东吳王孙輾然而咍」。刘渊林注：「輾、大笑貌。」

(二〇)别、原作「引」，依唐文粹校改。

(二一)回、顏回，字子渊，孔子弟子。引語見論語为政篇。

(二二)参、曾参，字子輿，孔子弟子。引語見論語里仁篇。

(二三)由、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孔子弟子。引語見論語先进篇。

(二四)子产、鄭大夫，姓公孙，名侨。引語見論語公冶長篇。

(二五)晏平仲、齐大夫，名嬰。引語也見論語公冶長篇。

(二六)子夏、姓卜，名商。言游、名偃，字子游。二人皆孔子弟子。引語見論語子張篇。

(二七)子張、姓顓孙，名师，孔子弟子。引語也見論語子張篇。

(二八)引語也見論語子張篇。

(二九)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引語見論語公冶長篇。

(三〇)引語見論語先进篇。

(三一)澹臺滅明、字子羽，孔子弟子。引語見論語雍也篇。

(三二)引語見孟子公孙丑篇。

(三三)引語見論語宪問篇。

寄从弟正辞书 李文公集卷八，依四部从刊本

李　翱

知尔京兆府取解(一)，不得如其所怀，念勿在意。凡人之穷达所遇，亦各有时尔，何独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时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尔。其心既自以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乐？何必与夫时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动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为十焉，用其九学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余以与时世进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虽尽用其十，秪益劳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

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义之辞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余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辞而得之者也。后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义者，未見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誠明之必相依尔(二)。貴与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无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义与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

汝虽性过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书其所怀以張汝，且以乐言吾道云耳。

(一)解，唐制：进士由乡而貢於京师应試叫解。

(二)猶，原作「由」，依全唐文卷六三六校改。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寄李翺書

依文苑英华卷六八〇

裴　度(一)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获所贶新作二十篇。度俗流也，不尽窺見。若愍女碑、烈妇傳，可以激清教义，焕於史氏。鐘銘謂「以功伐名於器为銘」。与弟正辞书謂「文非一藝」。斯皆(二)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之文也。甚善，甚善！

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学而好於文也，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称弟不容於口。自謂弥久益無愧詞，窃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悦媚相容，故不惟嗟悒，亦欲商度其万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献白豕，何足采取？若犹有祖述，則願陈其梗概，以相参会耳。

愚謂三五(三)之代，上垂拱而無为，下不知帝力，其道漸被於天地万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际，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业，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后周公遭变，仲尼不当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乱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态。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別为一家，不是正气。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陈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四)之文也，馳騁数千載，若有余力。董仲舒刘向之文，通儒之文也，发明經术，究极天人。其实擅美一时，流誉千載者多矣，不足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而，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辞、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笔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虽大弥天地，細入無閒，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随文而可見，事随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后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於止乎？若遂过之，犹不及也。

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儷(五)句，属綴風云，羈束声韻，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远志，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为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达其心，达則已，理穷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远关經术，然后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廢声韻也。

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也。試用高明，少納庸妄。若以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無惑(六)。唯僕心虑荒散，百事罢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

昌黎韓愈，僕識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覺惊賞(七)。然其人(八)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类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

弟索居多年，劳想深至，穷阴凝沍，动息如何？入奉晨昏之欢，出参帷幄之画(九)，固多適耳。昨弟来字(一〇)，欲度及时干进。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复能从故人之所勖耳。但寘力田園，省(一一)过朝夕而已。然待春气徵和，農事未动，或当策蹇謁賢大夫，秉与弟道旧。未尔間，犹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余(一二)。从表兄裴度奉簡。

(一)裴度，宰相，好詩文，和韓愈李翺有来往，和白居易刘禹錫也有唱酬。

(二)「皆」字原无，依唐文粹卷八四和全唐文卷五三八校增。

(三)三五，三皇五帝。

(四)財，通「裁」。周易泰卦象詞：「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釋文：「財，荀作裁。」孔穎达疏：「当剪財成就天地之道。」

(五)儷，原作「意」，依原注及唐文粹、全唐文校改。

(六)无惑，唐文粹和全唐文作「其惑」。

(七)惊賞，原作「惊想」，依唐文粹和全唐文校改。

(八)其人，原作「意之」，依原注及唐文粹、全唐文校改。

(九)画，原作「內」，依原注及唐文粹、全唐文校改。

(一〇)字，原无，依原注及唐文粹、全唐文校增。

(一一)省，原作「苟」，唐文粹同，依原注及全唐文校改。

(一二)余，原作「龥」，依原注及唐文粹、全唐文校改。

諭業　皇甫持正文集卷一，依四部叢刊本　　皇甫湜(一)

逍遥遊曰：「適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必聚粮」。此言务远則积弥厚。成安君曰：「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飽」(二)。此言持不实則危。一則寓論，一則武經，相发明，其义符也。故彊於內者外必胜，殖不固者发不坚。功不十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两，不可以角敌。号猿貫蝨，彻札飲羽(三)，必非一岁之抉拾(四)；仰馬出魚，理心順气(五)，必非容易之搏拊(六)。淺鬪庸种無嘉苗，纇約(七)踈織無良帛。夫欲利其获，不若优其为获之方；若欲显其能，不若营其为显之道。求諸人，不若求諸己；馳其华，不若馳其实。彼則趑趄於卿士之門，我則婆娑于聖賢之域；彼則巾車於名利之肆，我則冠屨於文史之囿。道寖而后进，业成而后索。以其劳於彼，曷若勤於此？以其背於路，曷若齎於家？求售者声門而衒賈，致賤者深匱而俟价；求聘者自容於靚粧，取晦者嫌扁於密影。鮪可薦也，不虑綸罟之不逢；橘可貢也，不虑包匭(八)之不入。务出人之名，安得不厉出人之器？战横行之陈(九)，安得不振横行之略？书不千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变。辭無常軌，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无常取。在譚其理，覈其微，賦物而穷其致。謌詠者极情性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触类而长，不失其要。——此大略也。

夫比文之流，其来尚矣。自六經子史，至於近代之作，无不备詳。当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一〇)；自燕公已降，試为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楩木枝干，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气象，可以变阴阳，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一一)之文，如应鍾鼙鼓，笙簧錞磬，崇牙树羽，考以宮县，可以奉神明，享宗庙。李北海(一二)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云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一三)之文，如高冠华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資以道义。李員外(一四)之文，則如金轝玉輦，雕龍綵鳳，外虽丹青可掬，內亦骍骨不飢。独孤尚书(一五)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长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无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一六)之文，如长桥新构，鉄騎夜渡，雄震威厉，动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权文公(一七)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气势宏敞，廊廡廪廐，户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胜槩，令人竦观。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飈激浪，汗流不滞；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阳(一八)之文，如燕市夜鴻，华亭曉鶴，嘹唳亦足惊听；然而才力偕鮮，瞥然高远。故友沈諮議

(一九)之文，則隼击鷹揚，灭沒空碧，崇蘭繁荣，曜英(三)揚蕤，虽迅举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它握珠璣奋組綉者，不可一二而紀矣。若数公者，或傳符於玄宰，或受命於神功，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攘袂班楊，皆一时之豪彥，笔硯之麟鳳。今皆游詠其波瀾，偃息其林藪，銓其一揖之旧也，而驟以敦业之言，动子之志，誠未当也。遂絕意随計，解装退修，循力行待取之儒規，达先难后獲之通理，将为勇退，眞勇進也，斯可尙矣。子既信余之不欺，余亦貴子之不忽，因源流导业，而列諭焉。

(一)皇甫湜、字持正，韓愈弟子，著文集六卷。

(二)成安君、陈餘。引語見史記淮阴侯列傳，是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語，皇甫湜直以为出成安君，誤。

(三)号猿、貫蝨、彻札、飲羽、都是形容射箭射得准确、有力量。号猿出典未詳。貫蝨出列子湯問篇：紀昌学射於飞卫，飞卫告以先「学視」，要能練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於是紀昌用氂毛悬蝨於牖，南面凝望，十天以后，逐漸「浸大」；三年以后，大如車輪，看余物皆如丘山。引箭射之，「貫蝨之心而悬不絕。」彻札出左傳成公十五年：「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案札、甲叶。飲羽出呂氏春秋精通篇：「养由基射兕中石，矢乃飲羽。」又新序杂事篇：「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为伏虎，关(弯)弓射之，灭矢飲羽。」案羽、箭头羽毛；飲羽，羽毛全部射进，不再露出外面。

(四)抉拾、射具，引申指习射。周礼夏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注：「抉、挾矢时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拾謂韝扞，著左臂里，以韦为之。」

(五)仰馬出魚，理心順气，都是形容奏乐奏得高妙，有效果。荀子：「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听，伯牙鼓瑟而六馬仰秣。」又：「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又：「正声感人而順气应之。」

(六)搏拊、乐器，引申指习乐。尙书益稷篇：「戛击鳴球，搏拊琴瑟。」孔穎达疏：「搏拊、形如鼓，击之以节乐。」

(七)纇、ㄌㄟˋ，絲結。絇、ㄑㄩ，曲絲。

(八)包匭、尙书禹貢篇：「包匭菁茅。」匭、ㄍㄨㄟˋ，匣。

(九)陈、此处用同「陣」。

(一〇)燕公、張說，字說之，封燕国公。著文集二十五卷。旧唐书文苑傳上楊烱傳載張說說：

「楊盈川（炯）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於卢（照鄰），亦不減王（勃）。恥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謙也。」

又載張說尝与徐堅「論近代文士，患其凋丧。」徐堅問：「李趙公崔文公之笔術，擅价一时，其間孰优？」張說說：

「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万仞，濃云鬱兴，震雷俱发，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庙則駭矣。閻朝隐之文，如丽服靚粧，燕歌趙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則罪人矣。」

徐堅「問后进詞人之优劣。」張說說：

「韓休之文，如大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丰肌膩理，虽穠华可爱，而微少风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实济时用，而微窘边幅。王翰之文，如琼杯玉斝，虽粲然可珍，而多有玷缺。」

徐堅「以为然。」

（一一）許公、苏頲，字廷碩，襲封許国公。和張說同以制誥文出名，当时称「燕許大手笔」。

（一二）李北海、李邕，曾官北海太守。文选注者李善子，長於碑頌。文集七十卷已佚，明人曹荃采輯文苑英华等书，編为六卷。

（一三）賈常侍、賈至，字幼几，与父曾前后掌制誥。唐玄宗对他說：「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終右散騎常侍。

（一四）李員外、李华，曾官礼部、吏部二員外郎。

（一五）独孤尙书，当指独孤及，但新唐书本傳未載曾官尙书。

（一六）楊崖州，疑指楊憑，与弟凝，凌皆有文名，时称「三楊」。但新旧唐书本傳皆不言曾官崖州。

（一七）权文公，权德輿。

（一八）李襄阳，未詳。

（一九）沈諮議，疑指沈亚之，字下賢，常遊韓愈門，故与皇甫湜为友。两唐书无傳，新唐书文苑傳序說「史家逸其行事」，或官諮議，也未可知。今存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二〇）英，原作「方」，据全唐文卷六八七校改。

答李生第一書 皇甫特正文集卷四，依四部叢刊本

皇甫湜

辱书，适曛黑，使者立复，不采一二果来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一)粗书其愚，为足下答，幸察。

来书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众，出於众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大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棟，必撓云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气盛，固当以出拔(二)为意。学文之初，且未自尽其才，何遽称力不能哉？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将不胜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三)，幸勉而思进之也。

来书所謂浮艳声病之文恥不为者，虽誠可恥，但虑足下方今不尔，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举进士；举进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岁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四)，可乎哉？恥之不当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宁能自信其言哉？

来书所謂汲汲於立法甯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势所施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咏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势，方以文詞行於后。今吾子始学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

凡来书所謂数者，似言之未称，思之或过；其余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疎怠，聊复所为，俟見方尽。湜再拜。

(一)論語卫灵公篇，孔子說：「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又季氏篇，孔子說：「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隐，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这里系混合采用。

(二)出拔，出类拔萃，超越一般水平。孟子公孙丑篇：「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

(三)孟子公孙丑篇載孟子說：「有是四端（仁、义、礼、智）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此引孔子，不知出何书？待考。

(四)詩豳风伐柯篇：「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此文說不可「伐柯而捨其斧」，比况既要举进士，就不能反对作为举进士工具的「浮艳声病之文。」

答李生第二書 皇甫持正文集卷四，依四部丛刊本

皇甫湜

湜白：

生之书辞甚多，志气甚横流，論說文章，不可謂无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竟於此，固非宜。虽然，恶言无从(一)，不可不卒，勿怪。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无伤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无伤於正而出於常，虽尙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体耳，未以文言之失也。

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貴者非他，文則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邪？夫繪事后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吾何敢拟議之哉？秦汉以來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迁、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远。生书文亦善矣，比之数子，似犹未胜，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二)。生自視何如哉？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为奇矣，夫豈碍理伤聖乎？如「龙战于野，其血玄黃」(三)；「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棄如」(五)，此何等語也！

生輕宋玉而称仲尼、班、馬、相如为文学。按司馬迁傳屈原曰，「虽与日月爭光可矣」？生当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习不暇者也。豈生称誤邪？將識分有所至极邪？將彼之所立卓尔，非强为所庶几，遂讎嫉之邪？其何伤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六)，此与詩之「金玉其相」(七)何異？天下人有金玉为之质者乎？「披薜荔兮带女蘿」(八)，此与「贈之以芍葯」(九)何異？文章不当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一〇)，識出之白而怪入之黑乎(一一)？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长，短形之則长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与文学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类，豈可以彈喻彈(一二)乎？是不根者也。生称以「知难而退为謙」。夫无难而退，謙也，知难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称

貞哉(一三)？生以一詩一賦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不是文章邪？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为甲賦矣，不得称不作声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为事，不当以进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艳声病为說，似商量文詞，当与制度之文，異日言也。

近風敎偸薄，进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語未有駱宾王一字，已罵宋玉为罪人矣；书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一四)；讀书未知句度，下視服郑(一五)。此时之大病，所当疾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无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复，不能尽，不宜。湜再拜。

(一)从，同「纵」。
(二)二句見論語里仁篇。
(三)二句見易坤卦。
(四)二句見易睽卦。
(五)四句見易离卦。
(六)此句見楚辞九歌河伯篇。
(七)此句見詩大雅棫朴篇。
(八)此句見楚辞九歌山鬼篇。
(九)此句見詩鄭风溱洧篇。
(一〇)庄子齐物論篇：「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悅。」
(一一)怪，原作「性」，唐文粹卷八五、全唐文卷六八五同，无义，盖形近而誤。韓非子說林下：「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归。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将击之。楊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猶是：曩使女（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子岂能毋怪

哉？』」

(一二)說苑善說篇：梁王「謂惠子（惠施）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应之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应之曰『彈之狀如弓，而以弓为弦，則知之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一三)語出嵇康与山巨源絕交书。黃門，宦者，閹人。

(一四)稷，商先祖。契，后契，名棄，周先祖。二人皆当唐虞时代，詩书有歌詠記載。此言「高談稷契」，意即高談詩书。

(一五)服，服虔。鄭，鄭玄。二人皆汉代經学家，注經多种。

答李生第三书 皇甫持正文集卷四，依四部丛刊本

皇甫湜

湜白：

时論所难，在詢(一)其本而善守之；使千流万轉不迁於末，則蕩而失，其憒忊无睹，嚚嚚相訾，何所得哉？

始与生言奇，不言正也，故論止於奇。生以正抑其奇，然及(二)参正流焉。譬与生說先牛馬以說駱馳，而非云也。

生以无伤於正，犹易之凡言「无咎」，本皆「有咎」。此未了也。易之「无咎」不一：本有咎，犹(三)愼故免。亦曰咎自己招，不可咎人。亦(四)曰弁(五)生。以凡目之，当是讀书未熟，自僕云(六)无伤也。

生言非常之物，如何得常，故当尔也，所以千年圣而愚比肩也。生言天象形象非常者皆为妖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醴泉，盖非常，謂之妖可乎？假如妖星熒惑天所常具，牛溲馬勃地所常有，足尙乎？生何窒？

生以松柏不艳比文章，此不知类也。凡比必於其倫。松柏可比节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此文章比也。有以質为貴者，有以文为貴者，引茅屋越席，易黼藻玄黃之用，可乎？

生云奇与易，作者何別，在所为尔。請考之於实。生为易矣，試为僕作难者，視如何相如楊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为也。楚詞、史記、太玄之不朽也，豈为資笑謔乎哉？如鳥雀啁啾，声断便已，人如不聞尔，何足貴也？所言詩书之文不奇，举多言之也，易处多，奇处少尔。易文(七)大抵奇也，易处几稀矣。孟子常引詩云：「周余黎民，靡有孑遺。」豈周遂不遺一民哉？僕之言犹是也。

生云知难而退为謙，是知不可取然后止，非可取而不取也。此菽麦等異，生师惑之，何哉？生之师，且惑菽麦！生卷中文能囊包天地邪，此不遜悌之言，吾不信也。詩載臣之譏君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八)此过於以时奉譏也。詩人尙不聞得罪，生何諱之深乎？

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九)生捧书相干，宜有答也；又再三瀆，瀆則不告也。韓退之复張籍书曰：「頑然不入者，亲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观吾书之固将无所得矣。」生勗之而已。

(一)詢、全唐文卷六八五作「諭」。

(二)及、全唐文作「后」。

(三)猶、全唐文作「由」。

(四)亦、原作「交」，依全唐文校改。

(五)并、全唐文作「乂」，意义未詳。

(六)云、原作「之」，依全唐文校改。

(七)文、原作「之」，依全唐文校改。

(八)「耳」下原有「目」字，依全唐文校刪。四句見詩大雅抑篇。

(九)二句見易蒙卦。

与王霖秀才書 孙樵集卷二，依四部丛刊本

孙　樵(一)

太原君足下：

雷賦逾六千(二)言，推之大易，参之元象，其旨甚微，其辞甚奇，如观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举降旗，将大誇朋从間，且疑子雲复生。无何，足下継以翼旨及杂題十七篇，則与雷賦相闊数百里。足下未到其壼，則非樵所敢与知；直入其域，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两，不当如此悬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尝耶？抑以背时戾众，且欲餔粕啜醨，以期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狥人反深！

鸞鳳之音必傾听，雷霆之声必駭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則显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三)，楊司城华山賦(四)，韓吏部进学解，馮常侍清河壁記(五)，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大兴城(六)，茫然自失，詎比十家县，足未及东郭，目已极西郭耶！

樵尝得为文眞訣於来無擇，来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以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与人言及文章，且惧得罪於时。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尙多，其可无言乎？樵再拜。

(一)孙樵，字可之，又字隐之，自編文集十卷。

(二)「六千」原作「千六」，依全唐文卷七九四校乙。

(三)玉川子，卢同。月蝕詩見玉川子集及全唐詩。

(四)楊司城，楊敬之。华山賦見唐文粹卷六、全唐文卷七二一。

(五)馮常侍，馮宿。清河壁記已佚。

(六)大兴城，長安，唐京城。

与友人論文書

孙樵集卷二，依四部丛刊本

孙樵

尝与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恶不相闕者，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显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

今天下以文进取者，岁丛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执，自大所得。故其习於易者，則斥涩艰之辞；攻於难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为工，摘俚語以为奇。秦汉已降，古文所称工而奇者，莫若揚馬。然吾观其书，乃与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

当元和长庆之間(一)，达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开設戶牖，主張后进，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归正。洎李御史甘(二)以乐进后士，飄然南迁，由是达官皆闔关齚舌，不敢上下后进，宜其为文者，得以盛任其意，无所取質。此誠可悲也！

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发論，尚往往为时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三)」耶？自顧頑朴，无所知曉。然尝得为文之道於来公無擇，来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一)元和，唐宪宗年号，当公元八〇六——八二〇年。長庆，唐穆宗年号，当公元八二一——八二四年。

(二)李甘，字和鼎，旧唐书卷一七一有傳，新唐书卷一一八附李中敏傳。

(三)庄子达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惮，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陆德明音义：殙，「元嘉本作昏。」又引李云：「注，击也。」

文章論 李文饒文集外集卷三，依四部丛刊本

李德裕(一)

魏文典論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斯言尽之矣。然气不可以不貫，不貫則虽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鼓气以势壮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犹絲竹繁奏，必有希声窈眇，听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观之者不厌。从兄翰尝言「文章如千兵万馬，风恬雨霽，寂无人声。」盖謂是也。

近世誥命惟苏廷碩(二)，敍事之外，自为文章，才实有余，用之不竭。沈休文独以音韻为切，輕重为难，語虽甚工，旨則未远。夫荊璧不能无瑕，隋珠不能无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师友，則魏文与王、陈、应、刘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为妙，故休文长於音韻，而謂「灵均以来，此秘未睹，」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辞高者，蓋以言妙而适情(三)，不取於音韻(四)；意尽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五)。故篇无定曲，詞寡累句。譬諸音乐，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节。則知声律之为弊也，甚矣！

世有非文章者曰：辞不出於风雅，思不越於离騷，摸写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虽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余尝为文箴，今載於此。曰：

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无味。琢刻藻繪，弥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宝斯棄。

此为文之大旨也。

(一)李德裕（七八七——八四九），字文饒。在政治上是牛李党争的李党領袖，在文学上継承李华、李观，李翰家傳，虽主張古文，但較韓愈派注重詞藻。著文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文集原名会昌一品制集，外集原名穷愁志，今总名李文饒文集，或題李卫公集。

(二)苏廷碩，名頲，襲封許国公。在唐玄宗时，与燕国公張說，同以制誥文出名，称「燕許大手笔」。

(三)「适情」二字前，全唐文卷七〇九多一「工」字。

(四)原注：「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汉书贊及当时辞賦多用协韻，猗、與、元、助、包、田、举、信、是也。」

(五)原注：「文选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无有隻者。」上二注，集本錯誤太多，兹依全唐文本。

答庄充書

樊川文集卷十三，依四部丛刊本

杜 牧

某白，庄先輩足下：

凡为文以意为主，以(一)气为輔，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輔不飄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随主所指，如鳥随鳳，魚随龙，师众随湯武，騰天潛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繞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闤闠，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

观足下所为文百余篇，实先意气而后辞句，慕古而尚仁义者。苟为之不已，資以学問，則古作者不为难到。今以某无可取，欲命以为序，承当厚意，惕息不安。复观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詩、书、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后世也。自两漢已来，富貴者千百，自今观之，声势光明，孰若馬迁、相如、賈誼、刘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当世哉？故亲見楊子雲著书，欲取复酱瓿(二)。雄当其时，亦未尝自有誇目。况今与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难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一)「以」字原无，据全唐文卷七五一校增。

(二)汉书楊雄傳，刘歆劝楊雄不必「空自苦」著书，說像你著的太玄，「恐后人用复酱瓿，」意思是后人不会重視。

李賀集序(一)

樊川文集卷十，依四部丛刊本

杜牧

太和五年(二)十月中半夜时，舍外有疾呼傳緘书者。牧(三)曰：必有異，亟取火来。及发之，果集賢学士沈公子明书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四)中，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飲食。賀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詩，杂为四編，凡千首(五)。数年来，东西南北，良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复得寐，即閲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与賀話言嬉遊，一处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显显焉无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复无家室子弟得以給养䘏問，常恨，想其人，詠(六)其言止矣。子厚於我，与我为賀集序，尽道其所来由，亦少解我意。牧其夕不果以书道其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前訖。居数日，牧深惟公曰：公於詩为深妙奇博，且复尽知賀之得失短长，今实(七)敍賀不訛，必不能当公意。如何？复就謝，极道所不敢敍賀。公曰：子固若是，是当慢我。牧因不敢复辞，勉为賀序，終甚慙。

賀，唐皇諸孙，字长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云烟綿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檣陣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壠，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誕幻也。盖騷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賀所为，无得有是。賀复能探寻前事，所以深歎恨古今未尝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辞漢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謠，求取情状，离絕远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后，凡十五年，京兆杜牧为其序。

(一)四部丛刊本李賀歌詩編卷首作李賀歌詩集序，四部备要本李長吉歌詩卷首作李長吉歌詩敍，全唐文卷七五三作太常寺奉祀郎李賀歌詩集序。

(二)太和，文宗年号，五年当公元八三一年。

(三)牧，原作「某」，依賀集二种改。下同。

(四)元和，宪宗年号，当公元八〇六——八二〇年。

（五）全唐文作「若干首」，丛刊本李集作「二百二十三首」，备要本作「二百三十三首。」

（六）詠、丛刊本李集作「昧」，备要本作「詠味。」

（七）实、原作「宝」，依賀集二种及全唐文校改。

复友生論文書 甫里先生文集卷十八，依四部丛刊本

陸龜蒙(一)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书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虽极頑冥，亦知喘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难，招禍患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圣人书，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义味，独坐日昃，案上有一盃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万羽籥也。未尝干有司对問希品第，未尝历王公丐貸飾車馬，故无用文。处江湖間，不过美泉石則記之，耸节槩則傳之，触离会則序之，值巾舄則銘之，簡散澹誕，无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过听德我太甚，苟默默不应，非朋友切切偲偲之义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

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楊雄之书，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无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书，书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书，近何书？书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独詩、书、易象与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礼乐二記，虽載圣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实，故时有齟齬不安者，盖漢代諸儒爭撰而献之求购金耳，記言記事，参錯前后，曰經曰史，未可定其体也。案經解(二)則悉謂之經；区而別之，則詩易为經，书与春秋实史耳。学者不当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圣耳，王輔嗣因之以易为經(三)，杜元凱因之以春秋为經(四)。孔子曰：「学詩乎」？「学礼乎」？「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尝称經。称經非圣人旨也，盖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书，必有緯书。圣人既作經，亦当作緯。譬犹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圣人之书，則經亦后人名之耳，非圣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习而称之可也；指司馬迁班固之书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内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长孟坚然后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胜文則野，文胜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体之是非，圣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后言史哉？以詩易为經，以书春秋为史足矣，无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坚冰至」(五)，「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六)，「苦节不可貞」(七)之类，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书「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八)，「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敗績(九)」，「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一〇)，「壬午，犹繹，万入，去籥」(一一)之类，果純直而淺乎？經

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論(一二)，則曰「春秋不当言『无使滋蔓(一三)』」又云「春秋举軍旅会盟，豈非敍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敍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举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区区於敍事，則魯国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

又一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既与辭異，是文优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齐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观其象辭，則思过半矣」。易之辭非文耶？书載帝庸作歌，皐陶賡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书之辭非文耶？属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礼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乐有登歌薦之辭。礼乐之辭非文耶？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沈以穷乎下，浮以际乎上」。楊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总，辭者文之用。「天之将丧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不当称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一四)，不当称文。文辭一也，但所适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

又曰：「声病之辭非文也。」夫声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后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动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犹繪事組繡中有精觕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肤爪，而自矜於堂奥心腑也，要在引学者当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师道不行，后生多泥於所习，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观过而后罰。

(一)陆龟蒙，字魯望，隐居松江甫里，自号甫里先生、江湖散人和天随子。著有甫里文集二十卷。

(二)經解，祀記篇名。

(三)王輔嗣，名弼，三国时魏人。撰有周易上下經注六卷。

(四)杜元凱，名預，晋时人。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五)見坤卦文言。意謂見霜后，冰即漸至。

(六)見蒙卦卦詞。瀆，亵瀆。意謂初次卜筮，神可告知；再三卜筮則成为亵瀆，神即不見告了。

(七)見节卦卦詞。貞，卜問。意謂以节儉为苦，則不可卜問了。

(八)見隐公五年。羽、舞名。亦称佾。六羽、六六三十六人执羽而舞。周制，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依公穀两傳，左傳稍異）。魯六羽，僭越不合。

(九)見庄公九年。敗績、大敗。

(一〇)見宣公八年。仲遂、原作「仲子遂」，全唐文卷八百同，大概涉上文「考中子」而衍，据唐文粹卷八五及春秋原文校删。仲遂、魯公子。垂、齐地名。

(一一)也見宣公八年。公羊傳解釋說：「繹者何？祭之明日也。万者何？万舞也。籥者何？籥舞也。」那么是說：壬午这一天，継續前一天的祭祀，万舞开始，籥舞省去。

(一二)論、原作「諭」，唐文粹作「喻」，兹依全唐文校改。按下文与敍事对論，知应当是「論」字，意思是說文可以敍事，不可以立論。

(一三)「无使滋蔓」，語見左傳隐公元年。

(一四)二句原有脫落，只余「古人之辞」四字，依唐文粹、全唐文校补。

詩品二十四則(一) 依津逮祕书本

司空图(二)

雄渾

大用外腓，眞体內充，返虛入渾，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絕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冲淡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飲之太和，独鶴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日載归。遇之匪深，卽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見美人。碧桃滿树，风日水濱，柳阴路曲，流鶯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眞，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沉著

綠杉野屋，落日气清，脫巾独步，时聞鳥声。鴻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眞，手把芙蓉，汎波浩劫，窅然空蹤(三)。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聞淸鍾。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独，落落玄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

曰可讀。

洗煉

犹矿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爱淄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体素儲洁，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峽千寻，走云連风。飲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終。

綺丽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尽必枯，淺者屢深。露余山青，紅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罇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予不夺，强得易貧。幽人空山，过水采蘋，薄言情晤，悠悠天鈞。

含蓄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語不涉难，已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万取一收。

豪放

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弥滿，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鳳凰，曉策六鰲，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池台，碧山人来，清酒滿杯。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与裁？

縝密

是有眞跡，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开，清露未晞，要路愈远，幽行为迟。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犹春于綠，明月雪时。

疏野

惟性所宅，眞取弗羈，拾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屋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豈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屧寻幽，載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时，声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鳳翱翔，道不自器，与之圓方。

实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晴磵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悲慨

大风捲水，林木为摧，意苦若死，招憩不來。百岁如流，富貴冷灰，大度日往，若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弥哀，蕭蕭落叶，漏雨蒼苔。

形容

絕佇灵素，少迴清眞，如覓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离形得似，庶几斯人。

超詣

匪神之灵，匪机之微，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少有道契，終与俗違。乱山高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声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华頂之云。高人画中，令色絪縕，御风蓬叶，泛彼无垠。如不可执，如将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曠达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蘿，花复茆(四)簷，疎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过，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流动

若納水輨，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体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往千載，是之謂乎！

（一）原书只名詩品，津逮祕书題詩品二十四則，历代詩話題二十四詩品，大概都是为了别於鍾嶸詩品。

（二）司空图（八〇七——九〇八），字表圣，自称知非子。詩品外，著有一鳴集三十卷，今存文集十卷，詩集五卷。

（三）蹤，原作「縱」，依历代詩話本校改。

（四）茆，同「茅」。

与李生論詩书　司空表聖文集卷二，依四部丛刊本

司空图

文之难，而詩之难(一)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岭之南，凡足(二)資於适口者，若醯(三)，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鹾(四)，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华之人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义，則諷諭、抑揚、渟蓄、溫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五)集，亦不专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苏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举(六)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愚幼常自負，既久而逾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冰輕著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七)。又「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憀」(八)。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凉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树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灯照島幽」(九)。又「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风和鵲喜灵」。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惨，雕声带晚飢」。得於丧乱，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宫，則有「碁声花院閉，幡影石幢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梦，林静肃僧仪」。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象，苔龕响木魚」。又「解吟僧亦俗，爱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远陂春早滲，犹有水禽飞」(一〇)。得於乐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叶穿破屋」。得於惬适，則有「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虽庶几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又七言云：「逃难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书久似忆良朋」。又「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犹自殘灯照落花」(一一)。又「殷勤元旦日，歌午又明年」(一二)。皆不拘於一概也。

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时輩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勉旃。某(一三)再拜。

（一）「难」字原无，依唐文粹卷八十五校增，全唐文卷八〇七作「詩尤难」。

（二）足、原作「是」，唐文粋，依全唐文校改。

（三）醯、ㄒㄧ，醋。

（四）鹺、ㄘㄛ，盐。

（五）諸、原作「編」，依唐文粋、全唐文校改。

（六）遒挙、全唐文作「道学」。

（七）原注：「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

（八）憀、同「聊」。

（九）二句、全唐文作「日帯潮声晩，煙和楚色秋」。

（一〇）二句前，全唐文多「暖景雞声美，微风蝶影繁，又」十一字。又原注：「上句『緑树連村暗，黄花入麦稀』」。

（一一）原注：「上句『故国春归未有涯，小栏高檻別人家』」。

（一二）旦日、原作「日日」，唐文粋同，依全唐文校改。原注：「上句『甲子今重数，生涯只自怜』」。

（一三）某、全唐文作「司空表圣」。

与王駕評詩书(一) 司空表圣文集卷一，依四部丛刊本

司空图

足下末伎之工，虽蒙誉于哲賢，亦未足自信(二)，必俟推於其类，而后神跃而色揚。今之贊藝者反是，若即医而靳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药之我攻耳。以是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工(三)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

国初，主(四)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傑出於江宁(五)，宏肆(六)於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貫达(七)。大历十数公(八)，抑又其次。元白(九)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楊公巨源(一〇)亦各有胜会。浪仙、無可(一一)、刘德仁(一二)辈，时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后所聞，徒褊淺矣。河汾蟠鬱之气，宜継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长於思与境偕，乃詩家之所尙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类，豈止神跃色揚哉？經乱索居，得其所錄，尙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适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撑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亦当吾言之无怍也，道之不疑。

(一)「书」字原无，依原注及唐文粹卷八五、全唐文卷八〇七校增。

(二)信，原作「謂」，依唐文粹及全唐文校改。

(三)工，原作「伎」，唐文粹同，依全唐文校改。

(四)「主」字原无，依唐文粹及全唐文校补。

(五)「於」字原无，依唐文粹及全唐文校补。江寧、王昌龄，字少伯，江寧人。新唐书文艺傳下說：「工詩，緒密而思清，时謂王江寧云」。

(六)肆，原誤作「思」，依唐文粹及全唐文校改。

(七)此句全唐文作「若清风之出岫。」

(八)大历，唐代宗年号。大历十数公指卢綸等。新唐书文艺傳下說：「卢綸与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齐名，号大历十才子」。但江隣几杂誌所記不同，嚴羽滄浪傳話說冷朝阳也在內。

(九)唐文粹无「元白」二字。

(一〇)楊巨源，字景山，和元稹白居易唱酬，全唐詩編詩一卷。

(一一)無可，詩僧，亦称可上人。

(一二)刘德仁，唐文粹、全唐詩和唐詩紀事都作刘得仁，全唐詩編詩二卷。

与極浦书 司空表聖文集卷三，依四部丛刊本

戴容州(一)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譚哉？然題紀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廢也。

愚近有虞乡县楼及柏梯二篇，誠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声，軒車駐晚程，」即虞乡入境可見也。又「南楼山色秀，北路邑偏清」，假令作者复生，亦当以著題見許。其柏梯之作，大抵亦然。浦公試为我一过县境，少留寺閣，足知其不怍也，豈徒雪月之間哉？伫归山后，「看花滿眼淚，迴首汉公卿」，「人意共春風(二)，哀多如更聞」，下至於「塞廣雪无穷」之句，可得而評也。郑杂事不罪章指，亦望呈达。知非子狂笔。

(一)戴容州，当即戴叔倫，字幼公，蕭穎士弟子。全唐詩編詩二卷。

(二)原注：「上二句楊庶子。」按此注似应在「迴首汉公卿」句下。

司空图

題柳柳州集后 司空表圣文集卷二，依四部丛刊本

金之精麄，效(一)其声皆可辨也，豈淸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为文为詩，才(二)格亦可見，豈当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三)观文人之为詩，詩人之为文，始皆繫其所尙，旣专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犹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济胜以为勍敌也。

愚常覽韓吏部歌詩数百首，其驅駕气势，若掀雷挟电，撐抉(四)於天地之間，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五)所作，亦为遒逸，非无意於淵密，蓋或未遑耳。今於华下方得柳詩，味其深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則固非璅璅(六)者輕可拟議其优劣。又尝观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淸厉，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笔也，豈相伤哉？

噫！后之学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办，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裨后之詮評者，无或偏說，以盖其全工。

(一)效，全唐文卷八〇七作「致」。

(二)「才」字原无，依全唐文校增。

(三)愚，原作「思」，依全唐文校改。

(四)挟电，全唐文作「抉电」，「撐抉」作「奔騰」。

(五)皇甫祠部文集，皇甫湜作，今本題皇甫持正集。「外」字原无，依四庫提要卷二十九皇甫持正集提要引增，意謂文集以外的詩作。四庫提要疑别有詩集，今佚，全唐詩只存詩三首。

(六)璅，同「瑣」。

唐詩类选(一)序 依全唐文卷七六五

顧　陶(二)

在昔乐官采詩而陈於国者，以察風俗之邪正，以审王化之兴廢，得刍蕘而上达，萌治乱而先覚，詩之义也大矣远矣！肇自宗周，降及汉魏，莫不由政治以諷諭，繫国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无諱，聞之者伤惧而鑒誡，宁同嘲戏風月，取懽流俗而已哉？晉宋詩人，不失雅正，直言无避，頗遵汉魏之風。逮齐、梁、陈、隋，德祚淺薄，无能激切於事，皆以浮艳相詩，風雅大变，不随流俗者无几，所謂亡国之音哀以思，王澤竭而詩不作，吳公子听五音知国之兴廢，匪虛謬也。

国朝以来，人多反(三)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継出，则有杜李挺生於时，羣才莫得而並。其亚則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适、建、况、鵠、当、光羲、郊、愈、籍、合(四)十数子，挺然頽波，間得苏、李、刘、謝(五)之風骨，多为淸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宜矣。爰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語对为工，以絕声病为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龄、嚴、刘、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六)之流，实繁其数，皆妙於新韻，播名当时，亦可謂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政者矣。然物无全工，而欲篇詠盈十，尽为絕唱，其可得乎！

虽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归，英灵、間气、正声、南薰(七)之类，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捨之时，能无少誤？未有遊諸門而英菁毕萃，成篇卷而玷纇全无。詩家之流，語多及此。豈識者寡，擇者多？实以体詞不一，憎爱有殊，苟非通而鉴之，焉可尽其善者？由是諸集悉閲，且无情势相託，以雅直尤異成章而已。或声流乐府，或句在人口，虽靡所紀錄，而关切时病者，此乃究其姓家，无所失之。或風韻标特，譏与深远，虽已在他集，而汨沒於未至者，亦复掇而取焉。或詞多郑衞，或音涉巴歈，苟不虧六义之要，安能間之也？既历稔，盈篋，搜奇略罄，終恨見之不徧，无慮选之不公。始自有唐，迄於近歿，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为二十卷，命曰唐詩类选。篇題属兴，类之为伍而条貫，不以名位卑崇、年代远近为意。騷雅綺靡，区别有可观。宁辞披拣之劳，貴及文明之代。时大中景子(八)之岁也。

(一)唐詩类选、不見清四庫全书总目，王士禎十种唐詩选也未选及，存否不詳。全唐文卷七六五还載后序一篇，也是顧陶作的，敍述在三十年

后，又加选了一些詩人的作品，但未提出新見解，玆不录。

(二)顧陶、唐武宗会昌四年（八四四）进士，宣宗大中（八四七——八五九）时官校书郎。

(三)反、同「返」。

(四)昌龄、王昌龄；伯玉、陈子昂；云卿、孟云卿；千运、沈千运；应物、韦应物；益、李益；适、李适；建、王建；况、顾况；鹄、于鹄（另有来鹄，时較晚）；当、暢当；光羲、儲光羲；郊、孟郊；愈、韓愈；籍、張籍；合、姚合。这些大都是尽人都知的有名詩人，其中稍生疏的如于鹄、暢当，全唐詩也載有他們的作品。

(五)苏、李、苏武和李陵；文选載有他們的詩作，但系后人伪託。刘、謝当指汉末建安詩人刘楨和宋代元嘉詩人謝灵运。

(六)沈、沈佺期；宋、宋之問；燕公、張說；九龄、張九龄；这些皆无問題。嚴当指嚴維，錢当指錢起，也不致有問題。刘是不是指刘禹錫？孟是不是指孟浩然？则頗难推定。他俩都寫了很多律詩，但也寫了很多古詩，尤其是孟浩然，更以古詩得名。可是除他俩外，别人更不像了。如确是指他俩，这样排列是不太恰当的。二皇甫指皇甫曾和皇甫冉。

(七)英灵、指河嶽英灵集；閒气、指中兴閒气集。王声、当为「正声」之誤，宋史艺文志总集类載孙翌正声集三卷，已佚。南薰、指南薰集，竇常編，也見宋史艺文志总集类，也佚。

(八)景子、当即丙子，大中丙子当公元八五六年。

本事詩序 見本书，依津逮祕书本

孟棨(一)

詩者、情动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諷刺雅言，著於羣书，虽盈廚溢閣，其間触事兴詠，尤所鍾情。不有发揮，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詩，凡七題，犹四始(二)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戏，各以其类聚之；亦有独掇其要不全篇者，咸为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其有出諸異傳怪录，疑非是实者，則略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聞見非博，事多闕漏，訪於通識，期复續之。时光啓二年(三)十一月，大駕在褒中，前尚书司勳郎中賜紫金魚袋孟棨序。

(一)原作孟啓，盖据新唐书艺文志。清四庫全书总目提要說：「諸家称引，竝作棨字，疑唐志誤也。」今据改。棨，字初中。

(二)四始，見毛詩序，卷一选录。

(三)光啓，唐僖宗年号，二年当公元八八六年。

又元集(一)序 依全唐文卷八八九

韋 庄(二)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三)；曹子建詩名冠古，惟吟「清夜」之篇(四)。是知美稼千箱，两歧嘉少；繁絃九变，大濩(五)殊稀。入华林而珠树非多，閱众籟而紫簫惟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边，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宝，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

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时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征数首。但掇其清詞而句，录在西斋；莫穷其巨派洪瀾，任归东海。总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长乐暇日，陋巷穷时，聊摭膝以书紳，匪攢心而就簡。盖詩中鼓吹，名下笙簧。击鳧氏之鈡(六)，霜清日观；淬雷公之劍(七)，影动星津。云間分合璧之光，海上运摩天之翅，夺造化而雷云噴湧，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八)，徒云染指；豈虑其烹魚去乙(九)，或至伤鱗。自慚乎鼴腹易盈，非嗜其熊蹯独美。然則律者既采，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强識淄澠之水(一〇)。左太冲十年三賦(一一)，未必无瑕，刘穆之一日百函(一二)，焉能尽而？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辞；沈、謝、应、刘，犹多累句。虽遺妍可惜，而备載斯难。亦由执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甘泉。等同於風月煙花，各是其櫨(一三)梨橘柚。昔姚合所撰极元集(一四)一卷，傳於当代，已尽精微。今更采其元者，勒成又元集三卷。記芳流而目眩，閱而水而神疲，魚兎虽存，筌蹄是棄(一五)。所以金盤飲露，惟采沆瀣(一六)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一七)之味。非独資於短見，亦可貽於后昆。采实去华，俟諸來者。光化三年(一八)七月二日，前左补闕韋庄述。

(一)又元集，原书已佚；王士禎据选入十种唐詩选的，系后人伪本。
(二)韦庄，字端己，詩詞作家。他的詩集名浣花集，今存；詞集名浣花詞，已佚，王国維輯存一卷。
(三)謝玄暉，謝朓，字玄暉。原避清圣祖玄燁諱作元暉，今改正。所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詩有「澄江靜如練」一句。
(四)曹子建，曹植，字子建。所作公讌詩有「清夜遊西園」一句。
(五)大濩，商湯乐名，这里借指高妙歌曲。
(六)周礼考工記：「鳧氏为鈡。」

（七）晋书張华傳：張华見「斗牛之間，常有紫气。」星象家雷煥說是「宝劍之精，上徹於天，」地点「在豫章丰城。」由是張华补雷煥为丰城令，在獄屋基掘出双劍，一名龙泉，一名太阿。

（八）馬肝，有毒，不能吃。汉书轅固傳：「食肉毋食馬肝，未为不知味也。」

（九）礼記內則：「魚去乙。」郑玄注：「乙，魚体中害人者名也。」

（一〇）淄、澠，二水名，皆在山东境內。古傳說易牙能辨二水滋味。

（一一）左太冲，名思，晋书本傳：作三都賦，「构思十年」。

（一二）刘穆之，善尺牘。宋书本傳載与另一善尺牘者朱齡石，在高祖坐答书，「自旦至午，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

（一三）樝，同「楂」。

（一四）姚合，中唐詩人。极元集，今存，有四庫本、汲古閣本及王士禛十种唐詩选本。

（一五）筌，捕魚器，字亦作「荃」。蹄，捕兎器。庄子外物篇：「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

（一六）沆瀣，清露。

（一七）醍醐，精酪。

（一八）光化，唐昭宗年号，三年当公元九〇〇年。

才調集敍

見才調集卷首，依四部丛刊本

韋　穀(一)

余少博羣言，常所得志。虽秋螢之照不远，而雕虫之見自佳。古人云，「自听之謂聪，內視之謂明」也，又安可受誚於愚鹵，取譏於书廚哉？暇日因閲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幷諸賢达章句，不可备錄，各有編次。或閑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选而春色斗美，但賞自乐所好，豈敢垂諸后昆。今纂諸家歌詩，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为十，目曰才調集。庶几来者不誚多言，他代有人，无嗤薄鉴云尔。

(一)韦縠、仕后蜀，宦至戶部尚书。

花間集(一)序

見本书，依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紹兴本

歐陽炯(二)

鏤玉彫瓊，拟化工而逈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爭鮮。是以唱云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三)。名高白雪(四)，声声而自合鸞歌；响遏青云(五)，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六)，乐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七)，豪家自制。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八)；竞富罇前，数十珊瑚之樹(九)。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箋，文抽麗錦，举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絕之辞，用助嬌嬈之态。自南朝之「宮体」，扇北里之倡風(一〇)，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逕春風，宁尋越艳，处处之紅楼夜月，自鎖嫦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詞四首，近代溫飞卿复有金筌集。邇来作者，无愧前人。

今衞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異，纖綃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廣会众宾，时延佳論，因集近来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为序引。昔郢人有歌陽春(一一)者，号为絕唱，乃命之为花間集。庶以阳春之甲(一二)，将使西園英哲，用資羽盖之欢(一三)；南国嬋娟，休唱蓮舟之引(一四)。时大蜀廣政三年(一五)夏四月日序。

(一)花間集，最早的詞选集。編者趙承祚，字宏基，仕后蜀孟旭为卫尉少卿。

(二)欧阳炯，詞作家，花間集和尊前集都收有他的作品。

(三)金母，西王母。五行，西方为金，所以称西王母叫金母。穆王，周穆王，也即穆天子。穆天子傳卷三：「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謠曰：『白云在天，山隙(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間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諸夏，万民平均，吾顾見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四)白雪，古有名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五)响遏青云，形容歌声壮烈。列子湯問篇：秦青在郊衢餞向他学謳的薛譚，「拂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六)楊柳，如西曲歌中的月节折楊柳歌，自正月歌至十二月歌，每歌都有「折楊柳」一句。大堤，如西歌曲中的襄阳乐第一首說：「朝发襄阳

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儿，花艳惊郎目。」后演变成为独立的大堤曲。

(七)芙蓉、曲渚，詞中並无这样篇題，但常有这样詞句，如魏承班木兰花說：「小芙蓉，香旖旎，碧玉堂深清似水。閉宝匣，掩金鋪，倚屏拖袖愁如醉。　迟迟好景煙花媚，曲渚鴛鴦眠金翅，凝然愁望靜相思，一双笑靨嚬香蘂。」(花間集卷九)

(八)史記春申君傳：「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九)世新新語汰侈篇：「石崇与王愷爭豪，並穷綺丽，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鉄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众。愷惘然自失。」

(一〇)北里，唐妓女居地，孙棨有北里志一书。

(一一)阳春，古有名歌曲，詳注(四)。

(一二)王鵬运影宋本無此句，下句「将」字作「廧」。

(一三)西園，魏文帝曹丕为太子时，与弟植及王粲、刘楨等讌集咏歌的園囿。曹植公讌詩說：「公子敬爱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飞盖相追隨。」

(一四)蓮舟引，泛指南朝乐府采蓮曲等歌。

(一五)廣政，后蜀孟昶年号，三年当公元九四〇年。

补遗

兩都賦序 文选卷一，依四部丛刊本

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声寝，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內設金馬(一)石渠(二)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三)之事，以兴廢継絕，潤色鴻业。是以众庶說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四)，薦於郊庙；神雀、五鳳、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紀(五)。故言語侍从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論思，日月献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时时間作。或以下抒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后嗣，抑亦雅頌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論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風。

且夫道有夷隆，学有麤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六)，奚斯頌魯(七)，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細，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窃見海內清平，朝廷无事，京师脩宫室，浚城隍，而起范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两都賦，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一)金馬、宦署門名，內居文学侍从之臣。如东方朔，史記本傳就說他「避世金馬門。」

(二)石渠、閣名、內儲館閣祕书。

(三)乐府、音乐衙署。协律、乐官。据汉书礼乐志：「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四)据汉书武帝紀：行幸雍，获白麟，作白麟之歌；行幸东海，获赤雁，作赤雁之歌；甘泉宫內产芝九莖連叶，作芝房之歌，后土祠旁得宝鼎，作宝鼎之歌。

(五)据汉书宣帝紀：因神雀的集於長乐宫，由是改元神雀；因五凤来临，又改元五凤；因甘露降，又改元甘露；因黄龙見，又改元黄龙。

(六)皋陶、舜臣。尙书益稷載皋陶賡和舜歌而作歌說：「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說：「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但

实系后人伪託。

（七）奚斯，魯公子。詩魯頌閟宮說：「新庙奕奕，奚斯所作。」韓詩薛君章句因說此詩是奚斯作品。

三都賦序 文选卷四，依四部丛刊本

左 思

盖詩有六义焉(一)，其二曰賦。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二)。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三)先生采焉以观土风。見「綠竹猗猗」，則知衞地淇澳之产(四)；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五)。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潤色。若斯之类，匪啻於兹。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辞則易为藻飾，於义則虚而无征。且夫玉卮無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驗，虽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六)其研精，作者大氐举为憲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

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图；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风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則？发言为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七)，虞书所著；辨物居方(八)，周易所愼。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統，归諸詁訓焉。

(一)六义，是：风，賦，比，兴，雅，頌。参毛詩序，卷一选录。

(二)語見法言吾子篇，卷一选录。

(三)語見两都賦序，卷一选录。

(四)詩卫风淇澳篇：「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淇，水名。作澳，水边窪地。猗猗，美盛貌。

(五)詩秦风小戎篇：「在其版屋，乱我心曲。」汉书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为屋。」

(六)詆訐，此处作「举发」解。

(七)任土作貢，随着各地的产物不同，制定各地不同的貢品。語出尙书禹貢孔安国序。

(八)辨物居方，辨别物品，处置在适当的方位。語出周易未济象詞。

三都賦序　文选卷四十五，依四部丛刊本

皇甫謐(一)

玄晏先生曰：古人称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則美丽之文，賦之作也。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紐(二)之王教，本乎劝戒也。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体，百世可知(三)。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杂有賦体。子夏序詩曰：「一曰风，二曰賦」(四)。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至於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遺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於实，誇竞之兴，体失之漸，风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汉賈誼，頗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务恢張。其文博誕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虽充車联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两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灵光(五)，初极宏侈之辞，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尔鱗集，皆近代辞賦之偉也。

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羣分。而长卿之儔，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張異类，託有於無，祖构之士，雷同景(六)附，流宕忘返，非一时也。

曩者汉室內潰，四海圮裂，孙刘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乱，拥据函夏(七)。故作者先为吴蜀二客，盛称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丽，奄有諸华之意。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为鉴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吴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区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众寡，比风俗之清濁，課士人之优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国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一)皇甫謐，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晋代著作家，著有帝王世紀年历、高士傳、列女傳等书。

（二）紐、系。

（三）論語八佾篇載孔子說：「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为政篇載孔子說：「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継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四）見毛詩序，旧傳子夏作，实出卫宏。卷一选录。

（五）王生、王延寿，东汉辞賦家。所作魯灵光殿賦載文选卷十一。

（六）景、同「影」。

（七）函夏、李善引服虔河东賦注：「諸夏也。」案义同現在說中华、中国。

薦士(一)節錄　昌黎集卷二，依四部丛刊本

韓　愈

周詩三百篇，雅而理訓誥，曾經圣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东都漸弥漫，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卓犖变风操。逶迤抵晉宋，气象日凋耗。中間数鮑謝(二)，比近最清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伤剽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后来相継生，亦各臻閫奥(三)。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驁。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語，妥帖力排奡(四)。敷柔肆紆余，奋猛卷海潦，荣华肖天气，捷疾逾嚮报。行身踐規矩，甘辱耻媚竈(五)。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六)。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

(一)原注：「薦东野於鄭餘庆也。东野，正元十一年为溧阳尉时，鄭餘庆尹河南，公作是詩薦之。」

(二)鮑、謝，鮑指鮑昭，謝指謝灵运和謝朓。原注：「二謝通称。」

(三)閫奥，室中深邃处。「奥」或作「隩」。

(四)奡，ㄩˋㄠ，古力士，能在陆地撑船。这里是說孟郊詩作的力量，可以排奡后退。

(五)媚竈，喻諂媚权貴。論語八佾篇載王孫賈問「与其媚於奥，宁媚於竈，何謂也？」孔子說：「不然。获罪於天，无所禱也。」奥，室內西南隅，尊者所居。竈，竈神，借喻权貴。

(六)孟子离娄篇載孟子說：「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中國歷代文学理論批評文选（上冊）

編　　者：南京大学中文系
　　　　　罗　根　澤

出 版 者：南京大学教务处

印 刷 者：南京大学出版科

1957年第一次印刷800册